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二年九月十日

時事述評（八篇）　記者
農業與中國　孫倬章
魯爾佔領前後之賠償問題　潘公展

斯密亞丹紀念

斯密亞丹經濟學說概觀　葉元龍
斯密亞丹學說批評　李權時
自斯密亞丹至二十世紀之經濟學說　葉元龍
斯密亞丹以前之經濟學說　朱樸
斯密亞丹評傳　黃惟志

歐洲前途之預測　仲持譯
清鄉（小說）　袁敦甫
幸福童子（小說）　王希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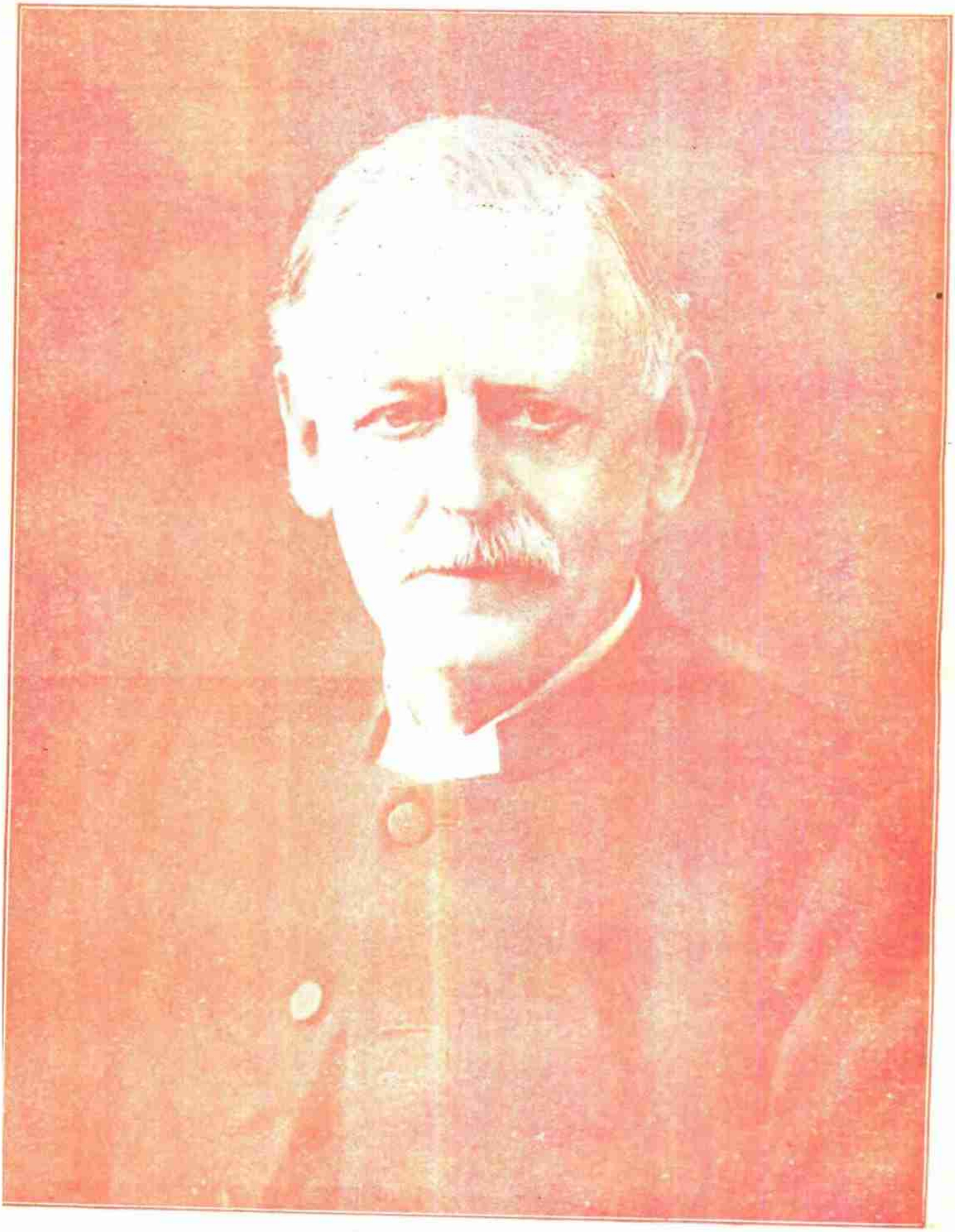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冊



滕王閣圖（宋畫院眞蹟）

閩縣李氏觀槿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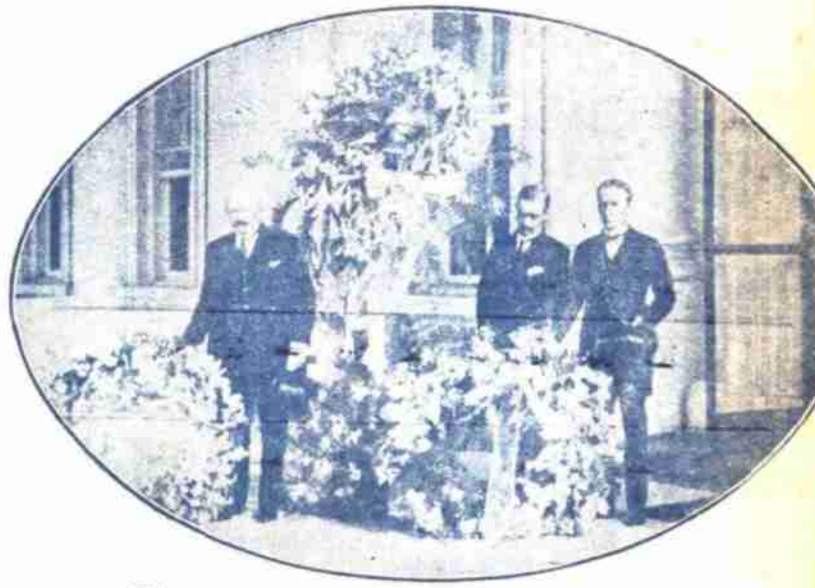


丹 亞 密 斯

George Adam Smith

(1732—1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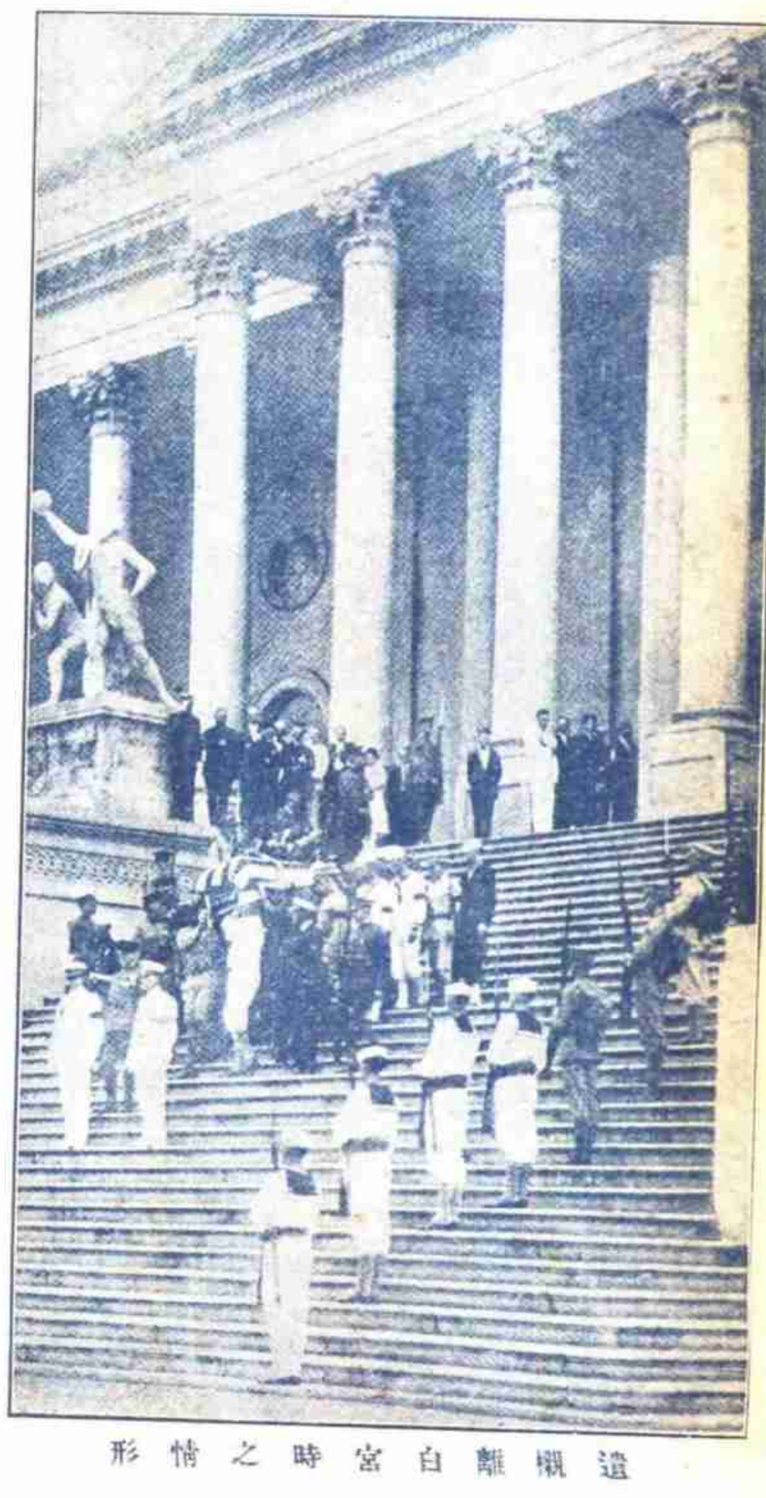
美故總統之榮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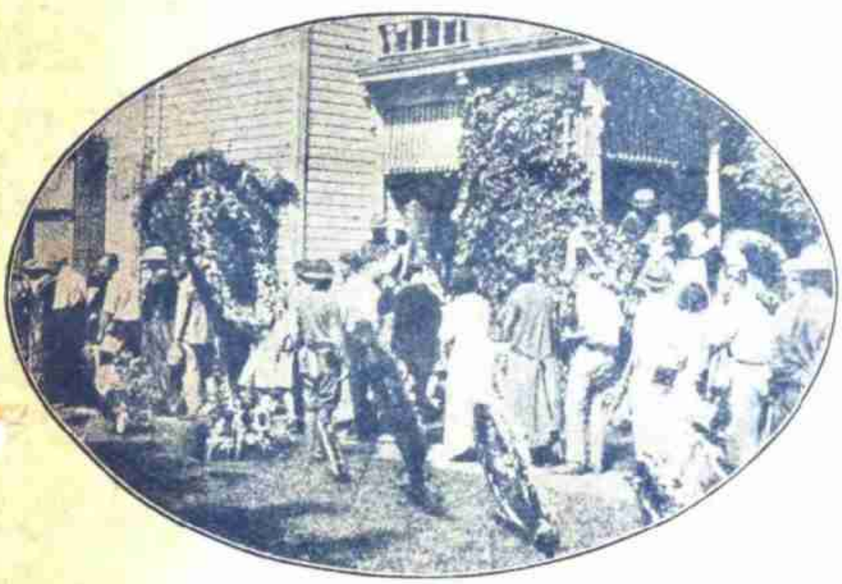
英皇及加拿大政府所贈之花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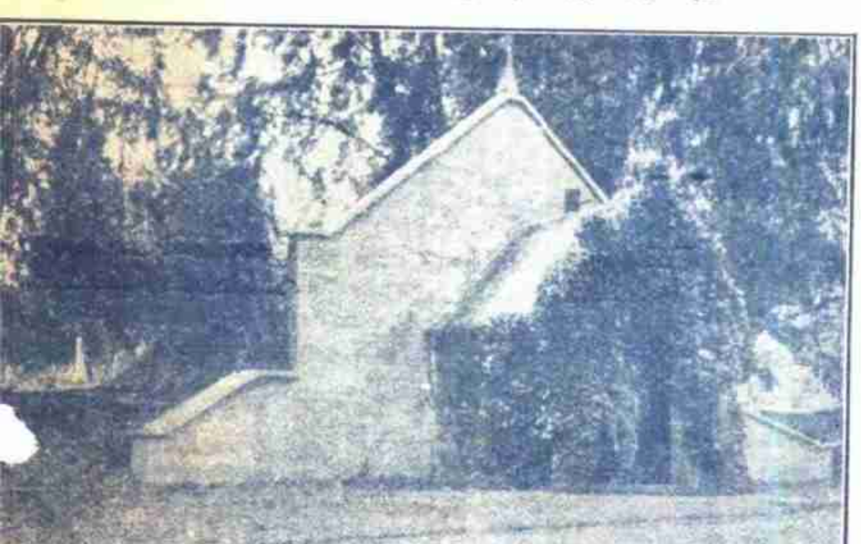
遺櫬供奉於白宮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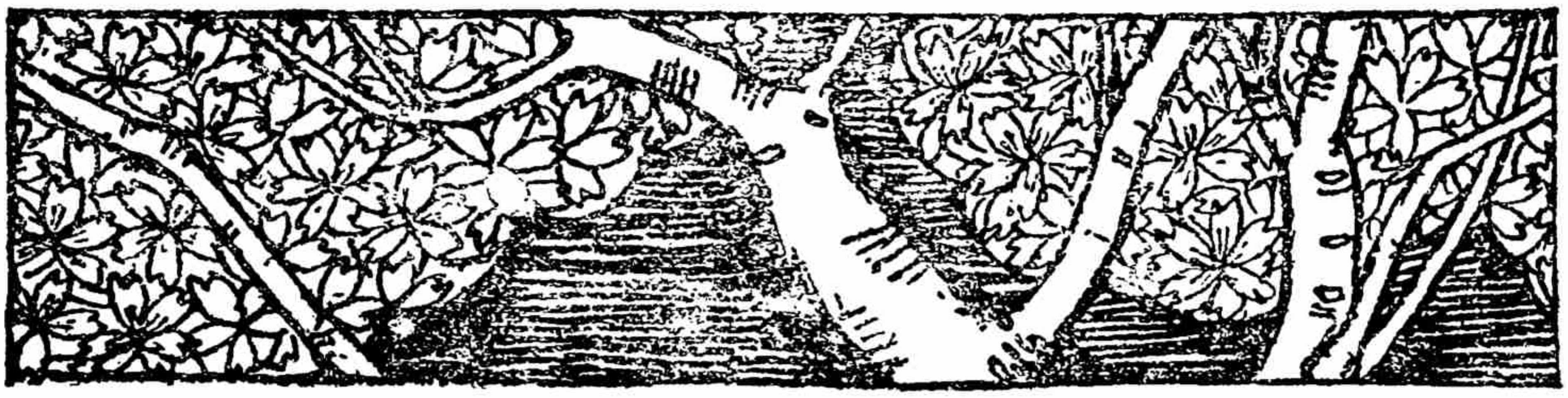
遺櫬離白宮時之情形



在故鄉摩里翁行安葬禮



摩里翁的墓場——哈定的最後安息地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二年九月十日發行

斯密亞丹二百年紀念……樸之(一)

時事述評

鐵路共管聲中之大舉勦匪……南雁(二)
何東與黎元洪的活動……朔一(四)
張弧登臺後籌款之成績……樸之(七)
東江劇戰後的廣東……梓生(九)
薩爾流域統治問題……化魯(一〇)
魯爾問題的近況與英法反目……幼雄(一三)
南愛爾蘭之選舉結果……幼雄(一四)
小協約又開會議……化魯(一五)
農業與中國……孫倬章(一七)
魯爾佔領前後之賠償問題……潘公展(三一)
歐洲前途之豫測 英國羅素著……仲持(五三)

——斯密亞丹二百年紀念——

斯密亞丹經濟學說概觀……葉元龍(五九)
斯密亞丹學說之批評……李權時(六四)
斯密亞丹評傳……黃惟志(七〇)

自斯密亞丹至二十世紀之經濟學說……葉元龍（七八）
斯密亞丹以前之經濟思想……朱　樸（八九）
清鄉（小說）……袁敦甫（九九）
幸福童子　挪威般生著（小說）（續）……王希和（一〇八）

評論之評論

◆何東提倡聯席和平會議的討論……（一二五）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一二三）　◆外國之部……（一三四）

【補白】

蝗蟲的烹調法……（一六）　破壞力最大的空中炸彈……（五二）
保全石器的新法……（六九）　美總統柯立芝平居所讀的書……（九七）
民國當代人物之地理分配一覽（一二三）　我國之總人口與外僑旅華之人數…（一三六）

【插圖】

宋畫院眞蹟『滕王閣圖』……（三色版）
斯密亞丹……（一幅）
美故總統之榮哀……（五幅）

東方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二年九月十日發行

斯密亞丹二百年紀念

樸之

今年六月五日是經濟學始祖斯密亞丹的二百年誕辰紀念，全世界各國的學術團體大多有熱烈的紀念會，各報紙雜誌也大多有頌揚的文字，以追念他過去在學術上的功蹟。祇有我們學術饑荒的中國對此竟不聞有一點小小的表示，這是我們所十三分不滿意的。因此，我們就在這期略將斯氏的一生及其學說敍述一番，以略表我們紀念先哲的微忱。

我們紀念斯氏有兩個目的：

(一)景仰他的宏大的學問　斯氏不獨湛深於經濟學，並以文學哲學名於世；——他的名著除原富 (Wealth of Nations) 外，尚有道德感情論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這是爲他以前與以後的經濟學者所造詣不到的。

(二)服膺他的高尚的人格　斯氏在死的以前，將他的遺稿焚燬殆盡，後來直到一八九六年才被嘉納博士(Edwin Cannan)搜集到他以前在格蘭斯哥大學 (Glasgow University) 所教授的講義，爲之出版，名 Lectures on Justice, Police, Revenue, and Arms, delivered in Glasgow by Adam Smith, from Notes taken by a Student in 1763 (Oxford)；這種不務虛榮而自謙的道德，也決非他人所能及的。

我們覺得斯氏的學問與人格不僅可爲後世經濟學者的師表，就是其他學問家亦可奉爲模範，所以我們以爲紀念他的人不必限於研究經濟學的，無論何人都應該在這位經濟學始祖的二百年誕辰表示一種相當的敬意。

時事述評

鐵路共管聲中的大舉勦匪

中國北部直魯豫三省以及魯邊的皖北，江北，豫邊的鄂北一帶，本爲多匪地域。自從去年十一月間豫匪老洋人蹂躪豫省及鄂皖邊境後，匪勢逐漸蔓延；十二月間魯匪孫百萬小醜跳梁，竟得熊炳琦一意收撫，匪勢便愈張大；到本年五月間孫美瑤臨城刼車巨案發生，沿京漢津浦隴海京奉各路的土匪，氣燄更張大非常。當五月中旬時候，京漢津浦隴海三路沿線各站以及京奉路京榆段，土匪竟在盛張軍備之下聚衆肆擾，防軍竭力戒備，僅能驅土匪離開路線，並不敢加以痛勦。這樣的匪勢，經六月間應城土匪雷老么架擄意教士梅神父而益爲不可收拾，直到現在，並不稍衰。

土匪的勢力，幾個月來雖得保持現狀，而不能更加擴大。這全由於匪區各省軍政長官怕闖得太厲害時，外人要來實行干涉，因而極力防勦。各省勦匪成績可以敍述的有：（一）徐州陳調元的勦范明新一股。當臨案發生時，孫美瑤與江北土匪本有聯絡，孫曾向官軍提出不得勦辦與有關係的各匪；這時徐州鎮守使陳調元舍己耘人，去幫助山東代辦臨案，收服了孫美瑤，一時大出風頭；但他治下的土匪，這時却猖獗得不堪了。陳於六月中旬託故離開抱犢崮，其後便以勦匪爲口實，不再到山東去。徐屬土匪，初時本以爲陳的勦匪是一種假託；不料陳竟認眞進行，乘匪不備，親率大隊赴碭山一帶實行痛勦。土匪被勦，一部潰散，一部被驅入魯境，一部被驅入豫境。陳氏將蘇境肅清後，凱旋回徐。被驅入豫的一股，又因被駐豫省邊境已受招安充任游擊司令的老洋人誘去頭目蕭春子等十幾人，盡行殺却，勢力大減。於是蘇豫邊境得以稍安。（二）鄂省潘守蒸進勦雷老么。應城案發生

後，鄂省當局仍照臨案舊法勦撫兼施，並因在京意法兩公使催救梅神父，乃圍住土匪與講編軍釋梅條件。該匪等集豫鄂著匪三十幾桿計衆一萬幾千人，希望很奢，要求非編一師不可，以致談判決裂。各匪時聚時散，忽而竄豫，忽而回鄂，沿途奸淫擄掠，兩個月間計擄去男票一千五六百，死傷人民一二千，燒毀村堡多處。梅神父見途中各堡被掠慘況，竟大顯耶穌教精神，致函官軍，願犧牲個人，請軍隊不必顧慮，將匪痛勦。但土匪被勦到危急時，總押梅神父於陣前，使官軍不敢開鎗；該匪用這種手段，竄入豫省南陽桐柏老巢。匪中另一股並於竄逃時，將天門皂市焚燬，架去商民八十幾人，燒毀教堂及醫院，幸外國教士二人及早脫離，不致發生大交涉。官軍沿途會同各堡保衛團屢報擊斃桿首，救出肉票，但總有所顧慮，於勦辦中仍以救出梅神父為前提。梅神父於九月三日在豫境桐柏被勦匪郭團救出，旋卽因傷逝世。官軍從此可以無所顧慮，實行痛勦，想猖獗三個多月的豫鄂土匪，命運也不久了。(三)魯省的擊斃顧德麟。魯省於臨案全了後，本擬由鄭士琦大舉清鄉勦匪，但土匪總受孫美瑤受編的影響相繼崛起。魯省全境百一縣，在八月中旬因土匪猖獗電省請兵的竟有四十三縣，就中尤以曹袞沂三屬為甚。沂州屬郯城八里港地方全村被屠殺人一千以上，更為慘無人道。但魯省有兵一師五混成旅，勦匪究竟不難，官廳又因臨案後的外使責言，不得過於放縱，鎮守使兼旅長張培榮也曾親自率隊進勦。八里港慘案發生後，中外輿論譁然，勦匪軍隊更不得不稍為吃緊。各股總桿首著匪顧德麟終於八月中旬因潛伏民家，被獲斬決，匪勢因此稍戢。——其餘皖直豫各多匪省分，雖鬧得不致像鄂魯的不堪，但官軍用十分力量對待，結果僅僅不致鬧出大事，而小事仍是有的。

土匪的勢力，不僅在這幾省顯示，於交戰中的各省尤為巨大。孫中山能驅沈鴻英圍陳炯明，且曾藉臨城匪案勸各國請取消北京政府的國際資格，而土匪在他的轄下，竟刦廣九路火車兩次，刦港滬輪船兩次，以較量能力。——英使藉口中國土匪遍地軍隊無用，要求用外人護路，某反對派的公使說，廣九車在英人管轄下也會出刦案，可見土匪也不怕外人了。——東三省張作霖的治下，匪勢也不減他省。閩南與土匪一樣的自治軍，曾有全旅軍械服裝被土匪刦去的事情。川戰的悍將賴心輝，於龍泉驛擊敗楊森乘勢東下的時候，被土匪一刦，幾乎不能成軍。湖南譚延闓在東路用土匪作別動隊，趙恆惕也大受牽制。土匪力量的

勝過軍隊，在這幾件事中可以證明！

這國內遍地的土匪，政府本不以為意。去年吳佩孚在洛陽被土匪極意侮辱時，肝火上升，曾有魯豫蘇皖陝鄂六省會勦，由吳自任督辦，張福來任總指揮的計畫，後來匪勢稍衰，也就作罷。這回因十六國臨案通牒要求撤懲負責長官田中玉，又英國因此向使團運動向中國提議用外人管理鐵路警備，於是激怒軍界人物，一面各擁兵官吏相繼通電反對撤懲田中玉，一面由『視土匪為人力不可抗的天災』的吳佩孚將軍主張乘此痛勦各匪。吳於八月底在洛召集魯豫蘇皖鄂各省代表開勦匪會議，聲言『護路並非根本，勦匪乃是根本』；於是以議決各件電請政府實行。政府遵吳氏計畫，於八月二十九日下令保護外僑，於三十日下令劃蘇豫魯皖四省為勦匪區域，以徐州鎮守使陳調元任勦匪總司令，皖北鎮守使李傳業，兗州鎮守使張培榮，歸德鎮守使王為蔚任副司令，協同勦匪，並責成匪區知事辦理清鄉，限期肅清。

八月三十日大舉勦匪令下後，保定又傳有六省勦匪會議的召集，其餘魯省鄭士琦的親自大舉勦匪，豫省張福來的計畫肅清豫匪，一時各省對土匪都有所計畫。但外國教士曾攻訐魯鄂豫皖勦匪軍與匪通同一氣，如果屬實，勦辦成績也可豫想。雖鄂省的奪回梅神父，是在勦匪令下後；鄂豫三十餘股土匪桿首劉桃長，又傳於九月二十日被獲斬決，嚴格的論起來，但這又在四省勦匪令範圍以外了。(南雁)

何東與黎元洪的活動

在三個月前，我們曾隱約地聽到有港紳何東，竭力贊助廣東的孫陳和議，並將推廣為全國和平運動。而同時又在西報看到：有人主張請外國公使列席監督，宣統皇帝屈駕主席，於外國割讓地中去開聯席和平會議。到了九月十一日，這位不忘祖國的何東先生，居然與蒙塵南服的事實大總統黎元洪一同來上海活動。好幾日來，我們在上海各報的本埠新聞上，幾乎天天看到何東和平運動的新聞；我們也是中華民國愛好和平希望安耽的國民，對於和平運動當然很表贊同。但何東是什麼人？他的和平運動的辦法怎樣？他運動的成績怎樣？我們不可不細細觀察！

一，何東的歷史　何東號曉生，英人稱為勞勃德爵士 (Sr. Robert)。他所以稱爵士之故，是因他曾受英王喬治第五的武士爵位。(中國政府也曾頒給勳章多種。)氏現年六十二歲。西曆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香港，於昆季中居長，幼受教育於中國學堂，旋入香港中央學校（即現在王后大學）學英文，四年畢業。未幾入海關內班服務，至一八八〇年辭職，入怡和洋行為買辦助手，後又為香港廣州火險公司華經理，復為該公司總買辦，做了六年，因病解職。自後氏在香港營業，積資甚鉅。他於匯豐銀行，香港黃浦船塢公司，及其他大公司都是大股東，又是許多大公司的董事，如香港黃浦船塢公司，香港電車公司，香港地產公司，香港開墾公司，香港廣州澳門汽船公司，安南航務公司，香港火險公司，廣州火險公司及嘉新（譯音）織物公司都是。對於中國北部及東三省實業界也都有鉅大的投資。他對於各種公共事務極為熱心，如香港大學經費他捐助至二十七萬元之多，又獨力創辦九龍英人小學校——是香港第一歐童學校。又於香港大學中贈一學額，即用着自己的名字；其他贊助學務之舉尚多。嘗為香港治安判事，英王於一九一五年贈以武士爵位，中政府自袁世凱至黎元



和平會議主動者何東

洪，歷任總統，均頒給高級勳章。他的商業活動徧及於歐美及亞洲各國，對於中國政治社會夙持革新主義。

二何東和平運動的方法　何東的和平運動，只有開聯席和平會議的一條路，他於九月二十日前後所發表的通函中曾說到組織聯席和平會議的辦法說：『……近自臨城事變發生，列強倡言保護鐵路，外潮日急，疑難交乘。誠欲回復和平，則裁兵允爲急務，然或提倡者羌無實際，贊成者僅和虛聲，猜忌未忘，事實難現。鄙意以爲銷除兵氣，解釋危機，莫如聚國中匡濟名流，博求善法；合各省軍民當局，公採衆長。事既協定，期以必行。更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庶羣力集而不啟猜嫌，衆志成而互相諒解。』——但後來他見輿論界對於他的『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頗表反對，乃陸續對各新聞記者表示他對於辦法上無成見，可以擇良改易；那麼卽說他沒有確定的辦法也不冤枉他了。

三何東和平運動的成績　何東九月十九日致全國國民函中，有『東在港以此意函電南北重要當局，陸續得覆贊同』的一句話，便是表示他未到上海前運動的成績的。近來他又發表孫中山段祺瑞黎元洪陳炯明張作霖等贊成他運動和平的函件，據說現在可稱爲南北重要當局的人物中，只有曹錕吳佩孚還沒有信來表示贊同，但曹吳發信表示贊成的目的，不久必可達到。某報專電載：『某教士受中山託來津，與某要人接洽，贊成何東提議。某要人答謂復函已交匯豐津行轉達。某教士卽擬晉京，請各公使出面贊助』則何東運動各要人發函贊成的竭力，於此可見。但記者在報上見各要人贊同何東運動的信函內中一律都是『推崇備至』『極表贊成』的空套話。記者可以斷言這是各要人的書啓先生所弄的獪狡，實在沒有什麼誠意存在其中，何東先生要想『開會時均請親自出席，相聚一堂，實行消除種種誤會』這恐怕是不可能罷！

何東突然愛起中國來，以安居香港的身子，跋涉到上海來運動和平，他的動機，據他自己說，是因『好義之心秉於宿性；公益之事，知無不爲……中國今日時艱孔亟，……臨案事變發生，列強倡言保護路……』則似完全出於自己的義勇慈善。但有人因他是英皇的武士，又在英國決意干涉中國的時候來活動，疑其中不無內幕；更有人則以爲反對何東的空氣，是日本妒忌英國的舉動，究竟如何，記者暫時不能加以確斷！

* * * * * *

黎元洪初到上海時，卽告新聞記者以將繼續行使總統職權，而以整飭紀綱爲名義。一時盛傳黎氏南下曾經天津孫段奉等四頭會議通過得段祺瑞的同意並傳段將於黎南下後卽赴奉天，以便協同進行反直運動，則似黎氏一身的行動與大局很有關係的。後來孫系的國民黨首先反對段系的盧永祥對張孝若表示不容滬杭有何種政治活動，絕對遵守蘇浙和約；江浙人民更以維持平和反對黎氏以總統資格留滬要求護軍使何豐林取締。於是黎氏的南下，乃底面俱明，顯係爲政學系政客所賣，段系不過樂得使他來作先鋒，表示不反對罷了。九月十三日，蘇人張謇訪黎，黎見外面空氣不好，已表示自己不復是大總統，而僅以個人資格前來拆直系大選之臺。這時政客們雖還不死心坍地，一面派人疏通浙江，請贊成他們在上海組政府；一面豫備實行組閣，以益友系的唐紹儀任總理，安福系的鄭萬瞻任內務，姚國楨任交通，黎氏親信陳宧任陸軍，政學系主幹李根源任農商，而以教育總長給名流章太炎。但是黎旣不復是總統，所任內閣何能成立；浙江當局又不願因此釀成蘇浙戰爭，作無謂的犧牲，始終只願黎以個人資格留滬，不承認他是大總統。於是黎氏更表示消極，對人說將游歷外洋，但恐怕他的左右旣把他弄到上海，決不願從此罷休，暗中活動，總是不免罷！（朔一）

張弧登臺後籌款之成績

張弧登臺已有一個多月了，雖日在四面楚歌之中，却尙能勉強維持，眞不愧爲一個『理財名手』！計一月來籌款的成績如下：

（一）七行借款　張弧這次上臺，全靠兩個人幫忙：一是王承斌，一是吳毓麟。王於張上臺時曾借助洋二十八萬元，吳則爲之進行七行借款。玆將七行借款的眞相敍述於下：

民國十年底，交通部曾發行一種短期債券二百萬元，以津浦京漢兩路的收入爲擔保，勻分六個月償還，月利一分五釐，其實尙有暗利三釐，故共爲一分八釐，由中國，交通，懋業，中孚等銀行承銷。後來因爲各期應還的款項未能照交，總計本息尙欠九十二萬餘元，此外又有京綏展線債券一百萬元（亦係由該數家銀行承銷）亦不能按期還款，積欠本息七十七萬餘元，該行等屢次要求償還或改訂展期合同，交通部遂將兩項債務，於去年六月底合併另訂合同，月利改爲一分六釐，而暗利則尙有四釐，除原指定的兩路收入外，加入滬寧鐵路餘利及滬杭甬車租兩項爲擔保品，乃成一百七十萬元的新借款。債權者爲中國，交通，

金城，鹽業，北京大陸，中孚，保商，北京懋業，天津懋業，新華等銀行，共計十五家。自去年新合同成立以來，到現在又已一年，而本息仍未能按約償還，債權者屢次催索，交通部總與敷衍，於是各債權銀行最後要求將這筆借款轉期。交通部則謂如果要更新合同及變更擔保，那麼非另找現款不可。那時適張弧無法籌款，不敢上臺，吳毓麟遂介紹這項借款，並提出以正太鐵路的餘利為擔保，按年償還六十萬元，一再與各該行磋商，但各行多以正太鐵路的餘利無多，不肯承諾。後來因為各債權銀行中與張弧有關係者尚有五家，此外再拉入中南華比兩銀行，分攤承借，於是所謂七行轉期借款遂告成立。茲將該借款合同大要摘錄於下：(一)借款總額三百二十萬元（舊欠本洋一百七十萬元，及一年零一個月利息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元，再加去年訂結新合同時尚欠結帳本息尾數十三萬九千九百八十七元，共二百二十萬元（毛算）再加這次找現一百萬元，故共三百二十萬元；(二)原有五家月利一分四釐（較去年合同少二釐大約暗利須比去年之四釐增加二三釐）新加入的中南華比兩家月利一分八釐（尚有暗利約三四釐）；(三)正太餘利為擔保品；(四)債權者為鹽業，中孚，保商，東陸，新華（以上原有）華比，中南（以上新加）七家。該合同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天津簽字，債權者領袖為華比銀行經理柯鴻年。一百萬元的分攤係華比二十萬元，中南四十萬元，中孚，鹽業，保商，東陸，新華五家勻攤四十萬元，全數業已交付財部，支配無餘了。

(二)鹽餘發放　六七兩月份鹽餘已於八月二十五日發放，計六月份已支去十日，尚餘一百六十萬元；七月份全月得二百十萬元，合為三百七十萬元。其中匯理銀行因金佛郎問題仍將保管部分扣留不放，故三百七十萬之中尚須減去四分之一，計九十萬元，尚餘二百八十萬元；又正金銀行扣去九六公債本息八十萬元，故最後實在到手者不過二百萬元而已。其分配用途如下：

(一)一四庫券	三十五萬元
(二)道勝銀行扣款	三十萬元
(三)海軍費	四十萬元
(四)直隸協餉	十二萬元
(五)上海造幣廠庫券	七萬元

以上五項合為一百二十四萬元，計尚可餘七十六萬元；張弧為討好曹錕起見，特在每月鹽餘項下撥發二十萬元作為積欠

直隸軍費的利息但曹錕最近又電財政部索援川援湘援粵援閩等軍費八十餘萬元，張竟無以應命此外若近畿軍餉及各機關欠薪等也都還沒有具體的辦法。我們預料張弧『翻戲』的本領雖大，但壽命總不會十分長的！(樸之)

東江劇戰後的廣東

廣東東江方面的孫陳兩軍，經過從七月底到八月初的一次劇戰，——見本誌十四號惠州戰爭篇，——形勢依然不變。當八月初，孫軍抽調中左兩路博羅增城方面的軍隊去加厚右翼勢力，決意先用大力攻破陳軍左翼沖出海豐陸豐去擾潮汕。那時陳軍中右路雖得勢而不能牽制孫軍的調動；想抽調中右路軍隊去援左翼，又恐孫軍乘勢猛攻；遠在閩南的洪兆麟林虎軍隊，更不能急速調到應戰；左翼被迫退至平山，本已岌岌可危。幸而大庾北軍於八月四日向南雄始興活動，孫軍不得不抽一部兵力去應付，不能用力東趨；不久東江潦水大漲，兩軍又不得不停止戰鬬。其後，孫軍方面香山順德的滇軍民軍奪地問題，梧州桂軍的變態問題，楊希閔滇軍又盛傳將發生變動，內部爭端迭起，孫文對內不遑，而陳炯明藉此機會，於左翼則從容開到閩南援軍，於中右翼則仍得保持優勢，轉危為安，反弱為強，並得李易標謝文炳等由北路加入，乘銳由左右兩路進攻東江戰局，又漸吃緊。

孫軍於八月十日前後的幾天中，在北則由滇軍章旅復南雄；在西則拘捕馮葆初，制止桂軍活動；而香山順德的滇軍被周之貞陳策擊潰，孫與楊希閔間的嫌隙，趁勢設法了結。孫軍內部既無問題，乃又計畫以范石生滇軍在左路會同李福林盧師諦進攻河源，牽制陳炯明援軍；以劉震寰劉玉山在中路緊圍惠城；而調許崇智部兩旅及滇軍三師圍猛攻平山淡水。兩軍相持多日，陳軍雖稍退卻，而勝負未分。後來孫中山後方調度既妥，於八月二十三日又由廣州親赴石龍，豫備到前敵督戰，並於相近幾天內，發令盡調廣東西北中南四路軍隊，謀以全力對付東江，作孤注一擲之舉；聞廣州武裝警隊，亦被調赴前敵，可見孫軍的用盡獅子全身的力氣了。

陳炯明探知孫軍計畫，恐將不敵，乃乘孫軍增軍未畢，即於八月二十四日起三路齊動，對孫軍行猛烈的總攻擊。陳軍三路戰事，左翼淡水方面猛沖至廣九路附近，孫軍雖用極大兵力相禦，仍行退卻，又於退卻時被就近民團所困；及楊希閔許崇智大隊

趕至，始得抵住；中路則由李易標及惠城守軍分路從泰尾等處進攻博羅，孫軍雖添滇軍楊錦龍一旅，而博羅附近要隘如飛鵝嶺筆架山等處盡被陳軍占領；陳又分一部繞出蘇村，將孫軍前後水陸隔斷，石龍亦被震動；而由龍門攻正果一路，則與中路呼應進向石灘；經這猛烈的攻擊，孫危險非常，幸而所調援軍於二十八九等日已到前線，得以勉強支持。

兩軍鏖戰多日，陳軍初雖得勢，終因孫軍堅守，不得如願前進，左翼被楊希閔截住，在淡水以下；中路孫軍許崇智亦以全力堅守博羅；右翼亦被孫軍大隊遏於增城。孫軍援隊於九月初齊集，大舉反攻，仍照從前計畫，在右翼以重兵向陳軍左翼淡水猛攻，陳力戰，終因兵少退保平山，陳炯明在河源聞訊，急向中右路抽調軍隊，親率赴左翼後方布防，並指揮一切；中路軍事因此頗受影響。陳軍左翼雖於九月七日得援大舉反攻，以敢死隊三千衝鋒，但劇戰多時，孫軍仍得維持原防。中路博羅方面則又因孫軍在左右翼調隊增援，乘陳軍力弱，猛力奪回各要隘，陳軍劇戰之後，退守泰尾，以保惠州河源交通；而陳軍左翼於十一日竟失平山，惠城馬鞍山幾乎不保，一時盛傳陳將棄惠州而保潮汕，惟兩軍力戰半月餘，犧牲過多，精力已疲，於平山戰後，不得不各按兵休息。孫軍中路主將劉震寰回病回廣州，右翼滇軍又停兵向孫索款，陳軍雖敗，因此又得保持防線，向閩南及潮汕調兵救援了。

陳軍緊急中又向他方活動，以圖分孫軍兵力。北軍既再向南雄始興下窺，林俊廷亦對梧州有所圖謀，而南路申葆藩鄧本殷等又勸誘呂春榮通電離孫，迫黃明堂退却，計圖擾亂兩陽，進窺江門，使孫軍不得不分兵援救，孫軍方面則全力已盡，近雖得李根澐率部四千人來降，但比之所失呂師，還是得不償失。

九月上半月以前的東江戰局，記者仍用十四號所說的「雖經過劇戰，而兩軍都不能如願發展」的一句話來包括，不過南部的形勢，陳派很能發展，廣東全局戰況，不久形勢恐將改變了。

（梓生）

薩爾流域統治問題

在法德兩國的交涉中，最近更發生一件重要的爭端，就是國際聯盟委員會在薩爾流域的統治事件。從這事件，我們又一次可以看出英法對德政策的不同，和國際聯盟的徒為少數強國所利用。

薩爾流域 (Saar Valley) 為德國西境的重要煤礦區域。大

戰後凡爾賽條約第三節規定,為賠償法國北境煤礦損害計,德國將薩爾流域的煤礦權讓與法國至十五年為止,十五年後由該地公民大會投票決定其地的統治權;又在十五年內為確保境內人民的權利與幸福,並保障法國辦理礦務之完全自由起見,薩爾流域應由國際聯盟所派的委員會掌理一切統治事務,該委員會則以德人一名,薩爾流域人民一名及除法德外其他國人三名組成之。統治地帶內,不准駐紮軍隊,僅組織警察隊,以維持治安。凡爾賽條約調印後,薩爾流域即經國際聯盟派委員會實行治理。委員長是一個法國人牢爾(Roult)。近年來,因為薩爾政府名義上雖係國際聯盟所委派,實際上却暗中受法政府的支配。境內法兵屯駐甚多,統治政府濫用職權干涉人民自由,不免常有所以對薩爾的行政情形不但德人不能滿意,便是其他國家亦嘖有煩言,英國下院於今年上半年曾因薩爾統治事引起激烈的辯論。因此國際聯盟中的英國代表西錫爾卿(Lod Robert Cecil)要求國際聯盟理事會偵查薩爾流域的統治事務。理事會應西錫爾卿的請求,於七月二日開會,討論薩爾統治問題。薩爾流域居民於是日送致陳請書於理事會,抗議薩爾行政委員會的行政設施。所舉的事項甚多,最重要的是說,法國軍隊破壞凡爾賽條約,駐紮薩爾境內;政府濫用軍隊壓制最近的罷工事件;在德國學校內強迫教授法文;統治政府不了解當地人民的需要及意志;統治政府濫用權力以壓抑人民等。其次由西錫爾卿陳述薩爾情形,最後由全場一致表決派員考查薩爾的最近事變及一般的行政情形。考查完畢後,國際聯盟理事會復於七月六日開會,提出討論。這次開會是舉行祕密會,拒絕旁聽,聯盟理事會祕密開會,這是第一次,但這次連平時最主張公開的西錫爾卿也贊成開祕密會,可見事情關係的重大了。祕密會開會歷一日之久,薩爾行政委員長牢爾曾出席答覆

馬克跌價與德國雇員



夥計:『老板我替你做了二十五年了。』老板:『不錯,但是你現在也着實好了,從前月薪是一百馬克,(十元)現在加到十萬馬克(二元)了。』

質問。英代表西錫爾列舉薩爾政府組織法規，行政情形，逐項詰問，而尤注意於本年三月，五月薩爾行政委員所下逮捕能工人員的兩道命令。均經牢爾詳細答覆，並謂所捕能工人員已於最近一律釋放。

舉行祕密會的次日，聯盟理事會通過決議案，對於薩爾行政委員會的工作表示滿意，但同時宣言希望法國衞隊立即撤退而以當地憲兵代之。於是對於薩爾政府的彈劾案便是這樣的輕輕打銷了。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却不能不深滋疑慮。因爲國際聯盟所派的行政委員，尚且不能嚴守條約，不能保障人民的平等自由，此外還更有什麼希望。現在的薩爾行政委員，不啻巴黎政府的屬吏；便在國際聯盟，法國的勢力也很大，離我們理想的國際統治制的希望實在還遠呢。（化魯）

魯爾問題的近況與英法反目

英法衝突的傀儡劇



他們兩個並沒有爭吵，不過一個要把雞殺了，取出裏面的金蛋；一個却主張先用X光鏡照一照究竟有金蛋沒有。

魯爾問題到了現在，已鬧得僵而又僵了。法國的占領，雖顯見得沒什麼效果，却以爲只要堅持下去，德國定有屈服的時候。德國的消極抵抗，雖也一無好處，徒弄得財政愈加窘迫，人民愈加困苦，但除了消極抵抗，也沒有別的方法，只好堅持到底；英國外面雖守中立，暗中却是表同情於德國的，他想請法國撤退軍隊，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解決賠償問題；比國的態度和法國一氣，但比較的緩和；意國大都贊成英國的意見；日本和這個問題關係不密；美國遠遠的站着，張着眼看鬧熱，不肯干涉。各國的態度如此，難怪魯爾問題不能解決了。

因爲要解決魯爾問題，英法比意各國間不知開過了多少次的會議，往來了多少次的牒文，作成了多少回的提議，結果不是法比反對，便是英意不願。一些也沒有進步。後來英國看看自己再想不出好的方法，便請德國自己來作成提案，於是便有所謂德國的提議出來。

德國第一次的提議在本誌本年第七期時事述評中已經講過，是失敗了。第二次的提議於六月七日發送，內容比較的確切一點。於是英國認為有討議的價値，便請協約國細細審查預備共同答覆。並向德國提出九項質問，請德國答覆。但是法國只教駐英大使口頭回答，而且很有不願趕早回答德牒的意思。英國政府以為法國此種態度，徒使問題益加糾紛，所以自己先作成答案，於七月二十日送交各國，又添加了說明，請求各國回答，這個公文的骨子大體如下：

一，要求德國遏止消極抵抗；

二，就賠償委員會中舉出公平的專家若干，調查德國的支付能力；

三，請賠償委員會調查德國所提出的支付保障究竟是否充分；

四，仿照斯巴會議辦法開協約國會議，令德國陳述。

在附件中英國表明意見(一)魯爾占領英國認為沒有效果；(二)請法比兩國改軍事占領為無形占領；(三)一九二一年五月的預定支付表，不得認為有效，協約國的債務問題待德國支付能力決定後從新審議；(四)關於歐洲改造的一切問題，不許再遷延下去。

當初這個公文是守祕密的，送出後，各國都先後回答，法國詳述英國提案難以回答，反又提出了若干質問。比國態度和法國同，不過稍微緩和一點；意國自然贊同英國。日本只用口頭回答。因為法比二國態度不變，所以英國依然失望。於是英國政府便不能不出於所謂『第二步手段』。那就是發送通牒，把英國對於魯爾問題的交涉經過，詳細陳述，不隱不晦，以表白英政府所採取的態度實為公平正直。這個公文長至八千言，現在只把大要摘述如下：

牒文開首責備法比要求賠償類過大：『法國以向德國收取三百四十萬萬金馬克計算，須撥付英債一百二十萬萬，美債一百五十萬萬，尚餘七十萬萬金馬克。故法國現今之要求，連取消債務在內，約數依照所應得者大三四倍。而比國亦要求至少五十萬萬馬克，並須優先權，按諸休戰條約或和約，亦不應如此。』英國主張以不偏袒的專家調查德國付債能力。至於魯爾問題，英國曾答應會同勸告德國撤回提倡消極抵抗的命令。但若謂消極抵抗與凡爾賽和約抵觸，英政府未便附和。英政府惟願將此事提交海牙國際法庭，或其他適當機關公斷，牒文末了提及

協約國間戰債一端因為戰債與賠款二問題頗有密切關係，不能分離解決。英政府之意，略謂英國除保留英帝國其他部份的正當要求外，準備將所要求於協約國及德國者，共以一百四十二萬萬金馬克左右為限。此數等於英國目前欠美債款。關於協約國債務，英政府所可貢獻的讓步，必須視所可取諸德國者之百分數而定。一俟英國所主張之一般的賠償解決議定，英國所應得的賠償得有眞正的財政價值時，英國的讓步才可以實在形式出之。至英政府之願討論減小法國債務，不得作為放棄其債權人權利解說，他日法國募債之時，不得再推托此項國庫券，須俟收到德國賠款後償付。當此券延期至戰後若干時期之時，乃志在以法政府在倫敦市場所募之債償付，固甚明白。法國當知如不能商定新辦法，則實行此志願，仍為法政府之義務，英國未能取消云云。

英法意見雖素向乖離，但他們口頭上一向還是極力保持協調的，這回英國竟把從前的祕密直捷痛快的宣布出來，使人家都知道英法對於賠償問題的態度不能融洽，則其影響之大，自不待言。現在法政府已擬好覆文，詳細駁斥英國通牒，並得比國同意。內容共分意思引證及事實三種。意思是表明法國對德政策的正當，引證和事實是駁斥英牒反對法國權利的理由的。牒文於八月二十一日送交駐法英使，轉送英政府。英國收到後即交專家澈底研究，一時未能答覆。至於輿論方面也有說法國牒文措詞很好的，也有說英法已絕共同行動的希望的，也有說法牒雖有若無，無補大局的。在我們看來，也以為英法二國的意見，相隔如此，在最近恐怕終不見得能夠融洽罷。（幼雄）

南愛爾蘭之選舉結果

愛爾蘭自由邦國會於八月八日解散，八月二十七日舉行總選舉。選舉人計一百八十萬，議員共一百五十三席，被選人三百七十一人。選舉進行頗稱順利，沒有重大爭端。結果政府黨得最多數，計得六十三人，共和黨四十四人，超然派十六人，農黨與工黨各佔十五人。新國會定於九月十九日開幕。

選舉未舉行前，各黨競爭頗烈，而以政府黨與共和黨為尤甚。自由邦行政領袖柯斯格萊夫於一星期中旅行數千英哩，向四十處會議演說，勸大衆協助政府黨。中途柯氏且曾乘用飛機。以飛機運動選舉要算是此次為始。此外閣員亦多有演說。

至於共和黨自自由邦政府採用嚴厲政策以後，重要人物，多

被拘捕監禁，只剩一個華列拉漏網未獲。華列拉隱居十三個月，蹤跡無定，僅在黨人祕密會議中間或出席。但選舉日期擇定後，華列拉因欲解釋一般人所抱此次選舉自己願否參加之疑，特於八月十五日在安尼斯露天大會出場演說。當時會衆，歡迎如狂。不料華氏方開口演說，自由邦兵士一隊忽然掩至，把全場圍住，華氏逃避不及，遂被拘獲。華列拉在從前本已宣言，放棄武力，與政府講和，故一般輿情，對於此次華氏被拘一事，深表遺憾云。

因共和黨主要候選人多陷獄中，所以共和黨除男子外女黨員亦結成團體到處演說，有時又混入人叢中阻止政府黨方面的演說。並且婦女中也有候選員若干人。結果男子如共和黨代理總統魯萊治女子如瑪基維脊伯爵夫人均正式獲選。而在牢獄中的華列拉氏在克萊郡獲選，所得票數過預料之數三倍。此次選舉，既然是政府黨占得勝利，現閣員多數當選。且農黨工黨以及其他各黨也都與政府保持好感，所以政府地位定可穩固，同時英愛和約決不致發生什麼更動。所可注意的則是共和黨當選四十四人的態度。他們既有許多人身在牢獄，能不能出席議會和願不願出席議會，都未可遽然斷定呢。(幼雄)



我們希望太陽中沒有黑點

小協約又開會議

巴爾幹的外交風濤雖然非常洶湧，但是所謂小協約却還能共同合作，以保持中歐一部分的和平。今年三月，三國代表曾在南斯拉夫京城開過一次會議，收效甚大。最近又在西耐亞(Sinaia)開小協約國的國際會議，議決了許多重要的事情。據南斯拉夫外交總長寧吉楚(Nintchitch)向新聞記者宣布會議後的情形，大旨如下：——

『今年三月在貝爾格拉德開會的小協約第一次會議歷

時不過半小時。但這一次西耐亞會議却歷時三日之久，三國代表每天都辛勤工作。這並不是因爲三國意見不能一致的緣故，却是因議事日程裏的提案實在太多了。如要把一切歐洲問題都解決一下，實在非經過長時間的會議不可。從此次會議所得的印象，小協約諸國的民意及歐洲列國對於此次會議的批評看來，更可證明小協約是歐洲和平與結合的要素，這種要素現在是益加增進了。』

這次會議的結果，外間雖未披露，但大部分的議案是爲對保對匈的問題。保匈兩國棒喝團式的民族主義者正非常猖狂，三小協約要不是聯合起來，實在是不能自保了。(化魯)

蝗蟲的烹調法

非島農業部 (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近來因蝗蟲日多，乃發表其烹調方法。茲摘譯其大概如下：

一，先將蝗蟲之生者，投入沸水中；然後再取出攤於盤上。乾後乃用手除去他的翼，足和身上的碎屑以及他的頭腦，而再浸於水中。

小的蝗蟲，可無需除去他的足，因爲這些東西都是很鬆脆可口的。至如要將蝗蟲藏貯起來，那末只要在太陽中晒過幾天，便好了。

二，如果要製爲肴饌，那末可將蝗蟲和醋，鹽，碎蒜等同煮十分鐘；等醋乾後，再用油脂煎之。或者將蝗蟲和鹽，醋及碎蒜等同煮五分鐘的光景，再取出而置於盛有油脂，葱片，番茄片以及鹽等的盤中，混合同煮；待熟後，那便可取啖了。(雲)

農業與中國

孫倬章

中國自神農發明耕稼以來，舉國養生之具靡不資之於農。一部廿四史，所記重農抑商的詔令，幾乎每朝都有。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各州縣都有先農壇，凡牧民官吏，於立春日，至今仍有親執耒耜的儀節。而周公之豳風，鼂錯之貴粟論，尤為歷代學者所稱誦。這種重農的風氣，差不多自神農至清季都沒有變更，所以中國的農業，已發達到極點，居於世界的第一位。但自海禁大開以後，歐美的商業品輸入中國，於是始知單靠農業不足以立國，而振興工業，挽回利權之說，遂衆口一詞，洋洋盈耳；鮮有重農抑工，欲恢復三代井田的議論。不圖近日乃忽有一派農村立國的主張，余於此眞不免『大惑不解』了。此派以章行嚴先生為領袖，章先生為言論界泰斗，中國人以學理談政治，實自章先生始，余素景仰其人，且尤欽佩其議論。惟昨年余旅法時，在友人處，偶閱湖南大公報，載有章先生在某學校的講演，主張以農村立國，余驟見此說，頗為懷疑，然猶未深加思考。及此次抵滬，又於新聞報見章先生所作農學會序，其大意：主張以農村立國，恢復數千年以來之舊觀；不必趨重工業，以免再蹈歐美現在的覆轍。余於是懷疑之念愈深，茲將余懷疑之點寫出，以質諸高明。

人類社會，為進化的社會；人類歷史，為進化的歷史，此已為舉世學者所公認。因為社會環境，時有變遷，人類不能不隨時變化，應此變化的環境，以圖長期的生存。故人類一切政治文化，此地與彼地常不同，此時與彼時亦迥殊；且人類為有理想的動物，常運用此理想，以向稱善的方面進行；而其不同之要點，則在於進化，新者必較進化於舊者，後者必較進化於前者。故一切學術制度，無不日新月異，時有變遷，各求較善之發明，較善之改革；此無他，進化之故耳。至於農業，則為保守的，少進化的，與現社會之進化潮流，常相反；工業為進化的，且求進化的，與現社會之進化潮

流適相應。倘不以余言爲然，請以柯祖基之說證之：

『工業成爲全社會生活必要的要素，農業則比較上沒有很重要的關係，且農業已退讓很多的地位於工業，設農業仍保守於鄉村裏面，則農業必常爲工業的附庸。』(1)

(1) Lapolitique agruire du parti socialiste, par Karl Kaustky, page, traduito francais.

此段是說現在之工業，已成爲社會生活必要的重心，農業則比較失了重心；倘仍保守農業，則農業必爲工業的附庸。其言工業較重於農業的意思，已顯而易見。柯氏對於農工二業的關係，於他處尤有極透徹的說明，再引之於下：

『工業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面，爲最有關係的生產；普通的繁昌，關乎工業狀況的，實較農業狀況爲多。資本主義的社會，欲無妨害社會的安榮，必犧牲農業，以供獻於工業，——如英吉利。是倘犧牲工業，以供獻於農業，則農工二業，均不免陷於毀損，近世的農人再沒有較貧困於僅有農業沒有工業的地方。單看加里西(Galicie 奥地利之一省)意大利的南方，西班牙及巴爾幹諸國，因工業不發達，而農人亦不富裕，已可概見。

『由他方面觀之，近世社會進化的開路先鋒，不是農人而是工人；若損工人以利農人，則不啻停止社會的進步。

『余非謂農業沒有進步，但確實說起來，若行單純的農業，則農業的前途必生障礙。且據我們的觀察，工業不是閉關於城內的；工業常擴張於鄉村，且常由各種的形態，以引起生產的革命。設農業隸屬工業，則僅與工業作一種的進步；若農業以工業的性質入於不停止的變形之途程中，則常可以創造新形。此種農業革命的爭訟，方才開始，進行甚速。至於農人的保護，保護獨立農人之舊式農業的作爲，不過阻撓進化之發達而已，且保護仍不能禁止農業的革命，必和保護手工業反對機器，爲同樣的無效；並且必增加進化的妨害和犧牲……』(2)

(2) 同註一 page 27 à 28

此段有幾個重要的意思：一，工業關乎社會的普徧的繁昌，欲無損社會的安榮，寧犧牲農業，以供獻於工；換言之，與其偏重農業，寧偏重工業；若輕視工業，以偏重農業，則必兩敗俱傷。二，凡工業不發達的地方，則農人亦不繁昌。三，工人爲進化的，若輕視工人，偏重農人，則不啻停止社會的進化。四，農業雖不無進化，但單

純的農業必少進化，必參合於工業，始有常新的進化。五，保護農業，反對工業，必如保護手工業以反對機器一樣的無效；且此等保護，非徒無益而反爲進化的妨害。

以上各點，對於農工二業，孰輕孰重的利弊，言之已極爲透闢。而其最大的關鍵，則在注意於社會的進化；如上所論，農業阻礙進化，已昭昭然矣。中國因以農立國，故數千年以來，毫無進化之成績；今欲與彼進化之工業國，並駕齊驅，以謀生存，而仍欲偏重農業，寧非南轅北轍，背道而馳乎？

倡重農論者，固謂懲於歐美工業進化之惡果，因中國尚未脫離農業時代的狀況，特就中國國情，以爲改良中國的主張，亦未始非避免流弊之一道。然余竊以爲此等反抗進化潮流的主張，以理論言之，則爲不應有，以事實推之，則爲不可能。何謂不應有？如前所論，社會的環境，時有變遷，人類爲謀生存發達，不能不隨時進化，以應生存的環境，否則必歸於滅亡。準此以論，不應有此反抗進化潮流的主張，其意已爲至明。然此猶從消極方面而言之也；再由積極方面而言，人類爲理想的動物，應將此理想運用於較善的方面進行，請仍引柯氏之說證之：

『社會進化既爲自然的必須，具有必然不可抗的性質，……而人爲活動的人，非無生氣的死體，則凡人有若干需要，若干愛戀，若干有形無形的衝動力之天才；應將此種需要愛戀衝動力之天才，爲最善的使用。至於被動的服從，似乎不能使社會向進化及自由方面進行，而徒使進化停頓不前。』(3)

(3) Le programme socialiste, par Karl Kautsky, page 102, tradent francais.

此便是說社會進化爲必須的，不可抵抗的；人爲活動的，應有活動的行爲，應將需要愛戀和衝動力的天才，爲較善的使用，以應社會的進化。吾人游歷歐洲時，目覩歐洲人所享受之衣食住，及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的文明設施；迴想中國的社會，殆有天堂地獄之感。吾人怎麼不以活動的人，作活動的行爲。企圖達到較上等的文化之需要，愛戀，和衝動呢？吾人怎麼要保守中國這等衣食住極惡劣，政治上無秩序，經濟上無組織，社會上無文化的設施之黑暗狀況呢？吾人旅歐時，只見汽車馬車電車火車汽船和牛馬拖船，決沒有如中國人以人推車，人抬轎，人拖船，以及其他種種笨而且拙，把人當作牛馬的事；中國人亦爲活動的人，亦應作活動的行爲，應將需要愛戀和衝動力的天才，爲較

善的使用，以求社會的進化，怎麼要將活動的人，變為無生氣的死體，將需要愛戀和衝動力的天才，不使之為較善的使用，定要保存此種笨而且拙可笑已極的狀況呢？歐洲人人人有職業，人人可以自由謀生，貧困如工人，每食必有酒肉，衣服雖不華美，必清潔可避風寒。中國人無職業，不能隨意謀生，衣食不保者，不知凡幾。凡此均不能不歸咎於工業不發達，社會不進化，農業習慣太深之故。乃吾人復倡言農業救國，實非救國之反面，爲亡國之策乎？

以上從理論方面言之也。再就事實觀察，則社會進化的強力，大有如江河下流，莫之能禦之勢。順着進化潮流以前進者，始能居於優勝便利的地位；諺云『大利所在，人必趨之』。這種進化的利益，功效卓著，勢力磅礴，凡為活動的人，有理想的人，誰不欲爭先恐後，向此猛進？而欲以理想的改良，反抗此種進化的強力，又安有可能之理呢？再以事實證之，當美洲發見之後，西班牙等國，以多金著稱，各國垂涎，爭欲效顰，遂有偏重商業，以多輸入金銀為目的之拜金主義 (mercundilisme) 出。至十八世紀，又有重農業學派 (physiocrate) 出現，主張偏重農業，以反抗商業；此派以農業者為獨一生產者，惟農業始有純生產；至於

工商業則非生產者，亦沒有純生產。又主張租稅應取於剩餘價值，故應單課於農業之純生產。此等主張，僅為學理的討論，於事實上沒有甚麼影響，僅於法國大革命後，根據此租稅學理，採直接稅以棄間接稅而已。（參觀 L'lustaire de doctrine écan-amique, par Ch Gide et Ch Rist, page 1 à 58.）故自十九世紀以來，工業之進步，日征月邁，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而重農學派之主張，終莫奈此進化何。余於此，可以柯氏之說證之：

『一世紀以來，已由改良的目的，採取極多的方法，且實地試驗此種方法。……論理，這等對症發藥的賣藥先生，應該無痛苦，無需費的，以醫好爲日不久的毛病。然由旁而靜觀，此等方法，不過是些舊材料，早已有人發明，且已在別的地方，別的時候，試用過，已證明完全無效了』。(4)

(4)同註三

此段是說十九世紀以來，因新式工業發達之故，生出私有財產的弊害，勞資的衝突；一般思想家和政治家，由改良的目的，採取很多的方策，欲以銷除工業所生的積弊。然而此等方策，決不是由他們新發明的，已在別地別時，試驗多次，都沒有一毫的效果。如重農學派的主張，即此等方策之一；又如恢復行會制度，

（此制亦如中國七十二行的制度，收容學徒，有一定的限制，學習有一定的界限，斯密亞丹的原富對此言之極詳。）亦係此種理想的改良方案之一。然其後都毫無實效。何以故？以理想的空論，不能反抗進化的潮流之故。這種理想改良之無效和弊害，柯氏另有一段極痛切的說明，茲列於下：

「對於經濟的進化，可以施行很多的形態，可以催速遲緩，可以減弱加強，又可以人們所有的智慧，及社會中所準備的實力，使經濟的進化多生障礙或減少困難。但有一事，則為不可能：即不能停止革命，亦不能使之退化。以經驗所指示，凡人們所用的各種方策，本欲停止革命，其結果或則歸於無效，或則將以消滅弊害，而弊害反愈甚」。（5）

（5）同註三 page 104

此段是說對於經濟的進化，可以由人的智慧和社會的實力，變更他的行程；但不能停止經濟的革命，或使之退化。觀此，是見這種反抗社會進化的主張，對於改良的目的，決沒有達到的效驗，徒使社會進化，受停頓的影響而已。

以上概括言之也，再就經濟政治學術各方面，分析論之。

（一）由經濟上觀察中國決不應偏重農業。

中國經濟上受外國的侵略，經濟權操於外人之手，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這種侵略，究竟在甚麼地方呢？在工業品乎？抑在農業品乎？這又是稍明中國經濟狀況者，無不知道，在工業品而不在農業品的。蓋因外國的工業品輸入中國，中國無工業品輸出，以相抵消，所以國內商場，被外貨侵入，國際貿易，常處於債務者的地位。夫中國地大物博，材料豐富，世界各國，罕與倫比，經濟上本不應居於被侵略的地位。只因工業不發達，貨棄於地，才有這種被侵略的現象；欲補救這種現象，抵禦這種侵略，自然只有振興工業，多產生工業品，以代替外國工業品的一法。而主張以農村立國者，不此之圖，而徒曰重農抑工，然則何以抵制這種如火如荼的經濟侵略呢？余以為處這種經濟侵略的地位，而欲重農抑工，必先豫決兩個問題，方有實行的可能：一，閉關自守，不與外國通商；二，舉國之人，禁絕工業品的需要，不購外國的工業品。第一策自然為不可能之事；第二策亦絕對的做不到。此二策既不可行，而徒曰重農抑工，詎非使中國永為列強經濟上之奴隸？故吾國在海禁未開以前，可主張以農村立國，海禁既開以後，決不能主張以農村立國；此中國現在農工二業，孰輕孰重之最大關鍵也。

現在經濟進化，生產進步，有三要件：即分工，資本集中，全生產是也。農業於此三者，咸屬缺乏。請以季特之說證之：

『工業進化，有幾種特長，殆不能發見於農業。

『無集中的法則，因所用的勞資，常被強迫分配於耕地之各面積。……大生產普通所實行的結社制度，即股分公司的組織，殆少實行於農業。

『無分工和專門的法則。因地勢的殊異，和收穫的定期，常陷於空月忙月的不同，使有單獨職業的農業勞動者甚爲不便。所以農村內的工作組織，不能照着工廠內的工作組織：使此工人專事播種，彼工人專事收穫，第三工人專刈葡萄。此等工作，每年均祇有若干禮拜可做，設各工人僅有一門，則每年十二月中，幾乎有十個月是空閒無事了。

『無全部的法則。因農業無工具，無資本，無必要的管轄，使多種工業附屬於農業以圖擴張。收穫前的工業，如造化學肥料，或酒桶，於農村，收穫後的工作，如利用收穫之副產，以蒸酒精，取糟粕之酒石酸，或磨米等。』(6)

(6) Cours d' économique palitiqne, senieme edition par Ch gide, page910 à 314 參觀同書 page 249 à 250.

觀上所述，中國不欲與此經濟進化之世相角逐則已，苟欲與此經濟進化之世相角逐，則不能不採進化之生產。振興工業，亦已彰明較著，不待詳論矣。

不寧惟是，農業時代，多屬專制政體，政事極簡，國費極寡，租稅極輕，故單獨農民階級，即足以任此負擔。工業時代，則常爲民主政體，政治的組織極爲嚴密，國費極多，租稅極重，決非單獨農民階級，所能任此負擔。蓋農業的專制時代，立法，行政，司法，合而爲一。工業的民治主義時代，不獨立法行政司法，析而爲三；又因國際的關係，有極多的國防費，外交費，國際貿易競爭的保護費，補助費，交通擴張費；因國內的安寧，則有警察費，衞生行政費；謀文化的發展，則須極多額的教育費；開了公債的世紀，則又須極大額的公債本利償還費；凡此多非農業專制時代所有也。現在的社會，既已進化於工業的民治主義時代；中國既已開放門戶，與各工業的民治主義國家相周旋，則決不能忽而閉關，以農業的專制政體之國家，獨立特異，如此則決不能不有工業的民治主義式之政治組織，亦即不能不有工業的民治主義之政治經營。即使法國之重農學者復生，試問彼等所主張之農業學單制，何以應現在工業的民治主義之數十倍的政費？然則就財政上觀

察，中國亦決不能實現農村立國之主張矣。

就農業本身而論，則中國以農立國，積數年之經驗，與數千年之進步，其耕作法之精細，與農人之勤勞，均居世界第一。此亦可以季特之說證之：

『今欲試述世界將來的農業制度，與其謂之趨向美洲一面，寧謂之趨向中國一面。

『中國素行小耕作，所以能養活繁庶的人口；如中國的人捣碎沙土經過篾篩以種麥，可於每額（一萬平方米突）之地收一百五十廿朵爾，（每廿朵爾五十基羅，合中國八十斤）較之歐洲，於最肥沃之地所穫有五倍之多。

『且中國的耕作，異於歐羅巴及合衆國之園藝的耕作；中國的耕作，專在於多用人工，歐美的耕作，則專在於多用資本』（7）

（7）同註七 Nate

由上述意思推論，足見中國農業的進步，已為歐洲學者所公認。雖然，農業生產有大異於工業生產之一點。蓋工業生產，勞資愈增加，則生產額亦愈增加，且有較比例更多的增加；農業則不然，農業生產的增加，有一定的限度，若已達一定的限度，則勞資雖愈增加，而生產額則愈為比例較少的增加，此為報酬漸減法所限制故也。中國的人口，近數十年增加頗速，雖戰禍頻仍，饑荒迭見，常有馬爾薩斯所謂的人口消極的預防法，然死亡率遠不及生產率之多，故近年中國的農村，大有人滿為患之勢。人口既增，耕地求過於供，租價過昂；且常有出昂價而無新地可租者。於是不得已乃以有限之地，加數倍之人工，是以中國農業生產額的增加，久已陷於報酬漸減的法則；農人近年的生活，遠不及二十年以前的狀況。處於這種情勢，倘仍主張偏重農業，不求振興工業以消納農村過庶的人口，則數十年之後，農人必愈有難堪的現象，是可以想見的。

欲求農業發達，必先求工業發達；蓋工業愈發達，則農業亦愈進步：英國以工商立國，工業之發達為各國冠，故農民之富裕亦為各國冠。（英國業農者，僅占有職業技能總數十分之一，見柯祖基之社會黨農業政策 Page 13）反之工業不發達，則農業亦少進步，農民尤較為困苦：意大利、西班牙及巴爾幹諸國，工業均不發達，故農業亦少進步；中國及俄國的農業，為世界第一，兩國農人的困苦，亦居世界第一。蓋工業發達，則工廠需用工人多，從事於農業之工人移而從事於工業，則農工之競爭減，於是農

工之工價必增，而農工之生活亦因此大饒。且工業發達之地，交通亦必從而發達，農產物遂易於輸出；工廠林立之地，需用農產物必日增，而農產物之價亦必日增，於是農人之收入驟增，而生活自然加優；農產物價增，則地價亦增，於是耕地有改良的希望，荒山有開闢的機會；農人之收入既豐，於是始有改良耕作之費，增加肥料之費。（此非徒一種理論，余曾於某書中，見有確實的統計，記歐洲各國工業未興以前，農業狀況，如何低下，工業既興以後，農業狀況，如何增高。余一時忘其所在，故未能引證。）不特此也，因工業而發達之化學等，可應用於農業；因工業而發明之機器，亦可應用於農業；凡此皆工業發達以後，農業所收之效果也。設單以農立國，則曷克有此？由是言之，農業之大有賴於工業，亦不待辨矣。

（二）由政治上觀察，中國尤不應偏重農業。

農民不獨偏於保守，進化太緩；且愚昧頑固，無參與政治的能力，不易實現完善之民主政治。蓋參與政治和運用民主政治，必須具兩種不可少的要素：一，須有普通政治常識，明瞭國內外的大勢；二，須有堅固的團結，嚴密的組織。中國農人，幾乎無人閱讀報章或關於政治的書籍；所見所聞，不出一家一鄉之間，不獨不明瞭國內外的大勢，即一省一縣的事，亦不能知道。兼以農民散處鄉村，交通阻礙，不便於團結之聯合，且終日工作，夜間亦常有零星工作，決沒有閒暇為團結之聯合。此等人民，決無參與政治的能力，因此就不易實現完善之民治主義。如意大利西班牙巴爾幹諸國，均係農之國也，故諸國之民治主義，不及北歐諸國遠甚；中國及俄國，亦農業極盛之國也，俄國未革命以前，為君主專政，革命以後至現在，仍是黨人專制；中國辛亥以前，固為君主專制，辛亥以後至現在，仍為軍閥專制：此皆受農業立國之賜也。故重農學派亦常主張君主專制和階級政治，茲將重農學派主張君主專制之大意，引之於下：

『以重農學派為無政府主義者之先驅者，將為一大錯誤；蓋重農學派，常主張較少的立法，較多的權柄，——足見與無政府主義非可同日而語。且他們決不欲如現在的自由狀況，限制此權柄，或嚴肅監視此權柄；在他們想像中的政府，決不是如希臘的共和國，或英吉利的代議制度，以民治主義操政。他們決沒有欲得這種民治主義的意思。他們憎惡政治的自由主義，他們尊重社會的各階級，達於極點，他們常駁斥那些攻擊貴族和君主的各種意思，他們欲政府

常在於世襲的君主形式之下，集中統一全權，使無反抗之餘地。他們所希望的政體，即專制政體』(8)

(8)同註六 page 39

觀此，即知農業時代，常爲君主專制政體，學者亦常主張君主專制政體。中國數千年以農立國，故常處於專制政體之下，嚴守尊卑上下之分，學者亦未嘗有超出此等傳統思想之主張；此乃農業國自然之結果，農業時代不得不然之勢也。今國體政體，既改絃更張，而人民仍困守農業時代之舊狀，致政治不能進入正路。政治家言論家，不思所以救此之道，乃復爲農村立國之主張，是猶惡醉而強酒，抱薪而救火也，亦何益哉？

由上述的意思推論，可於政治學理中，得一判斷：即君主政治與代議制度，乃工業時代之產物；惟工業民族，始能運用之是也。在歐洲十八紀以前，仍多爲農業時代，故各國國民，亦多困於君主貴族專制之下；至十九世紀後，工業大興，各國民權大張，專制勢力銳減，乃始有民主政治的實現，代議制度的勃興。蓋業工商之人，常居於都會，教育較發達，消息較靈通，見聞廣博，智識普遍，政治常識，較易輸入；且常有數百數千或數萬人，聚集於一工廠，數十萬數百萬人聚集於一都會，早晚相見，休戚相關，感情日加深厚，團體自易結合。此等人民，既有政治常識，則不患無參與政治的能力；既有團體的結合，則亦不患無參與政治的機會；故雖在中古黑暗時代，凡工商業發達之城邑，常爲自由都市，爲專制勢力所不及。中國現在仍滯留於農業時代的狀況，所以施行民主政體，而政府倒行逆施，採取代議制度，而議員寡廉鮮恥；欲除此病源，自然只有趨重工業。是以中國苟欲保存專制政體，則可主張以農村立國；若欲實現民主政治，則決不可不趨重工業。至於農民不能達到民主政治，不能運用代議制度之說，則又非余一人之論，仍請引柯氏之說證之：

『代議政治，不是人人所可能的，必須具若干的才能。此才能在於長久練習，尤在於能言善辯；又須具普偏的眼光，有觀察國內外利益問題之能力。農民及小紳士之大部分，不適於此等狀況，故不能參與代議政治的行動。我們嘗見農業工作，使人民陷於終日無暇；並且把他們彼此分離，各自孤立，將各個人之關係，界限於極小範圍。他們的眼光，自然很狹，以私人的利害或地方的和片時的利害，推測普通關係的問題了。他們的生存狀況，不獨妨害他們代議政治的活動，又阻礙他們結合龐大的政黨。……此等狀況，不獨不

適於遣送本團體的人到議會；並且對於他們所選舉的人，不能作嚴正的監視。故工匠和農人在議會中決爲不可多得的人物。農人和小紳士，欲選代表於議會，倘他們爲自由黨，則他們的代表非他們本人之一，乃爲一律師，或教習；設他們爲保守黨，則爲一大地主，牧師，或高等官吏。此種衆議員，能有廉直的志願嗎？恐怕不是工匠和農人的利益的代表罷！大概他的志願，常常毫不廉直；一到了議會，他之所作，即隨他之所好，他的選舉者，決沒有方法管轄他，惟常於下屆選舉將背叛者拋棄，另選別一背叛者。此乃最明瞭之事也。』(9)

(9)同註三 page 207 à 208

此段敍述農人不適於代議政治的理由，可謂形容畢肖，毫無遺義。尤痛切者，農民既無參與政治的能力，又無參與政治的政黨。所選的議員，每不是可靠之人，所以議員只爲自身的利益，而不擁護選舉人的利益，選舉人亦無法以監視或制裁此等議員。我們將此段的意思讀了之後，再𢌞想中國代議制度的歷史，即可知道中國代議制度的病源所在矣。然此等狀況，在歐洲無大害於代議制者，則以歐洲農民較少之故也。中國代議制之壞，其原因雖多，吾敢謂因農人不善於運用此制，實爲最大的原因；然則欲改良中國的代議制度，於農工二業，可以知所去取矣。茲再將柯氏敍述工人善於運用代議政治之故，列之於下：

『工人對於代議政治比之農民和小紳士，居於較優勝的狀況。我們曾見近世的生產制度，已將工人的地位陞高了；已把工人的智識欲，普通事實的智識，普通關係的問題，喚醒了。故工人已像政治家了，已較高於農人和小紳士了。工人極容易了解政黨之原理，傾向於原理的政治，不受片時的意見及爲己的或地方的政治之影響。蓋工人所處的生存狀況，常強迫他們聯合同志，成一大團體，協同進行。此等生存狀況，產出一最嚴的規則於工人。……此種工人組織之有益的行動，對於工人內部，爲一極好的議會傳習所；由此行動，習慣於議會的形式，創造一些演說家，法律家，組織家。

『然則工人適於構成一黨，人人都知道了。他們已在日耳曼構成了一黨，獨立於他階級之外。即以現在而言，無論小紳士，農民，均未成就此事，且將來亦難成就此事。工人能對於他們的代表，實行監視，使代表謹愼擁護他們的利益。且

我們常於工人代表中，遇着許多能勝議會代表的人。』(10)

(10)同註三 page 208 à 209.

此段敍述工人善於運用代議政治的理由，亦極其詳明。吾人將此段和前段讀了之後，然後再將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的狀況，及代議政治的歷史，作一比較的研究，則中國今後應偏重農業，或應趨向工業，及代議政治改良之道，均不難推知矣。更有進者，中國現在的代議政治，似乎成了一個懷疑的問題，有很多的賢達，都對此發生不滿。此不獨中國爲然，歐洲亦有一部分人，抱同樣的態度；工團主義，卽爲否認代議制度之最鮮明者，又有 Reitinghansen 者，亦否認代議政治，而主張人民直接立法。柯氏反對 Retinghansen 之主張，特著一書，題曰代議政治與社會主義 (Parlimentisme et Socialsime)，謂：代議政治，決不能加以否認，直接立法，決非廣土衆民之國所能實行。中國處此代議政治懷疑時代，將如何以善其後乎？爲改良乎？抑拋棄乎？若拋棄代議政治，則必出於直接立法與君主專制二途；直接立法，決非廣土衆民之中國所能實行；當此民權申張之際，亦決不容有君主專制之出現。二者既不可能，則代議政治，決無拋棄之理；然則中國自今以往，非從改良代議政治上着手，無他道矣。欲求改良代議政治，則不能不爲農業習慣之減輕，工業趨勢之加重。此又言政治者所當注意者也。

(三)由學術上觀察，中國亦不應偏重農業。

有極多之學術，常因工業而發達；不獨因工業的經驗，始有學術的發明，且常因工業的需要，始有學術的學習。歐洲之學術，亦至工業發達之後，始有今日氣象萬千之盛況，所以謂學術爲工業時代之產物，亦決非過言。若中國欲以農村立國，則此等被工業振興而後發達的學術，不獨無發明之機會，且亦無學習之機會，中國學術既幼稺如此，若不趨重工業，不將爲文化的落伍者乎？

夫農業與現在之經濟，政治，學術的狀況，咸立於不相容之勢，何也？以今之社會爲進化之社會故也。現在之經濟政治學術，處於進化之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農民故步自封，處處與進化潮流相逆迕；惟工業富於進化性，始與此進化潮流相應，然則吾人不欲生存進化之社會則已，苟欲生存於進化之社會，固不能不追蹤於工業之後塵矣。

諺云：『有利必有弊』，歐美經濟進化之結果，則產生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流弊；由帝國主義而生國際流血的戰爭；由資本

主義而生貧富階級的戰爭。凡此咸爲世界人類痛心疾首無法解決的問題。歐美的政治家改革家，想出種種的方策，以圖消弭這種流弊；迄今仍未有相當的解決。中國實逼處此，固不能不追蹤於經濟之進化；但進化之後，或亦不免要發生這種的流弊。但余則以爲不然。蓋社會之進化，有三種要素：一，自然（Nature），即土地氣候山水動植等是；二，人力，即人之智慧學術等是；三，制度，即政治經濟法律習慣等是。此三者以人力爲中心，以人之智慧學術，運用自然之土地氣候山水動植，以成爲政治經濟法律習慣之制度，即爲社會的進化。準此以談，足見社會之組織，非一成不變者也；社會之進化，可以由人力爲轉移者也；政治經濟法律習慣，咸有屈伸變化之餘地，非有一定之自然，或一定之制度，亘古今如一者也。但此等屈伸變化，常有一定之程度，——由自然及人力的程度，以定制度的程度。中國現在的改革家，皆昧於此理：——或以爲中國須一一摹仿歐美的資本制度，埋頭主張資本主義，此派不明懲前毖後之理，以爲他們墜了巖，我們亦非墜巖不可，乃由於太重視自然，太輕視人力之故。或以爲中國可以摹仿俄國，一步而躋於共產主義，此派不明人力有限及循序漸進主義，以爲別人做得到，我們亦可以做得到，乃由於太重視

人力，太輕視自然之故。夫樓閣雖高，欲一步而躋，固爲不可能；然由階而升，則亦未始不可能。社會主義之實現，距現在之制度雖較遠，苟欲登時達到，固屬不近理，然循序漸進，則亦未始不可以達到。至於摹仿蘇俄的改革家，則全未將中俄人的程度，互相比較之故。蓋俄人採帝國主義，即達到帝國主義，採貴族式的立憲制，即達到貴族式的立憲制，採勞農專政，即實現勞農專政；故無論舊派新派的人物，其氣魄毅力，均足令各國之人，佩服不已。中國民族則大異於是：採軍國主義，則產出今日土匪式的軍閥；採政治革命，則產出今日無政府狀況；採代議制度，則產出娼妓式的議員；且以革命自命者，亦與敗國殄民之軍閥，聯盟合作，亦陷於土匪式之軍閥；以此兩相對照，何啻有天淵之別，而遽欲慢然效顰，何其太不自量。余以爲中國今後之改革，一面須順應進化之原則，一面須預防將來之流弊；對於經濟的改革，宜採循序漸進的社會觀的生產，以銷除資本主義，俾達到社會主義。（此種計畫，余於將出版之奮鬭雜誌第一集拙著中國難題怎樣解決一文略論及之）至於帝國主義，乃由資本主義發生的，若將資本主義銷除，則帝國主義自然無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盟，決不能銷除帝國主義的戰禍，迴想歐洲大戰後的歷史，如

國際聯盟不能解決德國賠款問題，以及其他國際間種種問題，就可以明白了。）

此外又有一種流弊，卽偏重工業之結果，常不免犧牲農村，以供獻於都市。如工業發達，地價增高，則地主將獲大利，而地主常居於都市，（此爲歐美之現象，中國現尙未有此，然工業發達之後，必趨於此，蓋都市爲繁華之地，而地主則常趨於繁華之地。）國家徵稅於農村，以消費於都市，如以公費建設交通學校戲園博物館，以及其他種種文化設施，則常在於都市；農民則絕未享受此種利益。又或以國庫保護或補助工業之發達，而農業則不能享受此種保護或補助之利益。尤有一最大的流弊，則因經濟進化，生產集中，政權亦集中；然此等政權，非完全歸之於政府，十六七散於都市，握於市民之掌中，以圖市民之利益，只偏重都市之發展；由此種種原因，都市遂爲社會利益集中之點，人民的多數，咸趨赴於都市，以致多數人民，成爲都市生活；因此遂發生對於衛生及道德種種不良之流弊。欲救此等流弊，宜主張縣及鄉有極大的自治權，使農民有相當的政權，使各縣各鄉與都市爲同樣的發展；則上述諸弊，庶可銷除。尤其重要者，國家對於農村的交通教育衛生保險等，須加以法律的保護，及經濟的援助。（參觀柯氏之 Le politique agraire duparti socialiste, page 152 à 158 et 196 à 200）若能如此，庶乎農工二業兩無所傷，咸得其平矣。

此就普通狀況言之也，再專以中國農業情形言之，則尤有應當改良之處。今之談農業者，或據都市之狀況，或據外國書本之意見，以談農業政策；對於農業的實況，多屬隔膜。余生長田間，深悉農隱，以爲中國現在之農業，有急宜改良者三：(1)經濟的援助。中國農人，多屬無立錐之地的貧民，旣無土地，復無資本，大概多租地貸資以謀生；地主剝奪於前，兼幷之家蠶食於後，農人受此重重疊疊的侵略，痛苦的情形，實在難以言述；故余嘗謂中國現在的人民，最痛苦難堪者，莫如農人。現在欲改良農業，最要者在多設立農業銀行，提倡信用協作，以救助農民此等經濟的困厄。(2)法律的保護。法律對於農業，應規定者固甚多，而最急者，則莫如租地契約；中國法律，對於租地契約，毫無確實之規定，地主常任意侵略佃戶，佃戶因此所受之損失，實不可以道里計；且因契約無確實規定之故，佃戶對於耕地，不敢有改良之動作，因此農業不能收改良之效；今後對於此等狀況，宜在法律上作確實之規定。(3)教育的改良。中國農業的耕作，雖占世界上最進步的地

位，然大都由於經驗的習慣少有學術的研究且悉用人力毫不能運用機器今後宜多設普通農業學振頓農學試驗場使農民受普通農業智識能運用新式機器及新式科學的原理使中國農業有舍短取長推陳出新之現象，則中國農業將來之進步未可限量或爲世界農業之模範亦未可知也。上述三者爲中國農業改良當今之急務，談農業者曷於此致力乎？

章行嚴先生的農村立國的主張，大概有兩種淵源：(1)鑒於歐洲工業太重農業太輕；考英國業農者僅占有職業者十分之一，德國業農者僅占人口三分之一法國業農者僅占人口百分之四五，美國業農者僅占人口百分之四四(參觀柯氏之(Le politique agraire duparti socialiste page 12 à 15) 中國則異是，中國農民雖無確實的統計，以大概狀況測之，必占全人口十分之六七。(2)影響於英國學者的理論；(農學會序謂據某學者之說) 考英國經濟學者，多注意於土地的研究，即可說注意於農業的研究；如馬爾薩斯之人口論，里加圖之地代論，小彌兒之土地剩餘價值課稅論，(現英德等國已實行按此學理課稅於土地剩餘價值) 皆經濟學理史中最著名之理論；足見英國學者，對於農業，常有極注意之研究；兼以英國農業尤爲衰弱，農人僅占有職業者十分之一，故農產物常由國外輸入，又鑒於此次大戰時，糧食缺乏之苦痛，學者倡重農之反響，固爲情勢所必至。然中國則大有異於是，國計民生之病源，咸在於農業太盛工業不振之故；當此之際，若復爲重農之說，是不啻惡醉而強酒，救縊而引其足也。或曰：言治者貴因地制宜，中國農業的習慣既太深，倡農村立國之說，適爲對症發藥之論。不知農業習慣太深，非吾之所長乃吾之所短也吾之所長，保存之利導之固爲政之常經。若吾之所短亦保存之，擴張之，則中國人民無秩序，無智識之習慣，亦太深，亦當保存之擴張之乎？以上各節，即余懷疑之點，謹以此質諸高明，願高明有以教我！

一二，九，一六，於上海



魯爾佔領前後之賠償問題

潘公展

一　導言

歐戰以還，國際問題依然棼如亂絲，非但不較戰前略見清明，而新增之困難反歷久而不解。其中糾紛最甚牽動最大而解決亦最難者，當首推德國對協約國之賠償問題。自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簽字後，而德國應負賠償之義務於焉始定。自有一九二一年一月間之巴黎會議，而協約國始簽定德國賠償之條件。自有一九二一年五月間之倫敦會議，而協約國所規定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之賠償總額，及每年繳付二十億金馬克與百分二十六出口稅之苛酷條件，德國始因迫於武力而屈從。自有一九二二年初之凱痕會議，而協約國方允德國將是年一月二月兩期賠款臨時延期，並改定是年賠償總額為現金七億二千萬金馬克與貨品十四億五千萬金馬克。然自去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德外長賴鐵諾被刺，馬克市價驟落，德國復要求暫行停付一九二二年七月以後之賠款，協約國間遂不得不再有年頭年尾之倫敦巴黎兩大會議，而賠償問題固依然未有所解決也。去年十二月倫敦會議以前賠償問題之情形，吾已於本誌第十九卷第十三十四兩號上為文以論述之矣。茲篇所言，蓋欲繼續前文，略述今年（一九二三年）年初法比軍隊所以佔領德國魯爾（Ruhr）區域之故，及魯爾佔領以後賠償問題之近狀；至於將來解決之趨勢，雖間有所論列，而要未敢斷定解決途徑之必將如何也。

二　魯爾佔領前之對德賠償會議

去夏以後，德國要求停付賠款之呼聲既日高，而事實上到期賠款又延不繳付，協約國勢不能置之不理。加以英國為恢復國

外貿易起見，希望德國恢復經濟能力之念日切，對於停付賠款之主張，早有默契，故去年十二月九日遂有討論停付賠款之倫敦會議。倫敦會議之列席者，為英國新總理波那勞(Bonar Law) 法國總理樸蔭開雷 (Poincaré) 意國總理慕沙里尼 (Mussolini) 比國總理杜尼斯 (Theunyes)。各國皆提出其賠償計畫，不肯互相遷就。法國與比國之計畫，祇許德國停付二年，但須有生產的保證。英國之計畫，則謂賠償總額當減至三四百億金馬克之間，而停付之期限當延至德國有能力繳付之時為止。意國則並無具體的計畫，惟慕沙里尼之意見，以為賠償問題須與國際債務同時解決。法比所謂生產的保證，即佔領魯爾煤礦區及管理萊因河流域之工業；英意對此，始終反對。會議甫及二日而即破裂。

倫敦會議之結果既不見佳，今年一月二日乃更有巴黎之總揆會議，然甫越二日而又告破裂矣。一月四日巴黎會議之破裂實為賠償問題毫無辦法之鐵證。夫英國早擬准許德國停付賠款矣，法國前固不允德國停付者，而是時則亦許停付矣，則賠償問題不可不謂為稍有進步，然而會議終出於破裂者，則以法國雖許停付而始終必以切實擔保為條件，與英國意見大相剌謬故也。二日之會，英法兩國各提出其建議，今先分述於左：

(甲)英國之計畫約有下列數點：

(一)停付　准德國停付四年。期滿後首先四年內，每年付二十億金馬克；此後兩年，每年付二十五億金馬克；以後每年再付三十五億或至少二十五億金馬克，本金總額以五百億金馬克為限。

(二)條件　以上辦法之實行，須視德國能否擔保固定馬克價值，恢復預算平衡，及接受協約國所認為必要之財政監督而定。德國如不能依約履行，則必須承認協約國所認為必要之計畫，如奪收稅項佔據德境等事。如監督團一致決定賠款可於四年期滿以前照付，則每年賠款可提前繳付，提前時期不得超過兩年，而債款總額則並不加增。

(三)監督　以英法意比代表，在柏林設一外人財政監督會，補以美人與中立國人各一，而由德國財政總長為主席。此監督會之職權，在監視幣制，預算，理財諸案，及公款支出，金庫行政，財政禁令，與國外匯兌等事。無論管理權取何形式，當獨立負責，不受巴黎賠償委員會之節制。

(乙)法國之主張，要點如下：

(一)停付　准德國停付現款與貨品兩年。法國非至收到其所應得之五百億金馬克後，不允減輕德國賠款而減輕賠款之舉，又必須與協約國間債務之相等取消同時並行。

(二)擔保　法國准許德國停付賠款兩年，以下述諸辦法為擔保：(1)德國須開採領土內之森林，俾木料得如約照繳；(2)管理魯爾煤礦之分配；(3)征收煤稅；(4)征收萊因河左岸關稅；(5)在魯爾邊界設立關卡；(6)征收萊因地所輸出德貨之稅；(6)提議固定馬克價值辦法；(7)由德國實業界擔保，發行國內公債。

英法總揆既於二日各提出計畫，三日之會，法總理樸蔭開雷即批駁英國之建議，謂此計畫將破壞和約，並使賠償委員會失其效力。而英國計畫中並不載明停付期滿時可使德國照付之保證方法，尤不能使法國有所滿意。四日雖續有會議，意比兩國計畫亦會略加討論，然英相波那勞宣讀對法代表批駁英國建議之覆文後，英法兩國對於擔保一層仍大有爭執，而會議卒於午後破裂矣。

夫巴黎會議之破裂，早在世人意料之中，即英法當局亦何嘗不知其必出於決裂，蓋自倫敦會議後，英法當局即知雙方協定之不可能，但又不得不姑盡人事以謀巴黎會議之獲有善果。樸蔭開雷以為英法之間有罅隙焉，非法國代表之意見所能溝通，亦非法國人民之意見所可彌補，此罅隙為何，即德國停付賠款應否確有擔保之爭是已。而波那勞則不以為然，謂英法意見之差異，僅在所採方法是否將阻遏德國恢復信用之一點。其實由旁觀者言之，英法地位不同，國情亦異，一主寬而一主猛，皆本於利己的衝動，此種觀念不除，不但英法之友誼不可保，即歐洲之安寧亦何可恃，世界第二大戰，或已伏因於此乎。雖然，此種遠在未來之事，吾姑不言，而但就巴黎會議破裂之直接影響論之，則魯爾風雲固已由是起矣。

三　魯爾佔領期內之狀況

巴黎會議既破裂，德國賠償問題乃有圖窮匕見之勢。一月六日，賠償委員會開會要求德國代表出席說明短繳煤炭二百萬噸之理由。八日德代表費休 (Herr Fisher) 與專家十人蒞會說明，委員會不能認為滿意，卒於九日以三票對一票宣布德國之不依約繳煤乃故意不履行賠償義務之手段，而預備實施懲戒。其反對之一票，乃英代表白拉堡 (Sir John Bradbury)

所投，贊成懲戒者爲法意比三國代表；卽此可見法意比三國爲一方而英國又爲一方，蓋法意比三國對於英國皆處於債務國之地位者也。

賠償委員既決議宣布德國不依約繳煤，法比兩國遂有所藉口，九日卽派兵進佔魯爾區域，實施其所謂懲戒辦法矣。十日，法比政府牒告德使，略謂：『德國既經賠償委員會宣布不能照繳煤木，依據凡爾賽和約第八章第二條第十七十八兩款，法比政府認爲有派遣技師團前往魯爾以管理繳付煤木事之必要。意政府亦已決定派遣技師參與。此舉與軍事或政治無關。技師團及派遣官吏之職務，均有限制，僅欲設法使德國履行其和約義務而已。至於派遣軍隊，則僅用以保護技師團之安寧，俾得順利執行其職務，故居民生活及地方治安均可無所變更。但技師團及隨行軍隊如受阻礙而不能執行職務，或德國官吏直接間接擾亂當地之經濟狀況，則必立予嚴懲。』十一日，德政府提出抗議，指法比舉動爲違反和約而又破壞國際公法，牒文略謂：『法比兩國於和約簽字四年之後，派兵進佔魯爾，此實對於毫無防衞而又愛好和平之國家加以侵略。法比派兵之理由，謂德國欠繳一九二二年應繳之煤木；然以言乎煤，德國自休戰以還，僅欠繳百分之四而弱，以言乎木，則一九二二年所繳於法國者僅少繳二萬立方米突之鋸木及十三萬五千電桿耳。法比又指德國之欠繳煤木，乃故意延不履行其義務，此一點實不僅德國否認之。德國政府以爲法比兩國之舉動有違反和約之點三：（1）依據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賠償委員會之牒文，德國卽欠繳煤木，亦祇有要求下屆繳足。（2）凡爾賽和約並不准許佔領土地。（3）凡爾賽和約所准許之對德計畫須由協約國全體共同行之，而並無單獨行動之餘地。德國對於此種違背和約及國際公法之舉動，聲明抗議，蓋非欲以暴力禦暴力，亦非因和約被毀而卽欲脫離和約，但對於出此違背和約舉動之國家，在違約舉動未終止前，實不願再有所賠償。』法比佔領魯爾之通牒及德國抗議之覆文，既各顯示其強硬之態度，則可知賠償問題已入僵局，而法德之間遂不得不出於短兵之相接矣。

一月十一日晨，法軍首先進佔愛森（Essen），比軍繼之。初在愛森之法德委員會尚談判解煤辦法，協約國允從所徵煤稅中給付煤價，而德國則拒絕解煤，談判決裂。十五日起，法軍乃進佔第二地帶。十五日佔波罕（Bochum），十六日，佔道德芒（Dortmund）並在愛森等地實行管理煤礦。十七日起，法軍開始徵收

煤稅。但德國總理古諾(Cuno)召集聯邦總揆會議，決定採用消極抵抗之策略，訓令魯爾地方官吏，勿奉法軍命令，勿續行繳煤。德人消極抵抗之結果，實業停滯，交通阻斷，經濟狀況亦因之而紊亂，法軍遂有擴充佔領區域之舉，以達於魯爾南界之農業區域。二十日，法軍拘捕德國煤鐵業領袖狄森佛里賚(Fritz Thyssen)及其他五人，經梅恩斯(Mayence)協約國軍事法庭之鞫訊，判罰三十萬七千二百零六佛郎，而魯爾境內之罷工風潮乃愈蔓延。法國佔領魯爾，自覺並無所得，乃計畫使佔領地與未佔德境斷絕關係。二十七日，法國在萊因河岸佔領區之四周設立稅關線，用砲隊及鐵甲車駐守。自二月一日起，不許煤木燃料運入未被佔領之德國本土。此外，以罷工風潮過熾，驅逐佔領區域內各高級德員出境，故鐵路郵電之交通事業得以稍稍回復其工作。此佔領魯爾第一月間之情形也。

德總理古諾一月底遊歷魯爾之結果，德人對法比之反抗又形堅決。法比當局乃於二月十日會議，決定禁止德國政府大員再入魯爾境內，自十二日起，不許製造品轉入未被佔之德境。十五日以後，法比對德施行更嚴厲之壓制，愛森波罕兩處保安警隊之解散，軍民領袖之被逮，魯爾全境稅關德員之被逐，要皆壓制政策之見端，然而德國人民之反抗依然不懈也。三月三日，法軍又佔據孟海姆(Mannheim)與加爾斯魯希(Karlsruhe)兩港，以截斷萊因河上游船業之交通，六日又佔領德鎮八處，將英人區域及未被佔領德境之交通完全遮斷，至是法人稅關線自荷蘭邊界以至瑞士邊界，連接不斷，萊因魯爾皆在包圍之中。至八日而魯爾全境已無德國警察之蹤跡。德國實業家遂決定停閉工廠，堅持其消極抵抗之宗旨，其無可奈何之狀，可想見矣。此佔領魯爾第二月間之情形也。

魯爾佔領境內之狀況，自第三月起以迄今茲，大概並無變更。法比則厲行壓迫，德國則堅持抵抗，惟其雙方不示退讓，故實業幾全形停滯。於是德國之失業工人逐漸增多，四月下旬以後，因生計所迫，示威運動，前仆後繼，而共產黨又乘機騷擾，全境遂無寧靜之區。加以馬克價落，物價昂貴，經濟現狀，漸趨惡劣，著名工廠非完全閉門，即大裁雇員，此類情形吾亦不暇爲之殫述矣。

四　賠償交涉之進行

法比軍隊佔領魯爾，雖實際並無所得，而欲藉是以促德國之屈服，提出有利於法比之賠償條件，固彰彰明也。意國祇在精神

上與法比表同情，英國則不以法比爲然而仍守中立，美國更不願出而干預德國則除消極抵抗外無他法。因是之故，偌大賠償問題轉因魯爾之佔領而陷於殭境。然賠償問題不解決，終爲歐洲之隱憂，或甚而至於爲全世界之大患，且魯爾佔領亦非長久之局，故其勢各方均不得不漸謀解決之法。第各國利害不同，互不相讓，雖力謀解決，一時當無效果可言耳。今姑將魯爾佔領以後賠償問題交涉之進行，依時日之次序，略誌梗概於左：

法比軍隊於一月十一日進佔魯爾後，十三日，賠償委員會雖將德國解付賠款之期展至月底，而對於停付問題迄無表決。十六日，該會決定德國續有違約舉動，雖英代表白拉堡始終拒絕投票，而該會則已正式宣布德國不解煤木牛隻之失信。二十六日，該會又以法比意三票決議不許德國停付賠款，並宣布德國對法比之全部失信。此種決議，無異爲法比兩國之決議，其與佔領魯爾之政策，固如出一轍也。

德國方面則當三月六日，國會開特別會議時，德總理古諾力詆法國在魯爾境內之行動。其演說之措詞，略謂：『目前實無須談判，蓋吾人雖願而法人固不願也。在魯爾續被佔領之時，提議條件，實 德國應爲之事。但若門徑已開，果有以平等資格坦直討論之可能性，則德國未嘗不可行之。惟德國決不願簽訂條件，允許被人違法佔領之土地脫離德國，或無辜受罰之德人不蒙釋放。』易詞言之，德國非俟法比軍隊退出魯爾後，不願提出賠償條件之任何建議，以示屈辱。然三月十二日法比總揆在比京會議，雖決發宣言表示並無兼併魯爾之意，而佔領地之軍隊則決俟欠款償還後方可陸續撤退，愛森一地更須俟賠償全部解決後始可還之德國。可知法比之意必欲德國先繳賠款而後方允撤兵，與德國之所持絕相反對也。

遷延一月而賠償問題始漸漸有談到計畫之機會矣。四月中旬，法比當局又在巴黎會議，決定賠償計畫，以一九二一年付款辦法爲根據，甲乙兩種債券共五百億金馬克，丙種債券則用以抵付協約國之債務。然觀於四月十六日德外長羅森伯(Baron Von Rosenberg) 在國會之演說，關於賠償問題仍無切實之提議，則談判可知一時殊無接近之望。今節譯德外長演說詞之要點於後，以見德國在五月以前之態度：

『今之爭點，乃一種事實問題，即德國究能付款若干是耳。使法國鏟除德國經濟能力之侵略戰事一日不止，誰敢冒昧以決定德國能付賠款之數額？誰能想像德國之經濟將破壞

至於若何程度？又誰能斷定法國暴舉終止之時？德國究尙保有幾何富力負責之德政府，既不能預料被法國違約侵略之後何時可以恢復其經濟能力，則又何能預言將來能付之數額？惟德政府雖不能預定其確實之數額，而究不以此消極的結果爲滿足，故仍當竭其全力別覓方法，以謀終止此國際緊張之空氣，庶幾賠償問題一旦解決，歐洲經濟之改造可以暢行而無阻。

「去年歲杪時，曾有著名政治家建議，賠償問題應交由國際委員會解決之，此委員會須合各國財政專家組成，而不受政治勢力之束縛；此議實深獲吾心。德政府曾向關心歐洲前途而不直接參與魯爾爭端之各國非正式表示，認此議爲可行，並以爲此問題不僅關於直接牽涉之各國，即世界前途之福利亦大率有賴乎此。德政府以爲應即組織一國際商業家委員會或一同樣專家之公正團體，德法兩國以完全均等地位參加其間，解決下列三問題：(1)德國至現時爲止究已付給若干？(2)德國將來究竟能付若干，以公道論究應付給若干？(3)如何可以使德國實行付款？假使此策實行，則德政府願盡其所有以供擔保，向世界金融市場籌募一筆鉅債，繳付法國或協約國，作爲一宗預付之現金賠償。」

德外長之演詞，除抨擊法國侵略政策及反對組織萊因聯邦或將萊因管轄權移交國際機關之計畫外，其涉及賠償問題之本身者，僅如上述。摘其大旨，一言可盡，即德國希望以國際專家委員會解決賠償問題而已，至於賠償數額及繳付方法，依然無切實之建議，其不能動協約國之聽，固意中事也。

然魯爾狀況日趨惡劣，德國一方固堅持其消極抵抗之態度，而一方則不得不提出賠償之新建議。此項新建議，德國實因感於英外相寇仁 (LordCurzon) 四月二十日之演說，故毅然於五月二日提交英法意比等國。其提議之要點如下：

依照凡爾賽和約德國應繳現金與貨品之賠償總額，定爲三百億金馬克，照國際金融市場之尋常價格，分三次籌集國際公債償付之。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發行二百億金馬克之債券；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以前，發行五十億金馬克之債券；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以前，發行五十億金馬克之債券。如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以前不能募足二百億金馬克，則從是日起付息五釐，並付還本準備金一釐。如兩次五十億金馬克之借款不能在規定日期前籌募足額，則應召集國際委

員會，公決應於何時及用何法募足。此外德國並願按照現有條約賠償貨物。德國政府自信此次提議已達德國經濟能力之最高限度，若猶不能得他方之同意，則德國惟有依據美國國務卿許士之提議，以全部賠償問題提交不受政治勢力之國際委員會解決之。惟無論何種談判，須先撤退魯爾駐軍，恢復萊因地狀況，釋放被拘德人，任令被逐德人返里，方可着手。

德國新提議之牒文送出後，協約國卽表示不滿，而尤以法國爲甚。蓋德國之提議與法國當局四月中旬所擬之計畫有相背之點三：（一）法國要求先付賠款而後魯爾撤兵，德國則反是；（二）法國要求德國立卽開始償付賠款，而德國則要求延期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爲止；（三）法國要求五百億金馬克，而德國祇允三百億，且籌集公債之擔保亦無確實提議。五月三日，巴黎內閣公報揭載法政府反對德牒之理由，計有三端：（一）爲條件不滿意；（二）爲擔保缺乏；（三）爲款額不足。法政府所擬答覆德牒之文稿，徵得比國同意後，卽於五日送交英美意日使署，六日遞交德使。在法比未行答覆之前，英外相寇仁主張協約國聯合爲一致之答覆，謂惟協約國之一致行動可以解決賠償問題，顧法比則不以爲然。法比覆德牒文中之要點如下：

德國提議之賠償款額（卽三百億金馬克），尚不及賠償委員會所決定而爲德國所承認之賠款總額（卽一九二一年五月決定之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之四分之一。法比兩國不願減輕其應得之賠款，除以一部分抵償國際債務外，其餘賠款尚須用以恢復兵燹區域。法國以急於恢復兵燹區域，故已爲德國墊付一千億佛郎，比國亦已墊付一百五十億佛郎。今德國表面雖認付三百億金馬克，而實際有效者祇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繳付之二百億耳。此展期四年有半（自一九二三年一月起至一九二七年七月止）之二百億金馬克，苟以五厘利息計，一經貼現，則價值一百五十八億二千萬金馬克矣。且卽此實價不足二百億金馬克之賠款，德政府亦無確實之担保可以保證其必如期照付。至於以國際委員會代賠償委員會之議，則法比兩國自巴黎會議以還久已表示反對。德國之提議，其不足使人接受者如此，而德國乃反希望從速決定談判之基礎，寧非異事？法比爲欲獲得賠償之必要担保計，始派遣軍隊佔領魯爾，乃德國竟欲法比軍隊先自退出魯爾，不問賠償款額之担保如何，不問本國恢復兵燹區域之急迫如何，靜待四年有半，惟德國之命是聽，而後德國隨意

付以並無定額之賠款，法比又豈如是易與者？法比政府始終決定魯爾軍隊之撤退當與賠款之繳付爲比例，卽賠款陸續繳付則軍隊亦陸續撤退是也。

法比既單獨答覆德國，根本拒絕其新提議，則英意兩國勢亦不能不單獨表示其意見。英國致德之覆牒於十三日公布，要點如下：

英國對德國提議有失望之點二：（一）德國所提供之賠款總額，遠在本年正月英政府在巴黎會議時所擬適中數量之下，故協約國之不能接受可以預卜。卽此不適當之賠款，尙須由國際公債支付，而國際公債能否募集尙屬可疑。（二）德國並不確實指定擔保品之性質。英政府勸德國爲自己利益計，宜表示應付時局中眞相之更大準備，拋棄一切爭議之問題，重行考慮提議而擴張之俾成將來討論之根據。英政府準備於適當時期，會同對此問題關係相同而不欲放棄關係之各協約國，參與此種討論，以終止國際之危局。但達此希望之第一步，則在德國承認須提出較前更爲認眞而實在之貢獻。

意國對德之覆牒亦於十三日送出，大旨如下：

巴黎會議時英政府所擬之賠償計畫，未曾計及意國莫可減少之要求，故意國拒絕之。今德國之所提議者，更在英政府計畫中所定賠償數額之下，其不能使意國滿意，可想而知。且德國提議國際借款而無實在條件，更無充分保證，又何能爲討論之基礎。

此外日本亦於十五日答覆德國，表示意見，謂德國必須履行其必要之事件，以便利賠償問題之解決。則法比英意日之對於德牒，固一致拒絕矣，然對於其所持以拒絕之態度則又不同。日本對此關係最淺，吾姑勿論。法比之意若曰，德國之提議爲違反和約，絕非法比所能接受，苟德國一日不提確切之擔保，則談判一日不開始，一日不付應付之賠款，則魯爾一日不撤兵。英意之意若曰，德國提議之數額雖不滿意，擔保雖不確實，而究不失爲一種提議，苟能擴而充之，未始不足以爲討論之基礎。法比英意對德之態度既不相同，則賠償問題之談判一時當然無所希望也。

五　德國最近之提議

賠償問題之談判，雖一時無所希望，而賠償問題之不能不亟求解決，則固爲事勢之所詔示者。何以見賠償問題之不能不亟

求解決也？蓋觀於德國在魯爾被佔以後之智窮力盡而知其有不能不屈服者在焉。自五月二日之德牒見拒於協約國，馬克市價日形跌落，一越德國國境，幾不復有絲毫之價值。夫馬克跌價，經濟擾亂，此因爲德國堅持抵抗之自然結果，早爲人人所預料，即德國當局亦未嘗不自知之，知之而仍力圖緩付賠款者，蓋希冀德法相持至萬不得已時，必有他國出而調停也，而豈知事實有不然者。據美國政論家西蒙士(Frank H. Simonds)言，馬克價格之跌落，其故不由於繳付賠款，而實在於不付賠款。德國迄今所付出之賠款尚不及美金二十五億元，而同時售出紙馬克所得之現金則實已超過美金三十億元；惟其爲預防破產故而保留資金，而今日破產之禍乃眞不可以避免。此何以故？蓋法比軍隊佔領魯爾以後，德政府爲獎勵消極抵抗計，能工之礦工可以向政府領工資，實業家可以向政府貸鉅款，英國之煤與西班牙瑞典之鐵爲維持實業命脈所不可少者，更不得不以現金購得之；因是之故，德國前此售出紙馬克所易得之現金爲破產之萬一準備者，經此數月之相持而流用業已殆盡，國庫之現金既盡，則今後之紙馬克更不復爲人所需要，而價乃狂跌，德國眞正破產之問題遂迫於眉睫矣。不寧惟是，德國今日之地位，正與一九一八年相類，特彼時之執政者爲軍閥，而今則爲財閥耳。今之財閥即強稱爲實業家者，以國家爲孤注之心，不下於昔之軍閥。五年以來，彼輩所日夜籌維者，即如何可以破壞凡爾賽和約，如何可以不履行其賠償之義務，不得已而思其次，則如何可以減輕其賠償款額之負擔。其所用之方法，則鼓動國民之愛國心，以爲抵抗協約國惟一之工具，而尤以魯爾佔領後爲甚。顧其結果，則國富消耗，民力凋敝，勞工階級之生涯日趨艱迫，中流階級之產業摧殘殆盡，而德國由實業家把持之政府所希望出而調停之他國——英美二國或英國一國——仍袖手旁觀，置魯爾之狀況於不問。德國處此，外迫於法比之軍隊，內迫於勞工之騷動，不復能忍矣，則平心靜氣，以提出其賠償問題較第一次更爲切實的建議，實爲不容再緩之事。此德國最近六月七日通牒之所由來也。

德國六月七日之通牒，係致英法意比美日六國者，其要點如下：

德國業已準備接受國際團體關於賠償數額及付款方法之決議，並願供給種種資料，俾國際團體對於德國償付之能力得下可恃之判決。德國且願公開其財政册籍及工商業之

資產詳則，供入稽核。德國前擬籌集鉅債，償付賠款；如大規模之借款不能實行，則可另以分年償付計畫代之。德國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起，每年擬付十二億金馬克，擔保分爲三種：（甲）全國鐵路資產價值一百億金馬克，可儘先用以擔保每年付五億金馬克及其五厘利息；（乙）全國工商業之眞實資產價値一百億金馬克，可用以擔保每年付五億金馬克；（丙）全國消耗品進口稅在戰前計八億金馬克，戰後僅得四分之一，然經濟恢復後稅項必可加增，此項進口稅可用以擔保每年付二億金馬克。但德國仍希望召集會議，以決定德國賠償之能力及付款之方法。

德國何以有此最近之提議，蓋出於英國之所暗示者甚明也。英國答覆德國五月二日之通牒，旣請德國重行考慮而擴張其提議，德國亦深知若不再明言其擔保物品與償付方法，則非惟法比斷不接受，即英意亦將從而拒絕談判，故有第二次計畫之提出。其實由一方言之，此所謂第二次計畫者，僅爲第一次通牒之補充文書；而由另一方言之，則第一次通牒本無計畫可言，此第二次計畫者乃適成其爲新計畫矣。五月二日之通牒，德國僅允籌集國際公債賠償三百億金馬克，其中惟二百億金馬克爲可恃，而國際公債之能否募集又非所問。模稜空泛，復何待言？六月七日之通牒，則德國已拋棄其國際公債之議，而主張每年付十二億金馬克，逐年攤還本利，至本金三百億金馬克償淸時爲止矣。夫德國提出其每年償付之款額及付款之擔保，固已不失爲一種確切之計畫，然而就事實言，則每年付十二億金馬克之數未免太少。據傅萊曼 (Elisha M. Friedman) 所著國際財政與其改造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its Reorganization) 一書中所述，各國每年較戰前所多付之債款如下：美國多付美金八七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英國多付美金一，三〇二，〇〇〇元，法國多付美金一，六七八，〇〇〇元，意國多付美金四七四，〇〇〇元。而德國所允付之十二億金馬克祇値三億金元耳，較之協約國因戰爭而每年多付之債款，不逮其三分之一也。試以法國一國言之，則更可證明德國提議數額之過少。設法國每年自德國收取美金一億六千萬元之賠款，而同時須支出戰後修復費三億金元（撫卹金尙不在內）英美戰債三億金元，則兩相核抵，法國尙須由國庫支付四億四千萬金元之鉅款，較之德國每年祇付三億金元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是豈法國所能甘心哉？故德國通告其新提議後，首先表示反對者，卽爲法國。

六月初旬，法總理樸薩開雷與比國當局會議之結果，重伸前議，非俟德國償付賠款，停止消極抵抗，則魯爾決不撤兵。紐約講壇報之巴黎通信記者綜述樸薩開雷之意見，謂抵抗不止，談判不開；賠款不付，軍隊不撤。法國情報局 (The French Bureau of Information) 局長李勃 (Gaston Leibert) 之言曰：『吾人所以佔領魯爾者，以魯爾爲德國之咽喉靜脉也。吾人之意，欲控制德國之咽喉，直至其人民甦醒時爲止。雖吾人亟須聲明，法比在魯爾之軍隊並不對德人作戰，特向一頑強狡展規避之債戶收取其應得之債款耳。』觀乎此，可知德國苟不停止其魯爾境內消極抵抗之行動，則賠償問題之任何談判必均無從着手，而況德國六月七日所提議之條件，更不能得法比之同意耶。

六　協約國當局之態度

德國之新提議，在法在比，固必予以拒絕，無可疑也。然對魯爾問題久處旁觀地位之英國，則遷延數月，實已不能復事忍耐，而思有所解決矣。此六月七日以後，英國新首相鮑爾特溫 (Stanley Baldwin) 外相寇仁與法比意三國大使間之談判，所以繼續進行至一月之久也。英法間談判之所爭，即在魯爾德人消極抵抗是否須先停止之一點，茲姑暫置勿論，而先推究英國何以不復忍耐中立之故。

英國當路德喬治執政時，其態度固祖德而抑法；及波那勞繼任，倫敦巴黎兩會議先後破裂，法比軍隊進佔魯爾以後，英國則確守其沉默中立之主旨。迨五月下旬，波那勞以病辭職，財政大臣鮑爾特溫代爲首相，英國對賠償問題之態度，遂有不能復事忍耐之勢。鮑爾特溫之出身爲商界，在政治舞台上不失爲一新人物，英美戰債之議定，實爲其初成事功之一端。鮑爾特溫執政，期得國內商人及銀行家之後援，以解決國際經濟問題，其可能性蓋較喬治與波那勞爲多。鮑爾特溫亦深自知之，故關於摩洛哥及薩爾流域諸問題，對法國均先示讓步，以期英法對德之重行合作。且自德國發出最近兩次通牒，不啻承認其抵抗賠償之作戰業已失敗，故今日歐洲之情形，絕類一九一八年八月間之狀況，而鮑爾特溫之地位，幾無異於威爾遜總統，實負有再提十四條之責任者也。

鮑爾特溫事業之成功與否，即繫於魯爾爭端及賠償問題之得解決與否。顧鮑爾特溫不欲解決賠償問題則已，否則必先謀英法比意四國之聯合。六月十一日以後，英外部與法比意三國

大使間之往還談判，即努力於聯合之工作。顧努力聯合之工作，迄今仍無顯著之成就。英相鮑爾特溫於七月十二日在下院發表對德政策，其主旨如下：

（一）賠償問題不解決，協約國間債務不議定，歐洲安寧不穩固，則和平莫可得而恢復。各協約國間同具從速解決各問題奠定世界之一念。英人決計，與協約國同，必責令德國盡其能力之所可及，賠償大戰中之損失。

（二）但英人深信凡各計畫其結果僅促德國之滅亡者，亦足置英國協約國及全世界於死地。在英政府之意，誠摯忠愛之精神與盟約，仍爲歐洲和平之大保障。

（三）自魯爾被佔後，協約國所得之賠償較佔據前爲少。即此比較稀少之賠償，亦係以德國經濟統系日趨混亂之代價而強迫索得者。以現狀觀察之，德國經濟統系不久將完全破裂。此種事態苟長此不變，後患何堪設想。

（四）英政府信意政府對德政策在實質上與英人同意，並望法比亦能與英人同意合作。至於覆德之文，雖目前尚未到可以公開討論之時機，而自信在原則上不致與協約國大相逕庭，在方法上亦不致有莫可融合之參差。若聯合行動確爲可能，則英國必當繼續奮進。

觀其所言，鮑爾特溫之希望協約國聯合者蓋甚切，然而聯合動作談何容易，一月來交涉之成效蓋已付諸流水矣。英國覆德牒文之草稿七月二十一日分送協約國，徵求同意。據電傳大旨，該牒文在原則上接受德國允許服從國際委員會決議案之建議，對德牒所提出之三種擔保，將就其實利加以考慮。此外並勸德國終止消極抵抗，以使事情易於解決。法比互商之結果，七月三十日各遞答覆於英國，雖措詞不盡相同，而大要則有二語，即『消極抵抗不終止，則賠償談判不開始，德國賠款不繳付，則魯爾軍隊不撤退』是也。英相鮑爾特溫及外相寇仁於八月二日在兩院發言，謂由法比覆文以觀，協約國似無聯合答覆德國之可能，然英國利益並不少於法比，世界商業大受魯爾時局之影響，若德國傾覆，或爲人強迫支配，則後患尤巨，故政府願再設法集合協約國之力量，以獲適當之解決。然其所謂集合協約國之力量以解決賠償問題者，又不知何年月日而始能償其願望也。

協約國與德國，希望賠償問題之解決者既各如是其切，則開誠布公，協商互讓，有何不可就緒？然而鮑爾特溫雖竭其全力以謀協約國對德之一致，而卒有所不能者，何故？間嘗思之，鮑爾特

溫蓋有當前之二難點焉：其一爲協約國間戰債之清理，其二爲法國獲得賠款之保證。法意比三國對德國爲債權國，而對英美則爲債務國，故賠款與戰債二者實有聯帶關係。法國久已表示意見，須向德國收取充分賠款以備恢復兵燹區域之用，若英美更向法國索還戰債，則法國更須向德國加收賠款以爲抵償。故鮑爾特溫苟認減輕賠款爲解決賠償問題之必要條件，則不可不先取消法意比三國對英之戰債。卽使英國願取消戰債矣，而法意比三國所負美國之戰債是否亦能取消，尙未可必。況以英美間戰債之協定往事證之，則美國之不允取消其債權，又彰彰明甚。戰債問題不解決，則賠償問題前途必有多少困難之點窒礙而難通，一也。其次，鮑爾特溫苟欲法比軍隊終止其佔領魯爾之舉，則必須設法使德國提出其賠款之確切擔保，或不然，必須由英意兩國向法比擔保，如德國將來不履行賠償義務或竟侵略法比邊境，則英意聯軍必自願出而保障法比之權利與領土。法比認佔領魯爾爲最安全之擔保，英國徒望其撤兵而無他種擔保以爲之代，則事固未易就緒，此其二也。此二事者，爲解決魯爾爭端及賠償問題不可避免之步驟，然英國下議院之空氣對此又顯有所反對；故鮑爾特溫今日之難題，卽在如何振導其國人之耳目，使下議院之言論對於其行動亦步亦趨而不相背馳。

不寧惟是，賠償問題之形勢，其尤足使人悲觀者，卽德國之毫無覺悟是也。鮑爾特溫之所希望者，在德國掬其誠意，提出一數額相當，擔保確實之賠償計畫，俾協約國可藉以爲討論之基礎。顧德國六月七日之通牒，雖被迫而有相當之建議，其於賠償數額依然未有誠意之表示。法比一方既以停止消極抵抗爲先決條件，而德國一方又堅持其消極抵抗之態度，以致居間之英國無從着手調停。故以勢度之，魯爾境內之消極抵抗或將繼續進行，至於德國全境騷擾而後已。夫德國反抗和約之戰爭，已歷四年，而今則達其巔矣。四年力戰之最顯著的結果，僅得法比軍隊之佔領魯爾與馬克市價之降落，其勞而無益，可以想見。顧今日德國領袖之所希望或有威爾遜第二其人者出，標榜其新十四條之主張，以爲解決賠償問題之原則。殊不知今日之倫敦，無異於昔日之華盛頓；華盛頓在一九一八年不能得滿意之解決，倫敦在一九二三年又何嘗能得滿意之解決？五年以前，威爾遜嘗語德人曰『曷往商諸福煦』，今日之鮑爾特溫，至無可如何時，亦未嘗不可曰『宜速擬一可使樸蔭開雷滿意之計畫』也。是故德國當局苟不自知其地位之可危，國家前途之可慮，毅然掬

示其讓步之誠意，先停止魯爾境內之消極抵抗，然後繼以切實賠償之提案，而徒望英國出而干涉法比軍隊之行動，是猶緣木求魚，終不可得矣。

七　德國究已付欵若干？究竟能付若干？

賠償問題之演成殭局，上文吾已詳言之矣。夫協約國與德國固皆希望賠償爭議之能一旦解決，而其勢卒不能不釀成此殭局者，誠如德外長羅森伯所言，有三問題實難以解答之故也。此三問題者何？即(一)德國究已付欵若干？(二)德國究竟能付若干？(三)德國究須用何種方法始能付款？此三問題者，苟各國不加悉心考慮而得一公平之答案，則賠償問題必永遠如現在之左支右絀而無路可通。吾今且先取第一問題言之。

德國從前究竟已付款若干？一論及此，便有許多不同之爭議。英國政論家巴格(J. Ellis Barker)以熟悉德國情形著名，一九〇〇年時早料英德之必有一戰，而大聲疾呼以促英國當局之豫備，其眼光識見可想而知。巴格研究此一問題，首謂德國自述付與協約國之賠款，現金貨品，已可驚人，且附以數字藉證其說之不謬。但協約國方面則謂德國所已付者為數甚微，其所表示之數字與德國之統計大相懸殊。故巴格之言曰：『德國已付之賠款，欲求得一正確之數字，為事甚難，蓋雙方計算之方法均極不明瞭而又極不合於商業性質者也。細味雙方發布之賬略，即最富有經驗之會計師亦必為之眩惑，所以不能澄清之故有二：第一，德人一方必張大其詞，而協約國一方必抑小其數，加以各國簿記方法不同，其勢又未便統一，故計算乃覺萬分困難；第二，雙方對於貨品服役等之估價不同，絕無協調之可能。故即在德人自身，其實亦不能斷定彼究已付給若干也。』

德人關於付款之報告，前後不盡相同。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 Frankfurter Zeitung 謂已付四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同年九月二十八日 Manchester Gardian Supplement 上所載薛勞特博士(Dr. F. Schröder)之估計，則謂已付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同年十月一日德政府官報則謂已付三八、二四二、九七〇、〇〇〇金馬克(下附詳表)；一九二三年二月八日德國大使之報告則謂已付三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同年二月二十二日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謂已付五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上

述五種報告，數字各不相同，而且相去又遠。令人無從推考其確實之程度。今姑以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德政府之官家報告詳列於下：

一、財產貨品類	金馬克
割讓領土內之公共產業	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商船（由美國拘禁之船隻不計在內）	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放棄之物產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割讓領土內之鐵路產業（車輛及材料等）	一、五〇一、〇〇〇、〇〇〇
薩爾礦產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恢復兵燹區域工作所用之機械	八七一、〇〇〇、〇〇〇
煤炭及副產物	六九二、〇〇〇、〇〇〇
牲畜	二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內河船隻，港口材料，萊因境內鐵路橋樑與海底電線	二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染料農業機械及美國聯合準備銀行股份	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六、三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現金類	金馬克
至一九二一年五月止	四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至一九二一年八月底止	五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三千一百萬馬克之期款共付八次	二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五千萬馬克之期款共付三次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千三百萬馬克之期款一次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依照恢復條款繳付百分二十六之款項（截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止）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
又（截至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止）	四一、三〇〇、〇〇〇
出口稅（截至一九二〇年止）	一六四、〇〇〇、〇〇〇
又（截至一九二一年止）	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
又（截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又（自一九二二年六月後起）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合計	二、一九三、四七〇、〇〇〇

三、間接付款類	金馬克
德國在海外已被沒收之財產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依照和約德國拋棄對於同盟國之債權	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德國殖民地及在外國權利之損失(因協約國佔領軍而引起之損失)	一、〇三六、五〇〇、〇〇〇
合計	一九、七三六、五〇〇、〇〇〇
三項總計	三六、二四二、九七〇、〇〇〇

據巴格之意見，德國此項報告所包含之項目，其性質並不盡限於賠償，即如現金一類中幾有三分之一並非賠款，實用以清償戰前之私人債務耳。至於間接付款一類中所謂德國拋棄對於同盟國之債權而讓渡於協約國一層，亦屬欺人。和約中雖如此規定，而實際上則此種債權殆已不值一文。蓋德國在大戰期內貸與其同盟國之款項固有七十億馬克，而今則奧匈解體，土保亦瀕於破產，即使德國與其同盟一方獲最後之戰勝，德國亦必不能收回此種債款。故以此種債款讓渡於協約國，雖數字有七十億馬克之多，而協約國曾何所得？他如商船一項，德國估計為四十四億金馬克，他種報告中甚致有估計至七十三億馬克者，大可驚人，依據賠償委員會之估計，僅為六五九、八六七、〇〇〇金馬克。至於薩爾煤礦之價值，德政府估計為十億金馬克，而據巴格所估計，則至多僅值四億金馬克耳。由此可見德國方面關於已付賠款之報告，不盡可靠也。

協約國方面，賠償委員會於一九二二年十月曾有一次報告，謂截至同年四月止德國所付現金賠款為一、四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較之協約國萊因地佔領軍費，尚不逮其半數，蓋協約國之佔領軍費已達二、一三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美國之佔領軍費已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矣。試以協約國與德國兩方之報告一加比較，則可知德國究已付款若干之問題，與有未易解答者在也。

次之，吾且一論『德國究竟能付若干？』之問題。夫欲研究此一問題，自不得不先一探索德國之經濟能力。德國今日之財政地位，每況愈下，實已無可諱言。金融擾亂，馬克狂跌，截至最近倫敦之市價，每鎊英金竟可兌換五百萬馬克之多，即此可見其經濟現象之險惡。德國在此種現狀之下，不但無力償付賠款，恐並政費而亦無從籌措。世人有謂德國經濟能力所以薄弱之故，大概由於戰中之損失與戰後之割地，此說固不盡然；而其他一方謂德國富力並未減少，賠款儘可照付，其所以愁窮話苦者，實欲規避此鉅額之賠款云云，則持論亦未免太苛。吾於此且先舉最近德法兩方之言論，然後更以英人巴格之所論為折衷之準繩。

德人之言曰：德國所負之債務，不僅賠款而已，且須籌付協約

國之佔領軍費。此佔領軍之費用既須籌付在前，則賠償能力勢必有所減少。德國軍隊既已全行解散則協約國派遣佔領軍實非必要。今協約國旣仍欲佔領德境則此佔領軍費當自任之;若必由德國支付，則德國支付之軍費當算入賠款賬內。阻止德國經濟狀況之進步，破壞德國之預算，擾亂德國之財政，其權皆操於協約國之手，故其責任亦應由協約國負之。現金賠款之數額旣不減少，則紙馬克之發行勢必有加無已。凡財政竭蹶之國家，其平衡預算之方法，大槪不外減少其支付外國之現金（減少利率或另訂借款）而求內部收支之適合，則不但須增加賦稅募集內債，或亦有賴於外債。德國如欲固定馬克，亦不得不採用同樣之方法。乃德國之大債權國——卽法國——要求卽付賠款，此實難以辦到。以德國目前之能力推算，今後數年間德國每年僅能付十億金馬克，且卽此每年十億金馬克之賠款，亦須延期六七年方可再付。

法人之言曰：比相杜尼斯在一九二二年底討論預算時，曾謂德國並無外債，今又以馬克跌價之故，內債亦幾化爲烏有。美國經濟學家穆佁 (John Moody) 亦謂德國苟欲創造一種新根基，則不必多費時日卽可建於經濟安定之域，爲歐洲諸國所不能及。夫以毫無內外國債之政府，又不須負擔海陸軍費，則經濟能力必能迅速恢復其常態無疑也。賠償委員會之所要求於德國者僅爲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其負擔並不重大。一千三百二十億金馬克約合美金四百四十億元。但法國遭德國破壞所受之損失在美金二百億元以上，而一九一九年之戰債且達二百六十億元之鉅，是德國卽如數賠償，尚不及法國之所負擔。此外一九一九年英國所負戰債三百七十億金元及美國所負戰債二百三十億金元尚不計焉。

德法兩方之言論，其絕對背馳也如此，且觀巴格之所論如何。巴格斷定德國經濟能力所以衰竭之故，謂由於入口貨額超過出口貨額所致。德國國外貿易，在戰前固亦爲入超，然德人在海外投資之利息及德國商船所獲之運費，足以抵補此入超之損失而有餘。至於戰後，此兩項收入全失而入超則反形更甚，故經濟現象日趨衰落。試將一九二二年間德國之國外貿易列表如左：

月份	入口貨(噸)	出口貨(噸)	入超或出超(噸)
一月	二、三〇九、〇〇〇	二、〇二七、一〇〇	入超二八一、九〇〇
二月	一、四七五、一〇〇	一、七四七、三〇〇	出超二七二、二〇〇

三月	二、六四四、六〇〇	二、一五二、六〇〇	入超四九二、〇〇〇
四月	二、八八八、九〇〇	二、一七六、〇〇〇	入超七一二、九〇〇
五月	三、八〇九、〇〇〇	二、〇九二、五〇〇	入超一、七一六、五〇〇
六月	四、〇二九、二〇〇	一、八七九、八〇〇	入超二、一四九、四〇〇
七月	四、七九八、二〇〇	一、六三六、五〇〇	入超三、一六一、七〇〇
八月	四、六七六、二〇〇	一、四〇六、七〇〇	入超三、二六九、五〇〇
九月	四、八二九、一〇〇	一、五八七、一〇〇	入超三、二四二、〇〇〇
十月	五、五五一、六〇〇	一、五三九、一〇〇	入超四、〇一二、五〇〇
十一月	四、五五一、二〇〇	一、五五一、二〇〇	入超三、〇〇〇、〇〇〇

綜觀上表，除二月份外，無不爲入超。當戰前一年（卽一九一三年）每月平均之入超額爲五一七、七〇〇噸，而一九二二年之平均入超額則四倍於此數。德國入超所以如是之巨，卽爲德國工商業衰落之鐵證，而德國工商業之所以衰落，實由工人生產力銳減之所致。卽以煤炭燃料一端言之，德國當一九一三年時，計輸出黑煤二千四百萬噸，木煤六百萬噸，焦煤五百八十萬噸，柴煤三百萬噸。今者不但無煤輸出，而反渴望他國煤炭之輸入，此其故實由於工人生產能力之銳減。魯爾煤區當一九一三年時，工人計四二七、〇〇〇名，出煤一一四、五五〇、一五三噸，而當一九二二年時，工人計五六一、〇五六名，僅出煤九七、三五〇、〇〇〇噸，是工人增加而產額反少矣。當一九一八年之中葉，每人每班所採出之木煤爲二五、六二噸，而一九二二年之中葉，每人每班採煤一六、六八噸，僅及戰前三分之二。他如糧食，戰後亦頗形缺乏，而推究其所以缺乏之故，亦大率由於生產力之銳減，故農夫雖增而土地之不耕種者反較戰前爲多。糖之產額亦復如是；戰前德國輸出糖之數量頗多，今者德國產糖之區並不割讓，而產額不敷需用，須從外國輸入以爲塡補。其他製造工業，如化學製造品，毛織物，棉織物之類，其產額亦皆大減。夫自一九一三年以來，德國工人逐漸有急劇之加增，中產階級幾全被迫而操工作，乃工作之產品反形減少，則工人生產力之不復如前，實已無庸諱言。前閣員古推（Dr. Gothein）穆勒（Dr. August Müller），以及實業家石丁納（Herr Hugo Stinnes）均斤斤焉以此爲懼。依最近統計所得之結果，德國現在之生產力僅及戰前百分之六十，而其消費量則約及戰前百分之九十，其相差至於百分之三十之巨，此卽入超加增之主要原因。入超加增，德國不外兩法，一以信用向外國賒購貨品，二付外國以紙馬克。德國之信用既已墮落，勢必濫發紙馬克以濟其窮。今將一九一三

年至一九二二年之紙馬克數額列表於左，即可知戰後所增之紙馬克實可驚人也。

一九一三年年終	二、五九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四年年終	五、〇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五年年終	六、九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六年年終	八、〇五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七年年終	一一、四六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年年終	三三、一八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年終	三五、六九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年終	六八、八〇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年終	一一三、六三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年終	一、二八〇、〇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由上表以觀，前八年增紙馬克之數額，實不及第九年一年間增發數額十分之一，愈至最近，增發愈多，亦可見德國經濟狀況之日趨惡劣，幾於無法補救矣。德國生產力既已暴減，紙馬克又復驟增，恢復豫算平衡，鞏固經濟地位，在目前殆爲一絕對不可能之事，而協約國欲課以如許鉅額之賠款，豈尚能如其所願望乎？

八　德國可以借債償還賠款乎

德國自身之經濟能力，既難負擔鉅額之賠款，勢不得不希望借一筆外債以償付賠款，而爲借外債計，不惜提供其國內鐵路，實業財產，及進出口稅爲擔保。顧德國不言借債則已，一言借債，即與美國有密切之關係。蓋今日世界鉅額之遊資，實操於美國人之手，即如英法意比等國，無一不對美負債，故德國雖借國際公債，而實際上殆無異於向美國借債也。然則德國向美國借債爲可能乎，抑爲不可能乎？德國財政狀況，對於美國能有信用乎，抑無信用乎？此亦一大堪研究之問題也。欲答此問題，斷不能僅憑吾人之懸想，而須一察美國銀行家之態度何如。Literary Digest 曾以此事徵求美國銀行家之意見，今擇其重要者節譯於左，以見一斑。

最混統而不着邊際之意見，當推萬國商會會長及紐約擔保信託公司 (Guaranty Trust Co. of New York) 副經理卜咨 (Willis H. Booth) 之言論。彼謂『設最後決定之借款條件能爲繼續和平之合理的擔保，而在投資者之心理認爲可行，募集方法又簡單易辦，則此種需要之借款自必可以成就，但在

以上數點尚未決定之前發表意見，徒爲懸想妄談而已』

次之，如紐約機械五金業銀行 (Mechanics and Metals National Bank of New York) 行長麥休 (John McHugh) 所言亦頗含混。麥休之言曰：『設德法間對於賠償數額之意見化爲一致，則英美法及其他歐洲國家之投資者必樂於購買德國之債票。蓋研究此問題者無不知賠償問題藉衆力合作而解決，實有利於各國商業，且有利於各國人民也。』然而欲求德法間對於賠償數額之意見一致，則談何容易？

支加哥之銀行家對此頗抱悲觀。支加哥第一國家銀行 (First National Bank of Chicago) 董事長哲姆斯福爾根 (James B. Forgan) 曾謂：『德國之信用不佳。凡爾賽和約之結果，德國政治實業皆形解紐。若政治情形不改善，吾未見德國能償付國際公債之本息。』支加哥城市銀行 (National City Bank of Chicago) 行長大衛福爾根 (David R. Forgan) 則舉出五種意見：『第一，吾不信德國能從世界市場借到鉅款。英國銀行爲全世界最有勢力，固可籌募一大部分，至於美國銀行卽能應募，其數恐不甚多；第二，能貸款與德國者，恐祇有英美二國；第三，吾不知德國將提出何種可以使人滿足之擔保，大約當爲關稅之類；第四，債權者對於擔保品必要求有完全管理權；第五，美國市場既充滿可靠之投資品，美國人民對於德國借款必甚冷淡，或德國血統之美人可以略事應募。』

舊金山 (San Francisco) 海岸銀行界 (The Coast Banker) 對於德國借款之數額若干，何地募集，及如何募集三事，有下列之答案：一，設德國欲借外債以償付賠款，必須平衡其預算，固定其金融，組織一種有利於各階級之工業制度。德國可先借一筆整款，數約五億金元。二，借款可在美國，英國，及其他五六國募集。三，擔保品須以德國眞實財產之幾成充之。四，擔保品須由債權者管理，獨立於一切政治經濟之外。五，如上述條件不辦到，美人將反對參與此種借款。此外著名經濟學家克仁 (W. S. Cousins) 亦有五條答案：一，德國所能募集之外債不致超過美金十億元。二，此項借款可在美國與歐洲中立國家募集之。三，借款當由歐洲資力充足之國家擔保。四，債權者對於德國財政及擔保品有完全管理權。五，如此項借款不能擔保世界和平，美國投資者未必參加。

最後，姑引一樂觀者之言論以爲殿。稽佁謂德國須先與協約國商妥賠償數額，數額一定，而後德國財政可以有整理之希望，

穩佔之意，賠償數額當定為五百八十億金馬克，約合美金一百四十億元。如有確實擔保，可分期募債，第一期約可募七億五千萬金元。此項債款，可在英美法比意加拿大瑞典荷蘭瑞士丹麥那威阿根廷日本等國分募。至於擔保品，約計如下：一，國有鐵路，計長五萬六千啓羅米突，估價約值一百七十五億金馬克。二，國有郵電事業，估價約值七十五億金馬克。三，德國實業財產之百分之二十五，約計一千五百億金馬克。四，德國尚未抵押之財產，約計一百二十五億金馬克。

一九二三年，八月七日，於上海。

附參考資料

Frank H. Simonds—The European Aspects of Britain's Cabinet Changes.

Current History, Feb.—What has Germany Paid?

Charles H. Grasty—France Invasion of the Ruhr.

J. Ellis Barker—Germany's Ability to Pay.

Current History, Apr.—The French Grip on the Ruhr.

Current History, May—The Franco-German Deadlock.

Baron von Rosenberg—Germany's Plea to the World.

Current History, June & July—Events of a Month Throughout the World.

Literary Digest, June 2—The Marvelous Maze of Reparations.

Literary Digest, July 7—Is Germany too poor to pay?

Literary Digest, June 23—What American Financiers think of German Credit.

科學雜俎

破壞力最大的空中炸彈

美國軍需部近造成了一種空前未有，破壞力最大的空中炸彈。這彈的重量連導火管等計四千三百磅，含炸藥二千磅，首尾則長至十三又二分之一英尺。

最近在華盛頓西部試行擲放，由飛機帶到高四千英尺的空中，擲到地上。據美國官報說，彈力所及，地即陷落成穴，平均直徑六十四英尺，深二十英尺，四圍積土高至五英尺，共計為彈力所發起的泥土至千立方碼。因爆發而飛散的物質高至一千英尺。而在空中放擲炸彈的飛機，也因彈的爆發力上升至二十英尺。凡周圍一英里的地方，俱為這彈破壞力之所及云。(雲)

歐洲前途之預測

英國羅素著　仲持譯

——奴隸狀態或自滅——

自從文明發端直到今日，藝術上，文化上，科學上一切有價值的物事幾乎都在地中海的左近產生的。（中國的藝術與文學是例外）這一層現在可要終止了，文化的發源地可要回到野蠻的狀態了——誰也猜不到這時期有多久——這是歐洲已經判明了的局面。這就將發生大變化了，有好的也有不行的。而在歐洲正在滅亡的東西，凡對於我們的生活法則曾經有過什麼價值的，在現在卻都有賴於美國的保全。『Movituri te salutamus』

從事歷史的推理的時候，慣常把重大的事情歸於重大的原因。這是由於我們愛推理而不愛充實的論據的偏見。從前曾有人說拿破崙的失敗就因爲達來思登戰爭之後他喫了一隻桃子的緣故。這隻桃子使他害了不消化症；不消化症使他沒有發追擊的命令；不追擊使他敗於利俾瑟戰爭，於是他的失敗就免不掉了。我並不保證這個故事的眞確。我只是說這似乎正同『謹嚴的』歷史家（就是那些不肯認可和他們對於歷史的尊嚴的概念相反的什麼事的歷史家）那些較鄭重的紀述是一樣的眞確罷了。

我相信大戰與其結果全然是同拿破崙的桃子一樣細小的事情所釀成的。假如愛德華德葛雷爵士以外的人做了一九〇六年的英國外交大臣，則他未必幫助了俄皇來壓抑第一次俄國革命，而民治的俄國對於戰爭便不至於像一八一四年俄帝國那樣的切望了。假如那很有年紀的奧皇早幾年死了，他的後

國的親協約的表情儘足以阻止給塞爾維亞的哀的美敦書也說不定罷。假如英政府早就宣布了來干涉或是不來干涉什麼戰爭也不會發生了；來干涉，則德國早就讓步，不來干涉則法俄也讓步了。我們（英國）所以有那樣的政策——就是一面使法俄確信着我們將干涉，一面讓德國希望着我們不干涉——不是由於什麽很大的原因，却單因爲內閣中間有一派的人，是從事於欺詐內閣中其餘的人的，所以只好將政策鬼鬼祟祟的定下了。假如戰爭能夠避免了幾年，則德國的社會主義與俄國的革命將戰爭永遠阻止了也說不定罷。假如美國在一九一七年仍然守着中立，則英法的民治的分子與俄國在那時所希求的合理的和平克倫斯基該已經獲得了。假如休戰的時候，我們有着一個首相，是寧願少握幾年的政權，而顧到歐洲文明的存續的，我們便未必有一九一八年年底的總選舉，而凡爾賽條約也該各樣未始不可做改造的可能的基礎了。這一切的不幸都是以需要微小的個人的特性，作爲主要原因的。

自從凡爾賽條約以來，事事都起了變化了。歐洲是，像希臘悲劇的一個主人公似的，受了運命之力，無可避免的向着厄運前進了。在那條約裏隱藏着很大的意氣，有了這種意氣，除非一個靈蹟是決不能阻止災難的發生的。

在我作稿的時刻，法國人已趁着英國的善意中立，進佔了魯爾了。我們所以不得不持善意中立的理由，原欲藉此以獲得法國的扶助去對付土耳其人，但是土耳其即是法國人故意縱容起來使我們陷於窘境的。我們爲達帝國主義在近東的目的起見，於是看了德國的全滅也心甘情願了。在英國凡是有思想的人們，無論那一黨，都是強烈的排法的，然而多數的人們却是無思想的，因了戰時宣傳的效果，還是在排德。就是那些排法最甚的也抑制着劇烈的行動，生怕和法國開戰，因爲這件事如可避免是沒有人願望的。說也希奇，我們對於德國這種『失之已晚』的寬大的氣度，竟沒有很使法國人感到。他們知道我們是抱着三種目的加入戰爭的：（一）毀滅德國海軍；（二）毀滅德國商業與航業；（三）侵佔德國屬地。我們既獲得了這些目的，自然對於需時較久纔能獲到的法國的目的，漠不關心了。除非等到我們將德國的船隻和屬地歸還了舊主，我們的利他主義是難望法國人相信的。同時我們估量着歐洲的破壞不一定包含了英國的破壞，因爲我們還能和遠東，南美以及英屬地通商哩。我們估量法國目下的政策，必定『自貽伊戚』，到結局德俄定能夠使法

國衰弱，這是我們爲着均勢而需要的，所以，我們分明看到就要到來的全歐的最後毀滅，我們並不想點法子去挽回他。工黨當然是抱着別種的見解，但不幸他們却沒有當權。

假定——恐怕我們必定如此罷——法國只是不講理，英國只是緘默，則法國人便將逐步的侵入德國，不免陷於巨大的耗費，而且用了那種賠償政策，再也得不到德國的一個大；這似乎是意想中的事罷。他們或者可以自己去開採魯爾的煤礦，然而他們不是一個大工業的國民，這麼辦是未必成功的。於是漸漸的，德國人就將被迫而歸依鮑爾希維克；那時法國人如果要使我們中立，就一定要得罪土耳其人了。法國現在已經瀕於破產，這並非因爲法國人窮，却因爲他們不喜歡徵稅。倘若政府試向他們徵稅，使足以和預算支出相抵，那政府便要推翻，由一個反帝國主義的政府來代替了。這一層還是好的，然而離事實很遠；離事實較近的是：收支相抵的事未必去辦，而法郎將同馬克一樣的跌下去。如其那樣，那貸款給政府的法國農民，便將極端的憤激起來，那就發生內亂了。未到這地步之前，法國的能力一定扶助不成波蘭和小協約這幾個與國，於是波蘭及小協約等——也許在意國的領導之下，——便將轉向德國這邊了。於是我們就重新變成了一九一四年的形勢，而以法國處於先前德國所處的地位了。這結局一定不出於所有交戰國的全潰，工業的衰頹，職業階級的餓死，人口銳減而所存留的幾乎全屬農民。從這地步着手改造是可能的，正如查理曼的時代一樣。

單是英國來阻止這一種發展，是不可能的，因爲即使我們以戰爭恐嚇法國人，他們也未必停止目下的狀態，所以我們將不得不戰而且捲入一般的毀滅中間。我們可能的是繼續做旁觀者，當作美之與國而存活着，正如十七世紀，荷蘭在短時的榮耀之後，當作英之與國而存活着一樣。

美國人，如其願意來引起歐洲別種的發展，是可能的。倘若美國對於侵佔德國的事肯和法國開交涉，法國人當然便讓步了，正如一九二一年關於愛爾蘭和海軍霸權的事，我們的讓步一樣。美國能夠主持那凡爾賽條約的懲戒條款的修正，也能夠給與德國一個復興的機會。這樣的方針，我曉得是金融業者或大實業者所希冀，而全合衆國別的多數民意所反對的。我如果將那有國際思想的歐洲人對於這事的利害觀，陳述一下，或者算不得無謂罷。

現在當然有兩種顯明的論調，各有各的說法。主張美國參與

歐事的論調是美國已經以大宗的款子投資於大西洋的這邊(歐洲)，除了投在英國的部分之外，差不多都可說是壞賬了：但美國倘能維持歐洲金融使之穩固，那就有比前更巨的巨額的投資的餘地在美國是合算的。這個論調，從自身的觀點，是直截而且強固的。另一方面的論調是：無論怎樣的參加歐事，都可以說是帝國主義的政略的起頭，倘不是陸軍上海軍上的，便是經濟上的。這是十分確實的；而且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無論那一類的帝國主義都不行，這也是確實的。然而這個論調，我卻不能十分重視，因為我以為人類的性質既然是那樣，幾年之內，美國必施行一種帝國主義的政略，是可以料得定的。在我心中唯一的問題祇是：美國的干與，是現在歐洲還有點東西可以保全的時候就實行呢，還是須待若干年之後，我們陷到海地的地位而且受了同樣待遇的時候罷了。

雖然，說這便是唯一的問題，卻也不十分對。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倘若美國來干與而且『救了』歐洲，則比起歐洲自己破壞來，能不能夠好些？這個問題沒有像表面看去那樣的簡單。倘若任着歐洲崩潰，則歐洲的工業便也崩潰了，而美國的關稅保護政策的強固，足以阻礙歐洲工業的復興也是說不定的事。於是凡文藝復興後，在歐洲發生的事物，便將如敝裘一般剝去，而由窮苦忠實的農民社會來繼承。這樣的社會是無補於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於是這主義就有轉移到南美和遠東的傾向了。他們經過若干世紀的休息，也許從新產出藝術和科學，像黑暗時代之後一樣；或者再從中國教士那里去學習也難說。而且在恐怖的半世紀，其間非農業的人口在互相殘殺的期間，飢餓而死了，那減縮的人口也許頗為幸福，而且因貧苦而變為淳樸。倘若這危機，我們不免臨到，則以上所說的便是最樂觀的未來觀了。

現在，我們就別一方面考慮一下罷。設想美國為保全目下歐洲的國家，維護我們的工業使免於崩潰起見，竟來干與了。那就有利於我們的美國債權者，其中主要的是政府，這一層是頗明白的。可是除非美國人沒有受到人的智慧的通常弱點，這種干與一定不是無私心的，我們的工業藉以繼續的資本，一定是逐步增加的美國資本。這事的結果將使我們困窮，關係還小，而使我們的文化變成美國式，關係可很大了。何以我們的文化將變成美國式，變成美國式何以有關係，似乎有些不大明白罷。對於這兩點，我要說一說。

一國的文化，在狹義方面說——繪畫，劇院，音樂，文學科學之

類——大抵是由國家或『私人扶植』而支持的。有幾種受着通俗的支持——主要的如影戲音樂院感情的小說。然而大家公認：通俗的照例不是最好的，卽使那些單是上影戲場去的人們也承認莎士比亞是更好。往昔的最好的詩和音樂，多數是宮廷生活的產物——例如荷馬和瑪薩德 (Mozart)。在現代，凡有最好的事物，都靠着國家的補助，或是富人們的支持。在藝術上如此，在科學上也是如此。由此看來，假如歐洲很窮而美國很富，則保護便將加於那些迎合美國人的嗜好者，而且較高等的教育的設施，便將以造成一個從美國人這里賺錢的效果爲標準了。各大學便將由洛克弗婁那樣的人們來資助，那些人的理想，便將漸漸滲入初等教育裏，而且傳布於全體民衆。到美國去的歐洲人，便迅速的變成了美國人，那些留在歐洲的，也將慢慢的變成那樣，倘若他們的工業藉以進行的資本是美國的資本。

我想無論那一個愛國的美國人，在這樣的結局裏，未必會看到什麼可哀的所在罷，所以我不得不以儘量的『禮貌』將我把這結局看作可哀的緣故，來解說一番。美國的文明，並不同印度和中國的文明一樣，是一種特殊的文明；不過是行於歐洲的機械主義的結果罷了。歐洲諸國變成類似美國的比例，正和變成工業化的比例相同。美國，因爲是一個新國，那些抵抗機械主義的舊習慣，比歐洲還小，所以工業主義所易於產生的那一種文化，顯露得比我們更速。我自己想，有許多的理，由工業的文化是有些重大的缺點的，這缺點，除了和非工業的民衆或是理想相接觸之外，似乎無可補救的。沒有這樣的接觸，我相信這個文化勢必漸漸的絕滅了一切本能的人生之喜悅，將由戰爭，革命或是『無生產』而引到種族自盡。爲了這理由，所以我與其看見被機械勢力征服的歐洲，寧可看見無智識的農民所組成的歐洲。此外，自然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在美國，或者有一回對於機械主義的反叛，或者不因了效率而犧牲一切的享樂人生的欲望會逐漸增加起來。像沈克來，路易 (Sinclair Lowis) 那樣的著書的流行，可見這一層並非出於情理之外。然而從教育制度的偉大勢力看來，我却不解淸教徒的理想——就是那些最適於工業主義的理想——經過了好多的年代，是否能夠除根。話雖如此，這等問題比起在歐洲我們的愚笨所加於我們的那些問題來，究竟樂意的多了。給我們留着的，只有兩條路：不是互相勦滅，便是奴隸狀態。如果我們是聰明的，我們是應該選擇奴隸狀態了。然而我們可並不聰明呢。

現代之勝利者

STORIES OF PEOPLE WHO ACHIEVE SUCCESS

FIRST VOLUME

BY FONG F. SEC AND K. L. KWONG

Price, 40 cents

This series of interesting and inspiring studies of the lives of present-day people who have achieved great success along various lines was started by Dr. Fong F. Sec as a leading feature in the issues of the *English Student*, and has proved a great favorite to the readers of that magazine. It was followed up by Mr. K. L. Kwong, and is still continuing to appear in that magazine from month to month.

The articles that made up this first volume include those on Sir Robert Ho Tung, Captain Robert Dollar, Frank W. Woolworth, Thomas A. Edison, Charles M. Schwab, Au Ben, Warren G. Harding, and James M. Cox by Dr. Fong F. Sec, and those on Chang Chien, Andrew Carnegie, John D. Rockefeller, Herbert Clark Hoover, Lord Northcliffe, H. Y. Moh, Hugo Stinnes, and Albert Einstein by Mr. K. L. Kwong. Considered by nationality, the book treats of three great Europeans, nine Americans, and four Chinese. Considered by profession, there are two great scientists, three statesmen, four business giants, one newspaper king, and six leaders of industries.

As the authors said in their Preface, "the main object in presenting these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successful men is to inspire and assist the thousands of our ambitious, clean young men, who are striving to become useful, constructive Chinese citizens." The book will no doubt prove a great friend and an inspiration to all Chinese youths for whom it is written.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斯密亞丹經濟學說概觀

葉元龍

斯密亞丹生於一七二三年，英之蘇格蘭人也。年十四，至葛拉斯哥，於彼處遇崔輊孫，時崔氏適爲有統系之經濟學演講也。斯氏後復入牛津大學校學古文學。自一七四八至一七五一，則在愛丁堡大學教授修辭學與文學。旋又爲葛拉斯哥大學論理及道德哲學教授。其道德感情一書成於一七五九年。後五年，則遊歷瑞士法蘭西，在法與達倫相（Diderot D'alembert），魁士雷（Quesnay）狄覩（Turgot）諸人相交遊，更與狄覩常討論經濟問題。其經濟學說之染有法國重農派之色彩，實基於此。一七七六年，其原富一書出現於世。此書爲論經濟學有統系之最早一書。書中包羅萬有；後有之經濟學說，其痕跡俱可於此書中索得之。述古人，導來者，實史公所謂『名山事業』也。

（一）哲學與方法　世謂斯密氏重事實，忽理論。此指彼描寫實際之經濟狀況言之耳。若夫爲普通經濟界之理論，則彼之借助假設，實不讓他人。如社會中果否有所謂天然秩序，實屬一大疑問也。而斯氏毅然應之曰有。試問彼果有事實爲根據與否，則純屬假設也。且卽令吾人承認社會中果有天然秩序；然此秩序之爲良好或惡劣，又屬一大疑問也。而斯氏又毅然應之曰良好。又試問彼之答辭，是否全根據於歸納，則又純屬假設也。彼更進而以人類『利己』天性爲經濟界秩序之中心點，且以利己之結果爲良好的而非惡劣的：此亦斯氏喜用推論法之明證也。要之斯氏於推論歸納二者幷用。其論述平常經濟狀況，常用歸納，而關於彼經濟統系中之要點，則用推論。推前者較輕而後者較重要；

故雖謂氏研究經濟學之方法爲推論可也。

世多目斯密氏爲唯物派，亦有以彼爲唯心派者。此兩種極端論調之由來，則以斯於道德感情及原富二書中，議論注重，頗有出入。在前者論道德，故重感情 (Sympathy)；在後者論貨財，故重利用 (Utility)。彼之所以爲此不同之論調者，所謂就題立論，亦不足怪也。

(一)經濟統系(Economic System)　斯密氏之經濟統系，全從生產方面着手。彼於支派問題，未之深思。斯氏經濟學說之大前題則『勞動乃富之源』是也。故勞動實爲生產之最重要分子。惟天然之有助於生產，斯氏亦未一概抹殺。彼所謂勞動乃富之源，則指用人工於環境，實富之所由起也。

從勞動乃富之源一大前題，斯密氏得二推論焉：第一，勞動既爲富之源，則一國富之容量，應視勞動效率之大小爲轉移。第二，因勞動爲富之源，故勞動之容量，實一國富之容量之標準也。分工制 (Division of Labor) 爲定勞動效率之唯一分子。一國之分工制愈發達，勞動效率必愈大，而此國富之容量必更增加。反是亦然。分工制乃人類社會之自然物，不必法律以創造之。其發達與否，則視人口稀密，交通滯利，商場廣狹爲轉移。凡此皆斯氏原富書中第一部之內容也。

斯密氏更進而討論『一國從事於生產勞動之人民，與全國人民平常成何比例？』彼之結論曰：此比例，實以資本容量之多少爲轉移也。如有一假定之人民，資本之容量愈多，此人民之從事於生產勞動必愈多；資本之容量愈少，此人民之從事於生產勞動亦愈少。而彼之所謂資本，則指生貨，食物，衣著等類而言之也。

或謂一假定容量之資本，其所雇賃勞動之容量，在各業中必須相等。斯密氏則語之曰，不盡然也。彼謂：一假定容量之資本，如用之於農業，其所雇用之勞工爲最多；如用之於製造，其所雇用之勞工爲次多；如用之於本國商業，其所雇用之勞工爲再次多；使用之於外國商業，則其所雇用之勞動爲最少矣。其所以然者，則因農業所用之生貨容量爲最少。除食物衣著之類，他幾無所用之。工業則除衣食而外，非用生貨以製造不可。若商業則全系大宗轉運，此其所以爲用資本最多之實業也。惟然，故一國之經濟進化之次序，先農，而工，而商。

斯密氏在其原富書中，又討論『如何能導一國勞動於生產正軌？』此問題有二解決方法：曰政府管理，曰自由政策。而斯意則以爲前者乃大不如後者也。自由政策之最能利用勞工，其理有

二：第一，自生產一方面言之，國家之利益與個人之利益無涇渭之分。蓋國家之富，乃許多個人之富之總數也。第二，個人為自利心，必焦思苦慮，籌所以利用勞工最好之方法。故國家於此不加干預，而任個人自由行動，必得良好之結果。雖個人眼光短淺，時有錯誤，而其錯誤之總平均，必較政府管理為少，則可斷言者也。

夫國家除經濟利益而外，尚有其他許多種類之利益，此固無待言者。政治家之責任，乃當各種利益衝突之時，定何種利益為優先，而與以相當注意。有時犧牲經濟利益，然必知所以犧牲此利益之理由。斯密氏以自由貿易為最能多得良好之經濟利益。倘取保護政策，則必知此將犧牲經濟利益，而追逐他種利益也。

以上論述，為斯密氏經濟統系之大略。此統系之特點，在專注重生產一方面。彼之注意勞工分工制，自由政策等，無非為增加生產而設法也。支配問題，斯氏似未之深思，而為有統系之分配論者，則利加圖也。

(三)價值論　斯密氏分價值為二種：曰利用價值，曰交換價值。惟彼在其書中，僅論後者。其意若曰，利用在經濟現象界中，不佔若何之重要位置，不足論也。後彼對於交換價值之定義，為『購買他物之能力』(The power of Purchasing other goods) 故彼之價值觀念，純屬客觀。與後起奧學派之主觀價值論，實大相背馳也。

斯密氏以物之有價值，乃因製造之必需勞工，勞工者實價值之基礎也。彼之言曰：『凡物之真正價值——即欲得物者之真正所費去者——乃所用以得物之勞苦及煩惱也。』(The real price of everything, what every thing really costs to the man who wants to require it, is the toil and trouble of acquiring it) 斯氏此論，實為勞工成本價值論之先聲。

顯氏於資本地代，亦未一概抹殺。夫在荒野時代，勞動固為價值唯一原因；然自有資本聚積以後，則利息亦必為成本之一。故『普通所用以造物勞動之容量，不為限制此物所應購他物容量之唯一情況，……另一容量必歸於利息。』(Neither is the quantity of labor commonly employed in acquiring or producing any commodity the only circumstance which can regulate the quantity which it ought commonly to purchase. An additional quantity must be due for the profits of the stock.) 要之勞動為原有成

本，惟自有資本以後，利息亦必爲成本之一。自土地歸私有以後，地代亦變爲成本之一。在一有進步之社會中，土地資本二者常增加物之交換價值。故一國出產物之總價值，其所購買之勞動，常較所用以製造之者之勞動爲多也。

顧斯氏亦知價值問題不僅一原因問題；論價值者應亦討論價值標準，特彼未明白暢言之耳。彼意以爲吾人欲知一物價值之容量，可從其所能購買勞動之多少知之。故『勞動者，實物之交換價值之眞正度量也』(Labor, therefore, is the real measure of the exchange value of all commodities)

斯密氏又分價值爲原價及市價。所謂原價，乃所用去原有之成本，即勞動是也。市價乃原價之變換，與原價常不相符，或起或落，而要不甚離原價之數目。原價之起落，則視工資，利息，地租三者之起落爲轉移。此三者則又視一國之貧富進退，動靜爲轉移也。

(四)工資論　斯密氏之論工資，無明白之表示。後世各種工資論之線索，俱可於原富書中求得之。其大概則以工資乃供給要求二者所估定。勞工之供給，爲生活需要品之價格所限制。其要求則視一國之餘財如何爲轉移。倘一國資本日有蓄積，則要求勞工者必多，而工資亦隨而增加矣。

(五)利息論　資本蓄積既多，固可以增高工資率，而利率則因之而低賤。其故則因資本少後，競爭較劇；競爭之結果，即利率之低賤也。至利率低至如何程度而止，則斯氏未嘗明白解釋；僅曰，此率必足以報酬因應用資本而得之損失而已。

斯氏雖無近世餘利與利息不同之觀念，然亦知二者之爲截然二物：餘利一字，表明資本之收效；而利息一字，則資本收效中之一部分，而借主用以報酬借戶者也。

斯密氏亦曾論及毛利與淨利，然無堅決之結論。彼又以管理者之所得，應屬於工資，而不屬於利息。此又斯說與近世經濟學者討論相同之處也。

(六)地租論　無論在何種社會中，初無所謂地租。其所以發生之原因，則以社會發達以後，人口漸密，遂無荒地，而田主乃能要求佃戶之所得一部分爲其所有。故地租實屬壟斷的性質也。且田主所要求者，其數目常爲最大，佃戶除交租而外，其所餘者，祇足以付工資利息而已。

至地租與價值有何種之關係，斯密氏之持論，殆前後未能一致。彼先以之爲成本之一分部。及專論地租，則又以地租之多少，

視價格之高下爲轉移。斯氏之所以爲此矛盾之論者，則以不知限界成本之觀念也。

（七）公家財政學　公共之進款有二：一由於國家所有之土地資本等；一由於國家所收入之稅。斯密氏則主張以稅爲國家進款之唯一源流。其稅則之要點有四：（一）完稅之多少，宜以完稅者之能力爲標準，此即近世能力說之先聲也；（二）稅之多少應常定，且宜使人人知之；（三）收稅之手續，應使納稅者不覺不便利；（四）稅之徵收，宜用最經濟之方法。

國民之進款不外三種：曰地租，曰利息，曰工資，故賦稅之源流，必於此三種進款中索之。斯密氏乃進而研究此三種中以何者宜負納稅之擔負。其結論曰：資本與工資，不合於徵斂，卽徵斂亦不宜直接。而地租則實最良好之賦源也。各業之利息，以競爭而常趨平均。故欲加之以稅，則最後之納稅人，必爲消費者。且此種稅之估定與徵收，俱非易易。至徵收於工資，則亦消費者之負擔，而價格且因是而增漲，至比此稅爲高。

夫利息與工資，既不宜加之以賦稅。故所以加賦稅者，僅一地租。斯氏於此，與法國重農派所主張者相同。惟彼與單稅主義略有不同；蓋彼雖謂地租爲最好稅源，而主張加重稅於奢侈品。而資本家亦因此而負納稅之擔負，因彼等亦消費者故也。

斯密氏雖自以爲主張自由政策之最誠懇者，然至論及土地稅，則持論稍有矛盾。夫使一種稅之徵收，能勉勵一種生產亦能減少一種生產，則此稅之不合於自由政策明甚。然斯氏則主張自耕種之田主其納稅責務，宜較彼限制佃戶自由之田主爲輕。此則與其主張自由政策相背之處而不自知者也。

以上所述，皆斯密氏經濟學說之犖犖大者。讀者欲知其說之詳，則宜讀原富一書。此書分爲五編共三十二章。第一編論勞動生產力之增進，及勞動所生產分配於各種階級之次序，共十一章。卽生產論與分配論是也。第二編論資本之性質與聚積及其賃用，共五章。第三編論各國富裕進步之不同，共四章。第四編論重商派及重農派之經濟統系，共九章。第五編論國家之收入，共三章。其全書之大略，則有短序以言之，讀此短序，雖不畢其書，而斯氏學說之大概可知矣。

斯密氏之學說爲極端的個人主義。此種主義，在十八世紀末，實最新盛。故斯書膾炙人口，不脛而走。其從者有英人，有法人，有美人，有德人，而英派與法美派在歷史上佔較重要之位置。英派流於悲觀，而法美派則趨於樂觀。集英派之大成，而爲有統系之結束者，則穆勒也。

斯密亞丹學說之批評

李權時

東方雜誌社有出斯密亞丹紀念刊之議，主任錢君囑撰一批評斯氏學說之文以廣篇幅。不佞欣然曰：美哉此舉！吾國輓近各處咸唱社會主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適應世界之潮流也。不知社會主義者，經濟學中之一部耳。提倡社會主義最力者，斷推德之猶太人馬克思。然馬氏主張之立足點，在勞力價值論；而此論則固斯氏所大書特書，不俟馬氏而始彰者也。世人只知介紹崇拜馬氏之學說，而對於經濟學鼻祖斯氏之平易學說，反寂焉置之若有若無之鄉，未免使人興人性喜新厭舊之嘆也。頃者，東方雜誌社以介紹斯氏平易近人之學說爲己任，不佞雖學術譾陋，敢不聊抒芻蕘，以就正於世之君子耶？

斯氏之所以爲斯氏者，不在其當時學說之新鮮，實在其能集從前經濟學說之大成而論斷之。重商派之學說，斯氏既得深窺堂奧，而知其蔽；重農派之主張，斯氏復獲親與凱耐狄觀，二氏討論研究，而覘其偏；加之生長於自然主義，理性主義膨脹之秋，復受當時英哲黑吉遜休謨等之薰陶，故斯氏之造詣得蒸蒸日上。一七七六年，遂以原富刊行於世，開經濟學獨立之先河，與法政倫理脫離關係。是知時勢造英雄，時勢亦造學者也。

有斯氏而經濟學始漸成一獨立之科學：其學說之價值固可想而知。然就今人之眼光觀之，斯氏之學說，亦非處處與現今之事實吻合也。茲就其學說之優點缺點分別論之。

斯氏學說之優點

(一)斯氏經濟學之根本觀念，爲自然論。自然論者，重商派干涉論之反響也。自然論之結果爲放任論。放任，則人人各得自謀其利，而國遂因之富強。干涉，則各個人不能盡量發展其個性，而國遂因之而貧弱。然斯氏豈一味主張自然論，放任論而無所保

奮者哉？彼於主張國防，治安，司法，交通等職務，應歸政府外；又主張國家宜監督銀行業，限定利率，供給義務教育，及採行特種保護關稅。

按晚近泰東西社會主義家，竭力譏斯氏之放任論為貧富懸殊之厲階；然干涉論之成效何如哉？干涉論，非根本的違反自由之主義者乎？自由為人格之表現與寄託。無自由則雖有極大物質幸福之享受，豈得謂之真幸福歟？英語中至有『不自由無寧死』之名言，主張極端之社會主義者，蓋未深長思也。要之：斯氏對於干涉放任之折衷主義，實後世所當永矢弗諼者也。個人無社會，則不成為個人，此干涉論之可採也；社會無個人，亦為無靈魂之軀殼，此放任論有可取也。不佞以為吾國之經濟政策，當以個人主義為常規，採斯氏之放任論；以社會主義為權變，酌行馬氏之干涉論。

(二)斯氏之解釋人類一切經濟活動也，謂均根基於人類自利心。或曰：自利心乃萬惡之母也；斯氏認之不諱，且似嘉許焉，作惡者得更有所藉口；今君反以此為斯氏學說之優點，謬矣。吾曰：不然，斯氏之明認人類有自利心，實其為學之有科學的精神處；吾國儒家自來諱言利，正儒家之好高務遠，不近人情，無科學的精神處；至作惡者更有所藉口一言，尤非澈底之論。按斯氏之所謂自利心者，永久之自利，非一時一刻之自利也。彼作惡者之自利，不過一時一刻之自利，非持久之自利也。有時並且一時一刻之自利，而亦無之。彼賣國自肥者流，一時固得坐擁巨資，妻妾滿前，高車駟馬者矣；然不旋踵而位失勢衰，身敗名裂者，到處皆是也。自利乎？實自殺耳！真自利者，肯出此下策乎？故真自利者，其一舉一動，莫不人己交益。蓋人即己之全體，己亦人之一部。真利己者，無不利羣；利羣者，亦無不真利己；此斯氏自利心之真詮也。孟子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此不特揆之因果律有然，實真有自利心者所不可不服膺者也。今人頗有訾達爾文『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之學說為忍者；然豈知達氏之說，正可激勵多少人民之愛國心，由愛國心進而為愛世界心，與愛人類心；則大同可期，人類得共存焉。自俄人克魯泡特金互助論出，痛訾自利論者，頗不乏人。雖然，所謂互助，所謂合作，其目的究何在耶？非自利乎？是故自利，目的也；互助合作等舉動，一時之主義，不過方法與手段而已。謂吾不信，請讀者閉目靜思世界上此林林總總者，日日熙來攘往者之動機。

(三)斯氏以人類交換性（以有易無性）為分工之總因，而分

工爲增加國富之主因，以分工能增進技術，節省時間，助長發明。

按分工論肇始於希哲柏拉圖，曼達維爾之蜜蜂寓言曾詳述蜜蜂之分工；黑吉遜休謨亦曾討論及之，惟皆語焉不詳。至斯氏原富出，其開宗明義的第一章，卽首言分工之如何有益，如何可增加國富。

(四)斯氏以勞力爲價值之總原因，故頗主張勞力價值論，後世社會黨卽據之以抗資本家。然斯氏有保留之條件，而爲社會黨所唾棄者，則土地與資本使用之代價，逐漸亦爲價值之成分是也。土地何自來？除搶奪不算外，殆無不由勞力得來也；則土地者，實勞力之代表物耳。資本何自來？除竊盜不計外，殆無不由節省消費得來；節省消費，卽節省一部份之勞力獲得物，以備日後之需也；則資本者，實亦勞力之代表物耳。社會黨欲以土地與資本爲國有，或公有，是不啻以個人勞力爲國有或公有也；不特實際上行不通，卽理論上亦欠完美。

(五)斯氏之工資論，雖時或帶供求論之色彩，然頗主張工資須合乎公平原理者也。蓋工資高，則不特揆之倫理，合乎人道；卽繩之以經濟，亦可增加勞動之效率也。然如何始可謂公平適當之工資乎？斯氏蓋主張生活費用說者也。晚近工黨人物之穩健者，主張工資須隨生活程度爲高低。卽根據斯氏之工資論也。

按經濟學中各種工資論，最偏護資本家者，爲供求論 (Supply and demand theory) 與遊資論 (Wages Fund theory)；最偏護勞動界者，爲馬克思所鼓吹之收括論 (Exploitation theory)；稍偏護資本家者，爲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 之生產論 (Productivity theory)；稍偏護勞動界者，爲契約論或講價論 (Bargaining theory)。然最折衷，最公平者，斷推生活費用論或生活程度論 (Cost or Standard of living theory)。斯氏之工資論，其調劑勞資衝突之良法乎？

(六)斯氏以消費爲人類一切經濟活動之終點，實千古不磨之名言。世固亦有爲生產而生產者（如德之實業大王斯戴恩，美之煤油大王洛克弗羅等）；然此類人究屬少數，吾人爲學，終當以大多數事實爲標準，不能以少數概全體也。

(七)斯氏既以消費爲人類一切經濟活動之目的，故主張以國內消費財富 (Consumable Wealth) 之多寡，爲測定一國財富之標準。國內消費財富多，則國富增；消費財富寡，則國富減。故斯氏又反對重商派之拜金主義 (Bullionism) 及國外貿易出超主義 (Favorable balance of trade)；以爲金銀非消費財

富，出超則國內消費財富減少，入超則國內消費財富增多也。斯氏自由貿易之根本主張既如是，進一步，卽爲國際分工論；以爲國家如個人然，各有所擅長也；以長補短，以有易無，豈非交利而兩得乎？

按世界各國人類，不欲享大同幸福則已，如其欲之，則斯氏自由貿易之學說，必須普及全球而後可。蓋自由貿易者，各國人民經濟生活之目的也；保護關稅者，一國未達到自由貿易程度時之過渡政策也。然斯氏亦非極端主張自由貿易者也，有保留之條件焉：卽（一）國內特種企業（如國內根深蒂固之企業及與國防有關係之造船業）須保護；（二）土產納產銷稅者，須保護；及（三）外國對己國出口品徵保護關稅時，須報復之，以期取消等是也。

（八）斯氏人類生殖率與食物成比例之說，實開馬爾薩斯悲觀的人口論之先河。勞動界之痛苦，大半乃勞動界所自造。吾人若欲澈底的改良貧民生活，似當從限制人口入手。

（九）斯氏之解說田租也，謂地主之利害，實與社會一般之利害成正比例，與李加圖 David Ricardo)之說適相反。不佞以爲里氏田租論，雖亦有一部份之眞確理由，然究嫌其太涉悲觀，開單一稅與土地國有或公有說之先河；不如斯氏學說之平易近人，足以平社會間許多不平之氣也。然斯氏對於地主之大抵懶惰無用，固亦直認不諱者也。

不佞述斯氏學說之優點既竟，尚有一點耿耿於懷，而不能不宣者，則斯氏爲學之方法是也。斯氏爲學，歸納法與演繹法並用，而兼雜以寫實法與歷史法，既無歸納法勞而無功之弊，又無演繹法空洞無物之失，誠爲學方法之最善者也。

斯氏學說之缺點

（一）斯氏之生產論，雖不如重農派之狹窄，然猶未完全脫離重農派之惡影響也。重農派關耐之論生產也，謂除土地與農人外，無一非寄生物：工，商，地主，官吏等皆是也。斯氏認工商爲生產者矣，然不認教員，牧師，兵士，官吏，優伶，僕役等爲生產份子也。其分別『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也，有左列二標準：

（一）生產勞動者，能產生具體之貨物者也。非生產勞動則不然。教員，牧師，兵士，官吏等所生產者，爲勞務，非實物。勞務者，無形無聲者也；故斯氏稱彼等之勞動，爲非生產勞動。

（二）生產勞動者，能化身爲貨物者也；能持久而維持自己

之生命者也。非生產勞動則不然。教員，牧師，兵士，官吏等所生產之勞務，不能化身為貨物者也；不能維持自己之生命者也；以其僅曇花一現，即煙消雲滅也。故斯氏稱之為非生產勞動。按斯氏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之區別點，若以近世眼光觀之，實無甚價值之可言。以其太偏於物質觀念，而蔑視精神方面無形無聲之勞心生產也。

斯氏又謂一國實業之能發達與否，全視資本之多少以為斷。吾人若又以近世眼光來批評斯氏此論，則又不得不評其太偏於物質，而忽視組織與企業家及其他科學要素之亦為生產原子也。

(二)斯氏之解釋價值也，時以勞力為價值之原因，時以勞力為價值之標準度量。前者為因，後者為果。因乎？果乎？使讀者迷離恍忽，不知斯氏究何所指也。理氏以矛盾譏之，誠然。

(三)斯氏之論商情循環也(Business Cycle)，以物價低廉時，為興旺時代；物價昂貴時，為彫敝時代。物價低廉，則地主與勞工獲益而商人困；物價昂貴，則商人獲益，而地主與勞工困。晚近經濟學者之商情循環論適反是：以物價昂貴為興旺時代，物價低廉為彫敝時代。興旺時代，商家固所歡迎，地主與勞工雖反對物價騰貴，然實則歡迎田租與工資之受物價影響而隨之昂貴也。所苦者，國中歲入有定額，一時不易猝變之人民耳。彫敝時代，商家固恨之切骨，地主與勞工雖歡迎物價跌落，然實則反對田租工資之受物價影響而隨之跌落，或竟至於零也。所稍稍可藉之獲益者，亦國中歲入有定額，一時不致受物價跌落影響之人民耳。斯氏之說，似不如後說之圓滿也。

(四)斯氏之論股份公司也，痛詈董事及辦事員之營私舞弊，不謀公衆利益；而竭力頌揚小團體營業之能奮發有為。斯氏蓋不料現今股份公司董事及經理皆自己投大部份資本於公司者也。彼等若營私舞弊，不為公衆謀利益，則公司倒閉，血本盡沒，害之及於己者大，及於小股東者小，非至愚者不出此。此股份有限公司事業所以得繼長增高而未有艾也。斯氏有靈，當亦自笑其所見之未盡然也。

(五)斯氏原富之作，本發端乎研究財政。(一七五一年以後，斯氏在葛臘斯哥大學教授道德哲學，最後數演講，討論警務，歲入，慈善，及如何富國之道。)彼對於租稅，有四個原則：即(一)稅率須公平，隨納稅者能力為增減；(二)稅額須確定，公開而不武斷，俾納稅者得免吏胥之魚肉；(三)徵收方法，時間，地點，須便於

稅者，俾納稅者得減少納稅之痛苦；(四)徵收費須撙節而經濟，納俾國帑得以之增加。

按斯氏之四個租稅原則，實僅二個而已：卽倫理原則與行政原則是也。前一個就倫理方面着想，注重公平，自爲租稅政策中最要緊之一點。然其解說公平也，模棱兩端，自相矛盾，謂之累進稅可，謂之比例稅亦可，謂之享益稅可，謂之能力稅亦可。至後三個原則，實不過一個原則而已：卽行政原則是也。對於財政上及經濟上之原則，斯氏固絲毫未提及也。

科學雜俎

保全石器的新法

石刻器皿，或者是古時代的遺物，或者是具有藝術上的價值，在從前的時候，往往因空氣的侵蝕，斑駁脫落，沒有法子可資保全。最近據巴黎的 Larousse Mensuel 說，無論什麼石器，——如大理石，石灰石之類的東西，若想保全至於久長，只須將那石器，浸在鎂，鋅，鋁或鉛等的弗化矽的溶液中，便能使石器的表面有一層外被的保護物，更加光澤，更加堅硬，不受空氣的侵蝕作用了。

Larousse Mensuel 又說，若於未浸入弗化矽的溶液以前，用水混着和石器本質相同的石粉，塗在他的外面，乾燥之後，復由稀而濃的敷以弗化矽，使石中所含的二養化炭，不致卽刻遊離。那末，不僅可歷時較久，並且只要用有色的，如銅，鉻，鐵等的弗化矽溶液，還可將石器加以彩色的渲染呢。(雲)

斯密亞丹評傳

黃惟志

本年六月五日爲英國經濟學大家斯密亞丹(Adam Smith)二百年生誕紀念。氏之經濟學說,已有葉七龍李權時二先生爲之介紹,其大著原富一書,我國亦早有譯本,無待贅述。惟氏之得成此大著,以經濟學家著名後世者,其一生之經歷,亦與常人殊,不知其經歷者每不易理解其著書也。本篇故英國倫敦經濟雜誌記者倍局德所撰亞丹斯密傳中節譯而成。意在介紹其生平,以備讀者知人論世之資,並以表示本誌對於斯密亞丹之敬意焉。

記者附誌

斯密亞丹(Adam Smith)以一七二三年六月五日生於蘇格蘭寇客爾台(Kircaldy)。父早世,母爲一才力優異之婦人。在暮年,猶得親閱斯密氏之令名。斯密氏雖以經濟學始祖,著名於後世,但在當時實不過蘇格蘭一拘謹之學者,性嗜書,日以思考爲事,毫不通時務。嘗在公文署名,不簽己名而摹寫他人所簽之名;又嘗參觀外國軍隊操練,兵士向之行禮,彼卽模倣其儀式以答之,兵士以爲有意侮己,甚爲憤怒。某日午飯,談及政治,斯密氏極口斥某政治家。既而悟其至戚亦在座中,始不復語,然口中尚自言,『請勿怪!此皆實事也』類此之事,不可勝紀。以如是不通世務之人而竟能發見對於人世實業至爲深奧之智識,成原富之大著,寧非怪事?然若又進而考察之,則其可驚,猶有甚於此者。

企圖之宏大

蓋斯密氏所研究非僅關於經濟上之學問已也。其所企圖之著作,體大至精,包羅萬有,如原富者不過其中之一卷,一大部著作中之一小部分耳。斯密氏蓋畢生之能力以研究科學,法律,政治之起原進步及人類何以能由野蠻而進於文明之原理。猶以爲未足,則又進而研究個人之何以進步;以一能力至爲渺小之人,何以能得有多大之能力。又不問人種與個人,如何而能達到今日之狀態。凡此諸種,皆斯密氏所悉心研究欲得一確當之解

釋者也。

企圖愈大者則成績愈少，此為普通之原則。以所謀既衆，其人之思慮又錯雜無序，不相統一，每不易得貴重之考案也。獨斯密氏不然，彼之得有特殊之成績，實由企圖宏大而成。其能發見財富之法則者，蓋由於其能注意於富之自然的進步，蓋探彼之意，富之進步乃萬物進步之一部分也。

欲知斯密氏之企圖，莫如查察原富以外之著作。最初使彼博得大名者為道德感情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斯密氏在此書中謂人類之德性實由於單純之感情——即同情心而起。並以倫理學沿革史附於書後，其次有言語起原考與道德感情論亦有關係，此書蓋論二野蠻人若使與吾人之社會隔離，能否自相言語者也。次有天文學沿革史，然未完成。又次有古代物理學沿革史之斷篇，乃以續天文學沿革史中論古代天文學之一部者。又次二論文：一關於古代論理學及性理學者，一關於美術之性質及其發達者。關於美術者乃論繪畫，詩歌，音樂，即彼所稱為模倣術者也，而該劇之沿革亦包括於其中。相傳是皆斯密氏所欲著之美術沿革史之一部分也。在彼死前曾自毀其裁判論講義之殘篇，據曾聽講者云：此篇為研究社會自草昧時代以至文明時代公法私法原理之進步狀況者。其言與斯密氏所自述者頗有符合。道德感情論之結論有曰：『余在他論文中將說明政治法律之一般原理，及政治法律在種種時代之變化。不僅關於裁判，即警察，軍務，歲入，凡關於法律之事項均存討論之列。』然則斯密氏之企圖顧不大哉！

入牛津大學

斯密氏幼時，從蘇格蘭慣例，先入小學，後入葛臘斯哥 (Glasgow) 大學。人謂彼在學中非常勤讀，進步甚速。又謂記憶力素強。然彼在蘇格蘭所得知識究有幾何，無人能詳悉之。彼之受良好教育則為時較後。葛臘斯哥大學有所謂『斯耐爾』(Snell) 獎金者，為斯耐爾所創設。選學生之優秀者給與之，使入牛津大學修學。斯密氏亦為被選之一人，遂入牛津大學，修學凡七年。雖斯密氏謂此種獎金僅為教師安逸計，無補於學生；又自謂在牛津大學得益甚少，在原富中敘教育沿革史梗概時，亦謂該大學之組織至為不良，其學制非常腐敗；然以吾人觀之，其得益於牛津大學者決非淺鮮。茲略言之。

理學之端緒，什九啓於希臘；其他許多事物，亦以起原於希臘

者爲多。故欲著書立說，學有淵源，不可不先通希臘學，斯密氏既深通希臘書，善爲希臘語，故其生平造詣，亦較僅受蘇格蘭教育之同輩爲勝，此即斯密氏得益於牛津大學之一端也。較希臘學更爲可貴者，則爲深知英國之國情。當時蘇格蘭固不乏出類拔萃之才，但對於英國則因英蘇世仇，常存敵愾之心。凡理學上問題爲蘇格蘭人所深信而英國對之不信者，每歸罪於英人之偏見。雖賢達如休謨（David Hume）輩，其言論猶不免惡英而親法，他可知矣。惟斯密氏不然，彼對於英國，不特無仇視之意，且頗能理解英國在經濟上之關係優於法國。其原富一書，立論之當否姑不具論，然若在書中有如休謨之偏見，謂英國產業上之地位遜於法國，則未有不損其書之價值者。而斯密氏之能深知英國之事情，則又不可不歸功於牛津大學也。

研究哲學之機遇

受斯耐爾獎金入牛津大學者，其最終目的在於入英國寺院。顧斯密氏不然，出牛津大學後，即浩然歸蘇格蘭與其他同居者凡二年。時斯密氏不得職業，故亦無進款，所自勉者僅刻苦求學而已。彼在原富中曾作輕蔑英國之言曰：『使余在英國營此種生活，恐終生將爲書肆作嫁，今在蘇格蘭，則反得研究哲學之機會焉。』蓋當時蘇格蘭諸大學，遇學者殊厚，學者之分配亦甚得宜。凡有教育之人民多傾心哲學，對於哲學家多給與褒獎。故斯密在生計上亦不感若何困難也。

爲講演家

斯密氏得開姆斯（Lord Kames）之介紹，曾開演講於蘇格蘭。開氏爲著名法律家，著有關於哲學之書多種。對於斯密氏最爲投契。因斯密氏所欲著之書籍，關於一切技術，一切科學之起源及進步者，亦開氏自身所研究之問題也。斯密氏待人接物雖沈默寡言，不甚嫻禮節，但對於形而上學之講演則具有特殊之天才。普通談話時苟一觸其機，即滔滔不絕而向大衆講演，尤爲其能事。斯密氏之演講，未嘗起草，其初往往囁嚅不能達意，然一二分鐘後其論調即十分流暢，聽者均贊賞不置矣。

爲葛臘斯哥大學教授

斯密亞丹既以講演家著名一時，由是遂得任二種尊貴職務：一爲葛臘斯哥大學之論理學教授，一爲該大學之道義學教授。

蘇格蘭諸大學有一種特殊寬典，凡論理學及道義學教授之講演得任擇自己所好者。故斯密亞丹在第一年即講修辭學及文學以代論理學；關於道義學教授，則於義務論以外更講演社會進化之大意，後之原富實發端於此也。斯密在大學中之講演尤爲成功，自遠方負笈特爲聽斯密之講演而來者以數百計。於是彼所教授之學科，流行於葛臘斯哥各處，其意見竟成爲俱樂部，文學社會議論之資料。甚至斯密氏之音調，語法，亦有人曲意模倣。則當時之聲望，亦可想見矣。

斯密亞丹之供職葛臘斯哥教授也，就皮相論，似不過空費時間，於其後來之成就，無甚關係，然就全體言之，於彼實至爲有益。蓋葛臘斯哥大學在葛臘斯哥城中，葛臘斯哥在當時可稱爲著名之商業地，英蘇連合後，該地又成爲與英國及西印度貿易之中心點。其商業之盛，雖遠遜於今，然正惟其範圍不大，乃反易於考察。斯密氏得在此處充當教授，既可以研究貨財之現象，又可以視察眞相以爲其說之佐證，宜其對於財富論有正確之知識也。

葛臘斯哥有一俱樂部，其目的在研究貿易之性質原理，且會員得互相交換對於此事之知識。斯密氏曾入之，因此得知在書籍上所決不能發見之事，且知所以說明之之方法。穆勒氏嘗云：「斯密氏常與東印度會社之商人交際，因學得一種方法，能使人容易了解自己之思想，」此殆斯密氏之議論所以較他人更爲有力切實之原因歟！

道德感情論

上文曾言斯密氏最初得名，由於道德感情論一書，此書即成於其爲教授之時，亦即其道義學之講義也。其後經十七年始刊行原富，中間殆未嘗有重要之著作焉。

道德感情論大博世人之贊賞，雖其後原富出版，而時人猶以爲不及此書之佳，即斯密氏自身亦不以評者之言爲不當。道德感情論一書，不過斯密氏所欲著之書之一部分，用以說明各人能力之起源，已如上文所述矣。其書中扼要之處，亦不過謂各人之能力由於同情之一源而生。並無甚深妙義。顧此書所以能得世人之贊賞者，則另有故。蓋當時哲學者大體可分爲二派：一爲良心論派，一爲實利論派。此書既出，良心論派因喜得有名之同調，而實利論派則以得一有名之反對者，亦引以爲幸。良心論派曰：「觀哲學大家如斯密亞丹者蓋尙表同意於余說也！」實利論

派則答曰：『然不觀斯密氏之議論根據。如此薄弱乎！夫以彼之辯才無礙，所言猶且如此，則汝說之無據，不言自明矣。』兩派之意見不同，而欲引斯密氏之說以自重則同，道德感情論一書，所以得盛行於一時也。

以今日觀之，道德感情論確有可以非難之處，斯密氏欲以同情爲根據，建設道德，殆終不能免於困難。因有二種感情易於混淆也。試舉政黨爲例雖最賢明之黨員，對於己黨之過失，常予以同情，而寬宥之，對於敵黨，則雖有可同情，每不予以贊成。然則同情之標準又何從而定乎？斯密氏對於此種淺顯之反對論未加考慮，貿然立說，此所以授反對者以口實也。

漫游歐洲

道德感情論在哲學上無重大價值，且似與原富之著述無甚裨益。然而事有不可思議者：則斯密氏以此書之力竟得漫游歐洲；在貨財學上獲得更有益之考察也。二百年前蘇格蘭貴族爲子弟求學計，必使一度游歷歐洲，傅之以著名之學者，使視察其品行。其時有公爵曰克留(Duke of Buccleuch)者，方在少年，其親屬欲使之游學，苦無適當之師傅。公有繼父名東獻特，(Charles Townshend) 嘗讀道德感情論，服斯密之才，卽爲推薦。請斯密氏辭大學教授職，隨公游歷。又爲之請命於政府，賜以與大學教授辛俸同額之官祿。公爵自己亦年致送二百鎊之報酬。夫以斯密氏之爲人其不適於爲吏，固顯而易見者，然在貴族政治之世，尸位素餐者比比皆是，又何怪於斯密耶？

歐洲游歷，於斯密氏至爲有益。然使斯密氏無道德感情論之名著，則必不能得如此之佳遇，或將終身爲一學究，老死於蘇格蘭，未可知也。

斯密氏漫游三年，其大半之時間，則費於法國。其時日耳曼尚未崛興，西班牙已衰微，伊太利則僅蕞爾一小國，法國實歐洲大陸最大之國也。且此時法國之巴黎爲歐洲著作之中心點，文人輩出，『有文學世界之女王』之稱。斯密氏欲爲著原富之準備，實無更優於法國矣。馬克萊曰：『古代之誤謬，與新穎之理論雜然並呈，極卒前之盛況者，正國民議會開幕以前之法國』。此猶僅就政治而言。實則就經濟言之，亦復如是；當時之法國蓋陳列經濟上一切問題重要謬誤點之博物館也。

法國本爲大農業國，最適於生產穀物及葡萄酒，而有極大之輸出品，然當時政府則欲抵抗此天然目的，而使法國成爲製造

國，輸出製造品。凡外國輸入之製造品咸課以重稅，國內製造品則與以保護。又驅人民使至外國開闢殖民地，努力於獲得國外市場，以爲不注重於貿易及製造，不足以爭霸於歐洲也。其結果國內租稅名目繁多，不特國境之間，稅關林立，即國內各州之邊界亦多設收稅官吏。馴至國內通商大受障礙，幾至杜絕運輸貨物之通路。使人民生計陷於非常之慘境。此保護政策之弊，爲斯密氏在法國所親睹者也。

然同時又有最強健之經濟學說以摘發其誤點。如所謂自由貿易說者，即法國經濟學者所一致贊同，極力提倡者也。此派學者均以法國之產業法律爲不當：外國製造品之輸入，不必加以制限；內地製造品不必給與獎勵；穀物輸出必求自由；歲入不可不以全國統計各州間決不可以設立租稅。創此派之學說者爲開內(Queynai)氏。開氏曰：『買即是賣，賣即是買』此言交易須以物與物相交換也。又曰：『勿自定物產貨物及勤勞之價值，雖欲定之亦不可能。能公平定價值者競爭而已。使價值適當，且變化極少者競爭而已。使食物勤勞二者供求相應，亦惟競爭而已。欲救濟過高之價，惟有高價。何也？以高價能致各處之貨物使之饒多也。』此殆斯密氏學說之淵源歟？

法國政府採用保護政策，蔑視農業，而經濟學者則主張自由貿易，廢除租稅，且謂唯有農業爲貨財之泉源，可向之征稅。似政府與學者不能相容矣。然其實此派學者反爲政府所愛重，開內氏且得出入宮闈，蒙特殊之保護。此則法國在經濟上所以成爲誤點與新潮同時陳列之博物館也。

斯密氏處此博物館中，與此等之經濟學者日相接近，其所受之刺激必深，可無待言。聞斯密氏著原富以後，常欲以一冊呈諸開內，雖其後不果行，然其崇敬開內之心，則從此可見矣。

原富

斯密氏自法國返蘇格蘭後，與母同居於故鄉寇客爾台者凡十年。因有白克留公爵之年金，生計頗覺裕如，故得專心於著作。其名著原富即成於此時者也。

一七七六年原富出版，世人雖有批評之者，但大體則多與以贊賞。其立論之有價值，爲當時大家所同認。僅卡萊爾(Carlyle)評此書，謂在文體上較道德感情論爲劣。雖然，卡氏恐猶未能知其底蘊也。道德感情論之文體過於華麗，常有以辭害意之憾。而原富之文體則簡明而有力。蓋斯密氏著原富之時，意在使其書

易爲淺近之學者所注意，易於了解，故文章亦力求通俗也。至原富之內容，以非本篇範圍所及，故亦略而不講焉。

爲稅務司

原富發刊而後，斯密亞丹即受白克留公爵之推薦爲蘇格蘭稅關之稅務司。稅務司之年俸幾何，雖不得而知，但從當時之情形察之，其豐厚可斷言也。惟斯密氏生平從未任金錢上之職務，彼不過一日以思慮爲事之學者，其不適於此職，蓋亦明甚。上文所述摹畧他人名字之軼事，即發生於此時者也。

就學說上言之，當時審知租稅之利害得失，殆無過於斯密者，宜若可以發抒所學，以孰者應課稅，孰者應免稅，陳諸當局矣。無知此種事情，均非稅務司範圍所及，彼所應爲者，僅徵收，繳送，檢查等細瑣之事而已。故後人亦有謂斯密氏不應任此種無聊職務；若以所費之時間與精力，用之於著作，則更可得許多貴重之著作，以造福於後人者。觀斯密氏自原富發刊以後，尚生存十四年，其間未著一書，亦未嘗研究一問題，此言殆不誣也。

愛丁堡會

斯密氏晚年曾入『愛丁堡』(Edinburgh)會，過愉快之生活。此會以研究智識，探討學理爲宗旨，當時學者及法律家大都列名會籍。斯密氏在會中不多發言，僅傾聽他人之議論。然對於某種問題須發表意見時，則常能詳盡委婉加以妙解；有時自欲提出問題亦能迅速立說陳諸會衆。斯脫華德(Stewart)謂『斯密平時僅紀事之概略，至時機既熟，乃能旁通曲暢，推闡無遺。』此誠可謂具特殊之天才者矣。

斯密亞丹與宗教

斯密亞丹雖生於『卡爾文』(Kalvin)教之家庭，然亦猶蘇格蘭諸大家，對於卡爾文教常懷憎惡之念。惟其平生未嘗有關於宗教之著述，且亦未嘗語及之。故其憎惡卡爾文宗教至於何種程度，是否各種宗教均所憎惡，吾人未易知之。當時有所謂樂天教者勢力頗盛，且與卡爾文教教旨適相反對，斯密氏或即信仰此宗亦未可知，然以無可查考，亦祇能存爲疑案而已。

但斯密氏曾有一次似流露其對於宗教之態度，此即哲學家休謨死時斯密氏所遺之書是也。中有『余之舊友休謨在余所知人士中爲最良善者。』一語。此言若僅就文字解釋，固無關於

宗教然。細考之休謨爲最憎惡宗教詆毁宗教之人，當時世人之信教者，至不屑道其姓名。斯密氏何以竟贊賞之至於如斯。且休謨實非道德高尙之人，卡萊爾嘗評之曰：『休謨好議論人，然自己之道德非高尙完全者。』然則斯密氏書中之贊語必非眞所以贊休謨，意者其亦欲以此表示其對於懷疑宗教之態度與休謨相同乎！

斯密亞丹之戀愛

斯密亞丹終生獨身，壯年時有無戀愛情事，不得而知。雖斯脫華德嘗曰：『斯密亞丹當少年時，數年間曾戀慕一非常美麗而又擅技藝之女子，此余友所知者。』此女子爲何人，曾允與斯密氏結婚否，斯氏均未明言。然斯脫華德之爲人常喜掉弄文字，過甚其詞，故所言每有不合事實者，其所謂斯密曾愛慕一女子之言，亦殊未可以深信也。

總評

自來節情慾勉學業因以成大名者，殆無出斯密亞丹之右者。斯密亞丹之名至於今日尙爲全世界所稱道。不言自由貿易之運動則已，倘言及之，當無有不念及斯密氏者。自由貿易與斯密氏之關係，蓋猶德羅衣(Troy)戰爭之與荷馬矣。斯密氏以後，經濟學乃大興，一方有可勃敦(Richard Cobden)及柏萊多起，一方有里加圖穆勒出，精密言之，經濟學之創始固當首推里加圖，然里氏之思想全脫胎於斯密氏。使無斯密亞丹，恐里氏亦將無以爲創造之憑藉也。

斯密所處時代亦適逢其會。蓋當時歐洲商業已極古來未有之繁榮，關於商業事項，有辯論之必要。而論辯之者必勇敢剛毅富於空想而又善道英國之事情，兼審法國之狀態者，始能適當。然則非斯密亞丹其誰與歸？

斯密氏卒於一七九〇年七月十七日，臨終時曾慨嘆曰：『余本期更爲多種之事業，而今不果矣！』蓋在彼生時，不曾因原富一書而得大名。原富一書在社會上亦未占何等勢力，卽彼之自身亦未嘗重視此書，僅知研究諸科學之起源及沿革而已。而其結果乃竟以原富留不朽之名。倍根曰：『沙爾因覓父驢而發見王國』，斯言也，可以移贈斯密亞丹矣。

自斯密亞丹至二十世紀之經濟學說

葉元龍

斯密亞丹之經濟思想成熟於何時，後之人未能知之。研究經濟學史者，祇能以一七七六年為斯氏經濟學說成熟之年。蓋是年為斯氏原富一書出現於世之年也。

因原富成於一七七六年，是年遂為經濟學最可紀念之年。蓋前此雖不無論經濟學之書然無統系，無條理，無具體的見解，皆破碎不完之書也。故斯氏原富之書一出，而前人之文乃不啻虛作。質言之，則近世之有經濟學之一科學，實自一七七六年始。茲篇論述自斯密亞丹至二十世紀之經濟學說。即指是年而言，非指斯氏出生之年也。

原富之長處，吾於他文已稍稍論及，茲不復贅。顧有一點，則不能不憚煩而重述之。蓋原富一書，正如高山巨川，凡山川之奇異，無不應有盡有；其支脈細流，且極散佈縱橫之致。吾之為此喻，非過言也。試一觀自一七七六年至今，為時一世紀而半，其間論經濟學之書，汗牛充棟；然其作者何一不讀原富一書而受其影響？論者謂欲研究經濟學而不讀原富，必失之陋；豈特失之陋而已？其經濟思想且將無所憑藉；其成熟之期，且將因之而遲緩。然則原富一書，不眞可謂為經濟學之聖經可蘭也哉？

自斯氏至今，經濟學者大概可分為三大派：一奉斯氏為正宗，而略有出入，世所稱為經典派者是也。一專抨擊經典派而因及斯密，然仍時時採納斯氏之說，世所稱為抨擊派者是也。更有一派，則欲重建一新經濟學，然其結果不過取經典派所未論及者而補足之；此派可謂為經濟學之復興，所謂奧國學派是也。近又

有所謂新經典派，新歷史派，及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康門氏根據法律而研究新價值論，可名之曰法律派。本篇於以上各派，將一一與以論述，顧限於篇幅，遺漏必多，祇能論其大略而已。

經典派

經典派或稱為李加圖派，又稱為英國派，亦有稱為正宗派者，此派之經濟思想盛行於十九世紀前半葉。屬於此派者，雖亦有法人有德人，然大多為英人，此英派之所以得名也。英人經典派中之尤著者，有邊沁 (J. Bentham—1738—1842) 馬爾薩斯 (Thomas Malthus—1766—1834) 李加圖 (David Ricardo—1772—1883) 洗尼 (Senior—1790—1864) 及穆勒 (J. S. Mill—1806—1873) 諸人。諸人雖各自有其貢獻，而皆受斯密氏經濟學說之影響。邊沁之貢獻為利用哲學 (Utilitarian philosophy)；馬爾塞斯之貢獻為人口論；李加圖之貢獻為地租論及分配論；洗尼之貢獻為節制利息論。若穆勒則集諸說之大成而更輔以己說。蓋經典派自穆勒以後，駸駸乎有盛極必衰之勢矣。

將欲述經典派諸人之學說而詳論之，非茲篇所可能。無已，請論其大者。自余觀之，經典派之特點有五：

(一)曰濫用推論法　經典派之好用推論法，創之者斯密，繼之者則李加圖也。然斯氏為人小心謹慎，故雖用推論法而不至於濫。李加圖則雖商人，然時時有忽於事實而偏於理論之弊。此讀其書者，(經濟學說原理及稅學一八一七年出版) 所能盡知者也。李氏以後之經典派學者亦多習用此法，及至德之歷史派起，學者始不偏用此法焉。

(二)曰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　經典派之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則受斯密學說之影響也。主張個人主義之結果，為信自由政策，自由競爭及私產制，而無國際觀念。此皆其後來受他派攻擊之點也。——如國家派抨擊自由政策及無國際觀念，社會主義派而抨擊自由競爭及私產制。平心論之，經典派之主張個人主義，未免趨於極端而失於過分。如斯密氏至謂商人之結社，亦當禁止之，此豈理之平？然吾人亦不能深咎經典派諸人。蓋諸人適生於法蘭西第一次革命之時，個人主義正極盛行，亦時勢使然也。

(三)曰利用哲學　經典派亦帶有利用哲學之色彩，此哲學之創作者則邊沁也。利用主義，非茲短篇所能論述，而可以一語

概括之則此主義，以無論何種社會運動，當以大多數人之最多幸福爲標準也。(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此主義當時盛行，而最喜用之者，則經典派之學者也。

(四)曰物質之觀念甚深　經典派之論價值也，不特以勞動爲價值之原因，且以之爲價值之標準。世稱其說爲成本價值論。成本之觀念在過去；過去爲已定的，不可改易的，故有所謂常價(Normal price)。常價者，乃已定的，不可改易的之謂也。凡爲已定的，不可改易的，必屬於物質而後可。夫價值之現象，由人與物之關係而生，屬於心理的，而非屬於物質的。而經典派必目之爲實體，故其價值論不能批却導窾深中肯綮。然經典派之物質觀念，得之於斯密，斯密則得之於魏士雷 (Quesnay)。康門氏以魏氏爲物質經濟學派之始祖，蓋非無因也。

(五)曰悲觀之色彩甚深　經典派經濟學之有悲觀色彩，則自馬爾薩斯與李加圖二氏始。馬爾薩斯畢生最大貢獻在收效漸減律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 及人口論。其人口論之結論，可以一語概括之：卽『從過去人類之經驗言之，人口增加之速率，常有較食物之增加更速之趨勢，而不至兩相大馳背者，則以有積極的及預防二種限制故』是也。馬氏所謂積極的限制，指災荒疾病等，其所謂預防的限制，則指晚婚，限制生育等而言。夫晚婚限制生育等，豈盡民族而能之，其結果必致受天然之積極限制無疑也。

李加圖經濟學之所以爲悲觀者，則以其分配論故。李之分配論，乃集勞動價值論，收效漸減律，人口論，及其自所發明之地租論諸說而成。其結論以爲工資率常一定而不變，利率常趨下，而地租則常繼長增高。夫工資率永久不改，則工人之生活程度，將永無增高之時；換而言之，工人之幸福，將永無增進之時。此其說之染有悲觀色彩一也。又利率常趨下而地租常增高，其結果資本家與地主常相衝突，而階級之戰爭以起，是亦非人類之福。此其說之染有悲觀色彩二也。

自馬李二氏之說出，一時學者翕然從之。以其說之悲觀也，咸稱之曰悲觀經濟學者；經濟學曰悲觀的科學。經典派此項特點之足以招攻擊與他點同；其後有所謂樂觀派者，卽以抨擊此點而得名者也。

上所論述，乃經典派經濟學之大概也。自是而後，服膺之者固多，而抨擊之者亦實繁有徒。今請論抨擊派。

抨擊派

抨擊派派別甚多：分國家派，歷史派，樂觀派，社會主義派。各派之領袖，有與經典派同時者；有不同時者。其批評經典派經濟學之點，亦派與派不同：有取經典派之無國際觀念而加以抨擊者，如國家派是也。有取經典派之研究經濟學方法而加以抨擊者，如歷史派是也。有取經典派之悲觀觀念而加以抨擊者，如樂觀派是也。有取經典派之極端個人觀念而加以抨擊者，如社會主義派是也。然各派皆祇爲破壞之批評，鮮有能爲有建設有統系之議論。經典派因無相當之經濟學起而代之，故雖一時陷於四面楚歌之境，而仍得保存其地位，蓋非無因也。茲略取各派所抨擊之點，而分述之如下。

（一）國家派　此派以立論根據於國家觀念得名。其領袖人物在英爲勞豆兌爾（Lauderdal—1759—1839）在奧爲苗勞（Adam Müller—1779—1829）在美爲雷門特（D. Raymond—1789—1849）在德爲李斯脫（F. List—1789—　）。此四人者，俱各有有價值之貢獻，而以李斯脫爲最多。其抨擊經典派之經濟學，不僅僅在無國家觀念，如經典派承斯密之後，所持之國家與個人之經濟利益不相衝突說，及自由貿易政策，與蓄積論等，皆爲此派所不滿，特無國際觀念爲其所指摘最甚之點耳。此派之意，以爲經濟學說，不應不顧時間空間。蓋學說之適於現在者，不必盡適於將來；適宜於本國者，不必盡適宜於異邦。要之世界無天經地義之學說，而應以時間空間不同爲轉移。經典派之所以持無國際論者，則以其注重個人。注重個人之結果，當然重大同而略國界。蓋人類之天性，不因國家不同而互異。此經典派所以多爲普通之立論也。國家派則以經濟學之單位爲國家，而非爲個人。欲研究個人，必先研究其所生長之國家社會情況。此重環境之論調也。平心論之，經典派稟承斯密氏學說，略國際，重大同，實失之武斷。國家派指出此點而評論之，於經典派實可謂爲對症發藥也。

（二）歷史派　抨擊經典派之運動，創之者國家派，繼之者則歷史派也。此派之範圍較廣；蓋不僅僅評論經濟學，而歷史政治法律等，歷史派亦多涉獵之。世分此派爲新舊二派：舊派之領袖爲羅仙（Roscher—1817—1894）海爾坡倫（Hildebrand—1812—1878）及克尼史（Knies—1821—1898）；新派之領袖爲希慕爾（Schmoller—1838—1918）。此四人者，俱德人，故世

又稱歷史派爲德國派云。

歷史派之抨擊經典派也，不僅在其推論方法。如經典派之無時間空間觀念及深信人類祇有利己心，此派亦常一一評論之。惟於研究經濟學方法，則抨擊尤不遺餘力。謂經典派慣用推論法，以爲凡經濟律俱可用假設求得之之非是，乃代以歷史法。所謂歷史法者，即經濟學初無定律之可言，而祇有歷史事實之可研究也。舊歷史派於此點尙未趨於極端，如克尼斯尙承認有所謂國家發展程序律。而新歷史派則更立論武斷，絕對不承認經濟學有所謂律。自今觀之，經典派之濫用推論法，好立經濟律，固失之武斷與籠統；而歷史派祇注其全力以搜求事實，而不加以評斷，亦未免矯枉過正。夫所以貴乎有科學者，以其有普通之結論也。謂科學之結論，須盡根據於歷史事實，而不宜憑空杜撰，任意爲之則可。謂科學不許有結論，則亦何貴乎有此科學。且事實搜集以後，而不加評斷，亦爲人類天性所不能之事。即如新歷史派自以爲不加結論，然讀其書者，當知其自相矛盾也。此問題之爭論，已屬過去；近世之經濟學者，已公認推論歸納二者之不能偏用。此則歷史派抨擊之功也。

(三) 樂觀派　樂觀派雖爲抨擊經典派之一，而實服膺經典派者也。此派之領袖，在美爲開雷 (Carey—1793—1879) 在法爲班斯顏 (Bostiat—1801—1850) 二人者，俱私淑於經典派；其所以有異同之論調者，則美法兩國當時之工商業情況使之然也。美爲新造之邦，地廣人稀，李加圖之分配論，在此似失其效力。法則時正盛行保護政策，社會主義之說，亦方風行。開雷因欲解釋李說之不能行於美；與班斯顏之反對保護政策及社會主義，故俱思謀所以創設一新經濟學，以解決各自國家待解決之問題。此二人之所以有樂觀之觀念也。

開班樂觀之說，根據於其分配論。而其分配論復根據於其價值論。二人俱以爲價值起於製造之艱難，故成本實爲價值之標準。惟開班以爲一物之價值，非已費出成本之容量所限定，乃現在須用若干容量之成本所限定。如一物雖在去年今日需五單位成本，而今年今日祇需三單位成本，則此物之價值爲三單位，而非五單位。開雷名其說曰：『重造成本價值論』，而班斯顏則用『服務』二字以名其說云。

在進步之社會，製造技能日進無已，故成本日輕，即價值日落。此不特消費物爲然，即生產物如資本土地亦然。惟其然也，故土地資本之收入，不如製造技能所增加之生產速率之速。至工人

之收入，則爲他人取後所遺賸者(Residual)，此開班分配論之大概也。開雷更爲表如下，以表明社會收入之支配程序。

全年收入	工人所得	資本所得(包括土地)
民國十年 4	1	3
民國十一年 8	2·66	5·33
民國十二年 16	8	8
民國十三年 32	19·20	12·80

由上表觀之，在一有進步之社會中，工人所得之增加，爲絕對的，亦爲比例的。若資本所得則祇爲絕對的增加，而非比例的增加。故製造技能之進步，最受其惠者爲勞動界，其次爲資本家。然二種階級之均受進步之惠則一也。故在一有進步之社會，不必有階級戰爭，如李加圖所云資本勞動二階級之利益，不惟不相衝突，且需互助。此開班之說之所以爲樂觀也。

(五)社會主義　論者或以英人哥德溫(Godwin)爲近世社會主義之鼻祖，實則哥之思想偏於無政府主義，而非主張社會主義者也。或又以意人辟斯蒙底(Sismondi)爲社會主義最早弟子，此亦非是。蓋辟所主張者爲一種實業主義(Industrialism)而非社會主義也。近世社會主義實始於聖西門(St. Simon 1760—1825)。繼之者有福利埃(Fourier-1772-1837)渦文(Owen—1771—1858)博朗(Blanc—1813—1882)普魯東(Proudhon)諸人及至馬克思等，而社會主義大昌矣。社會主義之所以起，則以十九世紀初葉法國政治革命之極端個人主義與同時工業革命之影響，俱造孽無窮。二者之結果，爲工人之被侵略剝取，故社會主義突然興起，以保護工人，推翻個人主義相號召。社會主義者，實十八世紀二大革命之出產物也。

社會主義之派別甚多，其所主張，因派別而互異。惟其抨擊經典派之點，則各派頗多雷同之處，可略分爲三：

(一)關於政治者　社會黨人之主張有政府，與斯密及經典派同。惟斯與經典派學者心目中之政府，其權力祇維持治安，抵禦外侮而已。社會黨人之政府則不然，不特行政外交爲當然責任，舉凡經濟社會之事，亦宜爲政府所管理。故同爲政府，在斯及經典派所主張之制度之下，爲無能；在社會制度下，則爲萬能。此社會主義與經典派不同之點一也。

(二)關於經濟者　斯密與經典派之經濟學，根據於一信仰：

卽自由政策是也。舉凡關於經濟之事，均宜以私人爲之；各自爲政，不必聽命於任何機關。社會主義則不然，事事須社會合而爲之，私人無活動之餘地。此社會主義與經典派不同之點二也。

(三)關於倫理者　社會主義有一根本之箴言焉：所謂『各盡其所能，各取其所需』是也。(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社會主義重義務與感情 (Sympathy)，故爲是說。斯密及經典派則不然；彼等之倫理正相反，以爲各盡所能，亦必各取所能，此公理也。此社會主義與經典派之經濟學不同之點三也。

上所論述，皆極簡畧，然抨擊派之大概盡於此矣。此派雖祇能爲破壞之評論，鮮有建設；然其功亦有足稱者：第一，經濟學之範圍，因抨擊而擴大。前此經濟學所未顧及者，如歷史統計等，今則爲治經濟學所不可不知者矣。第二，經典派前此所奉爲天經地義者，經抨擊後，羣知其不然，不敢爲武斷之論。此亦科學之進步也。

奧國學派

抨擊派之評論經典派也，多從方法，主義入手，鮮有不滿意於其經濟學說者，匡抨擊派所不及者則奧國學派也。創此派者，爲奧人卡兒明奧 (Karl Menger—1840—歐戰時期) 繼明之說而更擴張其義者，有唯搜 (Von Weiser) 巴維克 (Böhm Bawerk—1851—1914)。明奧之貢獻爲價值論；巴唯克之貢獻爲分配論。茲略述如下：

(一)明奧價值論　經典派之價值定義曰，價值者交換之比也 (Ratio of Exchange)。明奧則以爲價值乃一種物之某單位 (Particular Unit) 對於吾人之重要 (Importance) 之代名詞。其觀念純屬主觀，與經典派之觀念截然相反。定義不同，宜其議論之各異也。

夫物何以對於吾人有重要？或謂因其能滿足慾望。雖然，空氣與水，亦何嘗不滿足吾人之慾望，而何以無重要無價值？明奧則謂物之所以對於吾人有重要，不因其僅僅能滿足慾望，而因其爲滿足慾望之必需條件 (Indispensability)。必需云云者，卽吾人慾望非某一種物之一個單位不能滿足之謂也。空氣與水，雖能滿足慾望，然二者取之不禁，用之不竭，供過於求，不爲滿足慾望之必需條件，此其所以無重要無價值也。

夫物何以能爲滿足慾望之必需條件？此則因其爲吾人一種

慾望之目的及供給之缺乏使吾人對於一物無慾望，則將無必需之可言；又使一物供過於求，亦將無必需之可言。物廣缺乏，故毀棄一單位，即毀棄一單位之慾望滿足，斯始有重要之可言。空氣與水，從無缺乏之虞，毀棄一部分，而吾人之慾望，不因之而不滿足。故無重要，無價值。然則價值可謂起源於物之爲滿足慾望之必需條件，而缺乏實爲必需之原因，吾人亦可謂價值起源於缺乏。此明與價值原因論之大概也。

價值原因之問題旣解決，明與更進而討論何者可以量價值。彼之結論曰：限界利用，實價值之唯一標準也。如有同性質之物四單位於此：其第一單位，滿足吾人最重要之慾望；第二單位，滿足次重要之慾望；第三單位，滿足更次重要之慾望；第四單位，滿足最次重要之慾望。（分爲次第，純爲便利起見）吾人知一物利用之多少，全視其所滿足慾望輕重爲轉移。今第四單位滿足最次重要之慾望，其利用必爲最少。惟此最少之利用，實爲四單位價值之共同標準。如第四單位之價值爲五，其他單位亦必爲五。蓋使有一單位偶遭毀棄或缺乏，其不能滿足的慾望必爲最次重要者。此最次重要之慾望，實賴一單位而滿足。換而言之，即含有必需（Indispensability）之意。夫價值生於必需，故此第四單位，實爲四單位價值之起原。而其利用，即爲四單位價值之共同標準。因其最少，故名之曰限界。限界云者，謂出此界外，即無利用之意也。四單位同一性質，故可互換，失一單位，則以他單位代之，經濟學者名之曰代律（Law of Substitution）云。

吾人旣知限界利用爲價值之標準矣。雖然，限界利用，自身亦能度量否乎？明與則毅然應之曰：一物限界利用之多少，實視其所滿足慾望之輕重與其供給之多少爲轉移也。凡物之滿足吾人較重要慾望者，其限界利用自多；然使供過於求，則其限界利用，必隨之而減少。蓋一物供給過多之後，吾人必用以滿足不甚重要之慾望。慾望不重要，滿足之者，其利用必少，而因性質相同之故，轉而影響於全體，此代律之作用也。又有一種之物，雖滿足吾人較不重要之慾望，然使供給稀少，則其限界利用必隨之而增，其理由與前者相同。明與此說，實可打破斯氏空氣與寶石之謎。蓋空氣之總利用（Total utility）雖大，而因供過於求，其限界利用遂低至零點；寶石之總利用雖少，而因供少於求，其限界利用遂增加無已。此空氣之所以無價值，而寶石之價值則高出於尋常萬萬也。

（二）唯搜生產物價值論　明與於此問題，雖與以討論，而未

能批却導窾。彼謂生產物之有價值，不因其能直接滿足慾望，而因其能製造可以直接滿足慾望之消費物。換而言之，生產物之價值，實從其所製造之消費物而來，與經典派正相背馳。顧凡一生產物，可用製造許多種類之消費物：如鐵可用以造船，亦可用以製牀。牀之價值少，而船之價值多。然則鐵之價值，將以牀爲標率乎？抑將以船爲標率乎？是則論價值者所應說明，而又明與所未論及者也，唯搜於此問題之貢獻，乃推用限界之意。其結論曰：限界消費物 (Marginal consumer's goods) 實所以定生產物之價值者也。設有一生產物於此曰A，共有六單位，其所製造之消費物，曰X，曰Y，曰Z；今使盡用六單位之A以製X，則X六單位之各自利用爲 20,18,16,14,12,10，而其總利用爲 $10\times6=60$。又使盡用六單位之A以製較次重要之Y，Y之六單位利用爲 18,16,14,12,10,8，其總利用則爲 $8\times6=48$。更使盡用六單位之A以製最不重要之消費物Z，Z六單位之利用爲 16,14,12,10,8,6，其總利用爲 $6\times6=36$。雖然，此三種之用A，俱非最經濟之法，精明之企業家不爲也。彼將用三單位以製X，二單位以製Y，一單位以製Z。若然，則六單位之總利用 $16\times6=96$。此總數實爲任何用A法之最大數。然Z之利用爲 16，實爲三種消費物中之最不重要者。質言之，Z即所謂限界消費物。今A每單位之利用或價值（與學者於利用價值從不分別）則爲A所限定，故曰限界消費物實所以定生產物之價值者也。

（三）巴維克利息論　巴唯克於利息問題，道前人所未道。實爲近世最有價值之貢獻。茲略述之如下。

（A）利息之起原　明與之言曰：利息問題，乃價值之問題也。巴維克亦信此說，故彼之論利息，即從此入手。資本之價值，與因用資本而生產之物之價值，每每相差。此相差之價值，即爲利息。利息論者，乃解釋此相差之價值者也。—凡此巴與明與並無爭論；惟至於此相差何時而來，則二人地位，直南轅而北轍矣。巴維克以爲現在物之價值，與將來物之價值，兩相比較，必有相差。現在物與將來物，雖屬同性質同容量，其價值則不同。前者之價值，常較低於後者之價值。故二者比較，常有相差；利息者即此相差。巴維克既立此根本假設，則用其全力以解釋現在物之價值，何以常較低於將來物？依巴氏之說，其原因有三：第一曰慾望與慾望之供給之相差；第二曰輕視將來；第三曰現在物之藝術上優點。

（B）利息之種類　巴維克又分利息爲三種：曰借款利息；曰

事業利息曰堅固物利息。

（一）借款利息論（Loan Interest）世所謂借款，不過現在物與將來物一種交換耳。債主與債戶以現在物，債戶祇還以將來物。將來物之價值，不如同容量同性質之現在物，故債戶還債主時，除原數外，必加以 Agio（乃優先之意）。此Agio即利息也。

（二）事業利息（Profit from capitalistic undertaking）

巴維克於未論此利息之前，即立一根本前提，曰：物之較高級者，如土地人工資本等，雖為現在物，而自經濟方面觀之，則將來物也。現在物之特點，在能滿足慾望。今土地人工資本三者，祇能生產消費物，而不能直接滿足慾望。而消費物之製成，必費時日，故自物質方面言之，三者為現在物，自經濟方面言之，實將來物也。夫三者既為將來物，則與現在物交換，必受折扣。今企業家之從事實業也，租土地，墊工資，購資本，質言之，彼在在以現在物而易以將來物。因前者之價值，多於後者，故彼先付出之現在物之容量，必少於所換之將來物。惟數月或一年之後，現在之將來物，已變為現在物，現在物之價值較高；換而言之，此企業家從前所賤買之土地人工資本，今其價已昂貴；再換而言之，彼於此可得利益：此即巴維克所謂事業之利息是也。世之提倡社會主義者，以為企業家剝吸勞工，殊不知勞工為將來物，工人以將來物與企業家易現在物，宜其價值之較低也。

（三）堅固物之利息（Interest from durable goods）夫所謂堅固物者，一束之功用耳。其與普通之消費物不同之點，在其功用之陸續輸出，而普通之消費物，則祇可用於一時。如屋，當然與斗米之一時可用竭者不同也。

堅固物之功用，分許多時輸出，故有現在，有將來。其將來功用價值之受折扣，與他之將來物等。設一物可用六年，其遞次功用之價值如下：100＋96·23＋90·78＋86·38＋82·27＋78·35＝532·95。此532·95為此物六年功用之總價值。一年之後，其功用之價值，將變而如下 100＋96·23＋90·70＋86·＋28 27＝454·58。

一年以後，前之僅得96·23者，今已變為一百，而其功用之真由彼用去者，乃78·25。故企業家所得為100，而所用去者僅78·35。此二數之相差數——100－78·35＝21·65——實彼之利息也。明乎此而地租問題亦從而解決矣。蓋地不過為堅固物之一種，地租之估定，實與此等。惟地永久存在，為無限的，故地

租常為100與0之差數。此則其與普通之消費物不同之點耳。

(C)利率論　定利率之分子有三：曰國家生活費容量；曰勞工之數目；曰因生產時間之延長而得之剩餘之多少。(The Surplus return connected with any further extension of the production period) 巴維克以為國家生活費，必常足盡雇人工。故此三者之限制分子(The limiting factor)實為第三者。其結論曰：在一社會，倘國家生活費之容量少，工人之待雇用者多，而因生產時間延長而得之剩餘繼續增高，則利率必大。反是，國家生活費之容量大，工人之待雇用者少，而因生產時間延長而得之剩餘易於減少，則利率必低。此其大概也。

上所論述，奧國學派之經濟學大概也。奧學者自以為創建新說，欲取經典派之地位而代之，而實則不過補經典派之不足而已。謂為光大經典派之學說則可，謂創一新經濟學則未免過甚。

晚近趨勢

經濟學至十九世紀末，而大綱粗具矣。自後之經濟學者雖人才輩起，然皆不過取陳說而改頭換面而已。目下經典派之健將，在英有馬雪爾，在美有塔先克。馬號為新經典派，其價值論折衷於經典派及奧派；供給與要求并重。塔之書則不過抄襲穆勒之經濟學原理而易以詞句而已。歷史派則仍盛行於德意志。英之亞西廉(W. J. Ashley)克令汗(Wm. Cunningham)美之伊利(R. T. Ely)諸人，亦俱歷史派之佼佼者。伊利且為克尼斯之弟子，其服膺歷史派之說之誠懇，更可知也。奧學派之學說，則不受崇仰於歐洲，而極盛行於美國。克拉克(J. B. Clark)及費希(Fisher)俱此派之健將。克之限界生產論乃自建創，而非受之於奧學者。費雖稟承奧學者之說，而時有別開生面之論，且於貨幣論有特別之貢獻，實後起之佼佼也。又有康門氏者(J. R. Commons)根據於近年行為心理說及法律新近之財產解釋，創一新價值論，盡推翻前人之陳說。其書不久將出版，其出版之日，即經濟學革命之日也。

自原富書成至今，為時蓋不過一百餘年耳，而經濟學說日新月異，正如長江大河其源流不竭，何也？論者以為西洋人思想自由，不盲從舊說，有以致之。此語固是；而一百年來之工商業情形，逐年改變，實為經濟學說蜂起之根本原因。吾嘗以為所謂經濟學說者，不過經濟學者對於當時社會經濟狀況之觀察，而思所以解決之之結論。今證之於經濟學說發達史，果不謬也。

斯密亞丹以前之經濟思想

朱樸

斯密亞丹乃經濟學之始祖，其學說在經濟學史上占最重要之位置，此凡稍研究經濟學者殆莫不承認者也。今年爲其二百年誕辰，本誌因特刊論文數篇，以誌紀念。除葉君元龍李君權時已將斯氏個人及其以後各經濟學家之學說論述外，記者茲專將斯氏以前之經濟思想略述之。

普通經濟學者每謂斯密亞丹以前無經濟思想，殊爲大謬。經濟思想史綜分三大時期：曰上世紀，曰中世紀，曰近世紀；斯密之經濟學說乃屬於近世紀者也。其所以有『經濟學始祖』之稱，以斯氏以前之經濟思想漫無系統，不成爲一種科學，至斯氏而集其大成，『經濟學』始正式成立耳。

欲敍述斯氏以前之經濟思想，至爲困難，因普通經濟學史或經濟思想史往往對於上世紀中世紀之經濟思想略而不述，殊無數書可供參考。是篇之撰，全賴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及 Richard T. Ely: Outlines of Economics (Book IV) 二書而成；但亦祇舉其要略，而未能詳述無遺，此記者所深以爲憾者也。

* * * * *

上世紀之經濟思想，可將東方希臘與羅馬分述之。

一

東方人民可稱爲最初具有經濟思想者，而以希伯來人(Hebrews)與印度人(Hindus)爲尤著。此二種人民之經濟思想隨宗教法律觀念而產生，以農業爲基礎。故彼等所謂最重要之經濟問題爲農業，利息，工資，租稅，遺產，衡量，產業所有權，專利，贋

造等當時對於徵取『重利』(Usury)，最爲反對摩西十誡嚴禁借人以金錢糧食及一切物品徵取重利但此僅限於希伯來人，至對於外人放債徵取重利，則並不加以干涉。婆羅門法規則規定無抵押借款之利率如下：

金錢　按原價徵取兩倍

米穀　按原價徵取三倍

以重量計算之物品　按原價徵取八倍

其對於有抵押借款利率之規定，則普通爲每年徵取百分之十五焉。

希伯來人與印度人對於衡量之虛報及貨物之膺造均有極嚴密之取締規則。物價務求公正，凡過高或過低均爲婆羅門法規所不許。

婆羅門法規規定凡工人於工作期未滿時而擅自毀約者，則工人當償還雇主訂約期內所有之工資並繳罰金於國王。反之，如雇主於工人工作期未滿時而擅自毀約者，則亦應償還工人訂約期內所有之工資並繳罰金於國王。但設工人因咎而致被雇主毀約者，不在此例。

以上不過略舉其一二大端；總之，古時東方人民之思想，大半均受宗教之支配，故倫理的經濟思想(Ethico economic ideas最爲發達。如上述禁止衡量之虛報及貨物之膺造等等，均此種倫理的經濟思想最顯明之表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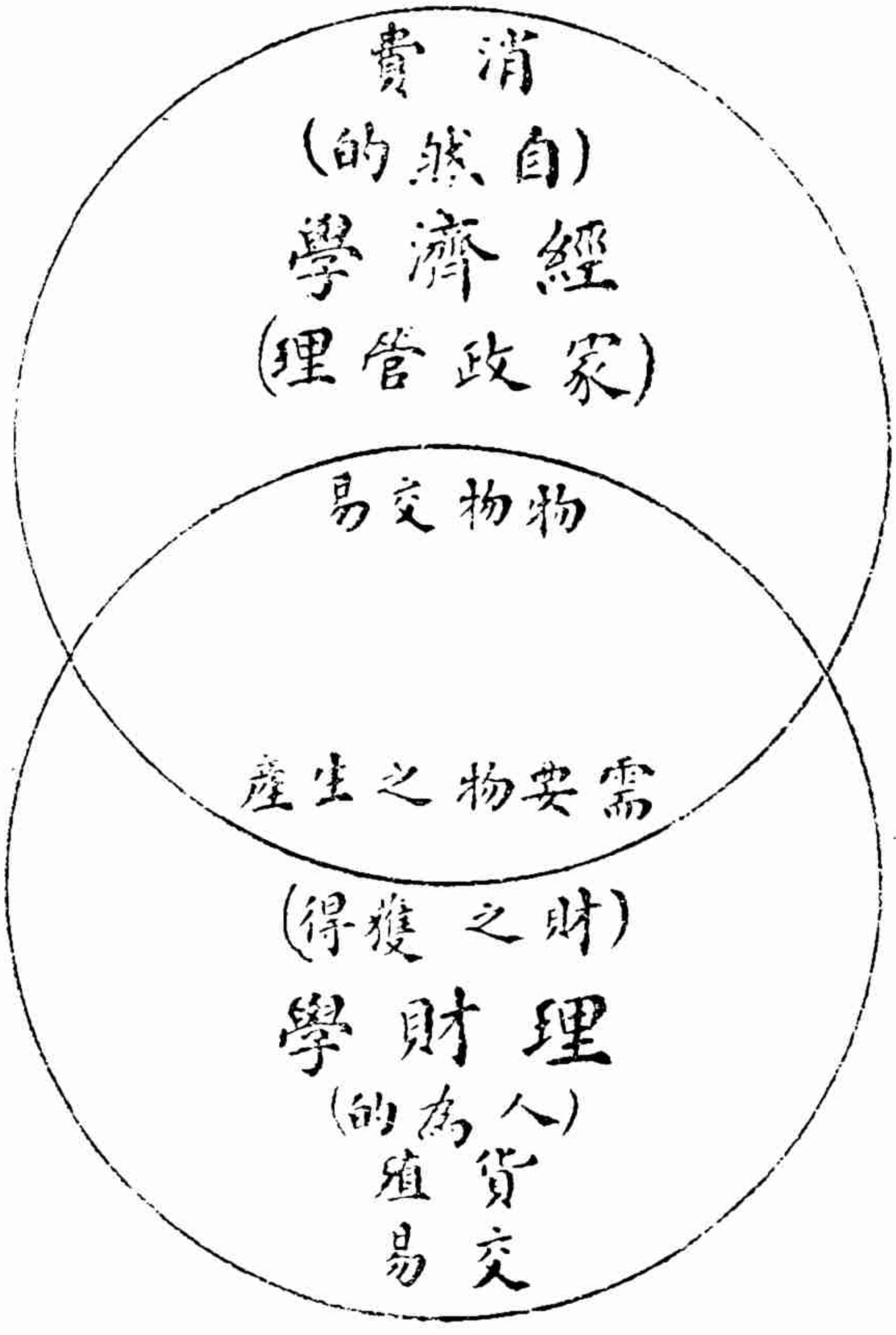
二

希臘與亞洲最爲接近，故亞洲文化傳入希臘爲自然之趨勢。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與任諾芬(Xenophon)爲希臘之三大經濟學家，——其實柏亞二氏爲大哲學家——其學說對於經濟思想史均有極大之貢獻。柏氏之名著爲共和國(Republic)，述一理想的社會，其目的在剷除當時萬惡的社會而使成爲一共產主義的國家(Communistic State)。彼甚且主張妻子公有，較近世之共產主義尤爲激烈。彼爲分工(Division of Labor)學說最初提倡之一人，其共和國書中第三七〇頁有語云：『欲求出產物之精良，必一人專務一事而後可』；此即分工說也。不過彼之學說至爲簡單，遠不若後世赫季生(Hutcheson)休謨(Hume)斯密亞丹輩之精密耳。

柏氏對於貨幣之意見，主張除使用一種國內貨幣用以支付工資及一種希利尼貨幣(Hellenic currency)用以支付旅

費外，其餘一概禁止。至利息則尤不應徵取。（見其第二名著 "Laws", Book V. p. 742.)

亞里士多德之最大著作為政治學 (Politics)，是書實為世界名著之一，中世紀之神學家均奉若聖經。格蘭斯頓 (Gladstone) 嘗謂是書為其生平最愛讀三書之一，其價值可想見。亞氏在經濟思想史上之最大貢獻，為將經濟學 (Oiko-nomik) 與理財學 (Chre-matistik) 分離。列表如下：



亞氏對於柏拉圖妻子公有之主張，最為反對。彼不贊成無論何物均歸公有。換言之，彼贊成私產制甚於共產制者也。

亞氏論物之價值 (Value)，謂當視其『用』(Usefulness) 為斷。彼謂凡物均不應有價格 (Price)，價格為非法的，至『用』之解釋，則完全根據於人之慾望 (Wants) 焉。

亞氏承認貨幣有一種『經濟的功用』(Economic function)，謂為商業應用上所不可缺者。此與柏拉圖之主張不同。不過彼亦為反對徵取利息最力之一人，謂貨幣不過為交易之媒介，並非生產品，故不應從貨幣上而得酬報。『一錢不能再生一錢』(A piece of money cannot beget another piece)，乃其最有力之學說也。

任諾芬為一實際的經濟學者，其名著有三：即 "Hiero"，"Cyropaedia" 及 "The Revenues of Athens" 是也。前二書乃述其理想的社會，帶有浪漫色彩；後書則為敘述雅典之財政，頗有系統焉。

總之，希臘在上世紀經濟思想史上占最重要之位置，而三大經濟學家中尤以亞里士多德之貢獻為最大。

三

羅馬在上世紀經濟史上之貢獻甚微，因其人民長於動作而不善於思想。其經濟思想大半來自法學家哲學家，與農業著作家，請分述之。

羅馬法學家將法律中屬人的元素(Personal elements)與非屬人的元素(Non-personal elements) 分離，殊為學術上之一大進步。彼等持個人主義的財產觀，主張契約自由 (Freedom of Contract) 對於幣貨則僅認為具有交易價值 (Changeable value)。對於徵取利息，十二綱目 (Law of Twelve Tables) 上曾有規定，但嚴禁徵取重利。紀元前三五七年，規定利率為百分之十；三四七年改為百分之五；五五年後——三四二年——則一概禁止。但以後貸借錢財者仍徵利息，且較前益增，竟有高至百分之四十八者。於是傑斯丁法典，(Institutes of Justinian) 規定利率自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八，視借款之性質而異。但此種規條仍不過具文而已，真正之利率均隨市況之高落而定之。

羅馬哲學家頗與東方及希臘哲學家相似，偏重於倫理方面。最著名之數人為西塞羅(Cicero)，孫奈加(Seneca)，大柏立尼(Pliny)，小柏立尼 (the younger Pliny) 與萊列斯 (Aurelius) 與伊比克脫 (Epictetus)。彼等均痛惡奢侈——尤以金錢為甚——力崇節儉，頌揚古時農業經濟時代生活之簡單，而高呼『返諸自然』(Back to nature)焉！

彼等對於徵取利息，亦至為反對，孫奈加之言論與亞里士多德相同。

羅馬最著名之農業著作家為加圖(Cato)，范魯 (Varro)，與柯侖米拉 (Columella)。彼等均反對大農制 (Latifundia)，讚頌小農制。其廢止奴隸制之主張，頗有價值焉。

總之，羅馬對於經濟思想史之唯一貢獻，為將法律學成為一種獨立的科學，因之關於財產，契約，利息等學說，亦多所闡發焉。

* * * * *

自四七六年至一五〇〇年可稱為中世紀；此世紀之經濟思想殆全受耶教勢力之支配，最主要之學說有如下述：

(一)人類平等　古人均謂人類之優劣根諸自然，凡奴隸，僕

役及其他一切階級，皆屬天演。耶教則竭力反對此說，提倡博愛及大同。聖路易 (St. Louis) 嘗誡其子曰：『如遇貧人與富人爭，寧助貧人，待是非大白，則秉公而判斷之。』

(二)勞工神聖　古時均賤視勞工，以爲下流，耶教則反是；因耶穌及其門徒皆係工人也。

(三)濟貧扶弱　古時對於貧弱之人，非常輕視，且往往加以侮辱；耶教則不然。舊約全書 (Old Testment) 中屢言濟貧扶弱之必要。

由以上之結果，一〇〇〇年市鎮上之奴僕已大爲減少；至農奴則雖直延至十九世紀，但待遇已較前自由多矣。

十三世紀以前，耶教徒已漸萌有經濟思想，最顯著之證例爲反對奢侈。其他若關於財富價值等學說，亦已略有討論。當時對於農業，竭力頌揚；工業則反是，謂爲上帝所痛恨。

耶教徒深惡物質的財富，謂足以破壞精神幸福。對於價值之觀念，謂與價格截然不同。交易則應公平，以眞值爲基礎。徵取重利，亦嚴禁焉。

至十一世紀，手工業產生，貨幣之用途亦推廣，於是經濟思想大進。十二世紀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之拉丁譯文到歐，影響更大。中世紀之最著名經濟學者爲亞恢奈(Thomas Aquinas)——其實乃神學家——竭力主張公平價格與公平利息。其公平價格之主張至今猶爲強有力之學說；至『利息均爲罪惡』(All interest is sinful)之觀念則至十六世紀時已改爲『重利爲罪惡』(Excessive interest is sinful)之學說，範圍較狹矣。

總之，吾人可謂中世紀爲一過渡時代：其一，由羅馬之個人主義而進至耶教之大同主義；其二，由家庭經濟而進至國家經濟；其三，由奴隸制而進至自由工作制。此世紀之最要經濟學說爲公平價格；經濟政策則爲保護貿易。

* * * * *

自十六世紀以降，可稱爲近世紀。此世紀經濟思想之變遷最烈，欲述其詳，至少非十萬言之專書不可。記者今茲所記，不過斯密亞丹以前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之大概而已。

一

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 之成爲一種學說，始於一六一三年意大利經濟學者雪拉 (Serra) 之無礦國採取金銀法 (A Brief Treaties on the Causes which make Gold

and Silver abound in Kingdoms where there are no Mines)一書。引起此主義之最大原因，即由家庭經濟而進至交易經濟。法國之哥勃脫(Colbert)，波斯之大佛利逵立克(Frederick the Great)與英國之克洛姆衞耳(Cromwell)均爲最著名之重商主義者，故重商主義又名哥勃脫主義(Colbertism)。其主要之學說有二：

(一)金銀　重商主義者最重視金銀，謂爲代表財富最適當最安穩之一種物品。沛戴(Sir William Petty)謂貿易之目的即在謀多得金銀。

(二)國外貿易　重商主義者又極注重國外貿易，湯姆思孟(Thomas Mun)謂欲求財富增加，惟有施行國外貿易之一法。國外貿易宜採取保護政策：獎勵出口，限制進口，如是則定能獲利焉。

重商主義者對於價值之觀念，頗多偏重於勞動價值說者。沛戴嘗謂『勞動乃財富之父，土地爲財富之母。』(見"Petty's Economic Writings" Vol. I. P. 181)洛克(Locke)則謂『勞動者，價值之源也。』

對於利息之意見，最不一致。十七世紀中葉湯姆思孟贊成徵取利息，惟謂當視借款之性質爲斷。一六六八年一般經濟學者對於重利法(Usury law)大起爭論，柯貝鮑(Sir Thomas Culpepper)作反對重利論(A. Tract against the high rate of Usurie)主張低利，自一分減至八釐；後又主張當以六釐爲法定利率。其子亦出版"Discourse"一書，攻擊重利。持此說最著名者爲智耳特(Sir Josiah Child)，謂低利可使貨幣價廉，不致有缺乏之虞。

反對此說而與湯姆思孟同派者，以孟萊(Thomas Manley)爲最著。彼謂『重利乃缺乏貨幣之果，如貨幣充足而借錢者不多，則利率自能低落也。』

重商主義者贊成人口增多，以爲人口多則國家之收入可增。福脫萊(Fortrey)謂『國之強盛，端賴財富與人民；』故彼竭力主張殖民。

重商主義者對於工資及地租可謂無特殊之學說，因當時普通觀念視生產較分配爲重。雖沛戴洛克及智耳特輩均有偏重於勞工方面之言論，但卒不能成立。

對於租稅之觀念，重商主義者普通均主『受國家若干利益則應納稅若干』之說。沛戴之學說最精密，故有英國第一租稅

學者之稱焉。

斯蒂華 (James Steuart) 爲十八世紀英國重商主義者之領袖，亦即爲重商主義者最末之一人，其著作有 "Inquires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一書。英文書中用 Political Economy 一字，殆始自是書。

同時德國亦有重商主義名 Kameralism 著名之重商主義者爲斯企曼茨 (Schmalz)，勞夏 (Rau) 烏勒萊企 (George Obrecht) 皮沙 (Besold) 波納茨 (Hornitz)，克洛克 (Klock)，薩根杜夫 (Seckendorf) 俾企斯 (Bechers) 霍泉 (Hornig or Hörnigk) 斯企洛道 (Schroeder)，蓋素 (Gasser)，達立斯 (Daries)，狄斯末 (Dithmar) 秦克 (Zincke) 與傑斯底 (Justi) 等人。其重視金銀及鼓勵人口增多概與英國之重商主義相同，惟有一二相異之點：(一)英國重商主義者之著作多係短文，欠精密之理論；德國重商主義者之著作則多鉅著且有條理。(二)德國重商主義者大多對於國外貿易，不若英國法國之重視。彼等頗注意於國內貿易，著作中屢論及農業，礦産，森林等問題，此爲英國重商主義者所從未談及者。

二

重農主義 Physiocracy 發生於十八世紀中葉，係重商主義之反響者。Physiocracy 一字，係希臘 φύσις 與 Κράτος 二字合成，原意爲『自然之勢力』(Power of Nature) 故與其名爲重農主義，實不如名爲自然主義之較確當也。重農主義之先驅者爲波斯基耳鮑 (Pierre Poisguillebert) 范彭 (Vanban)，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加帝倫 (Cantillon) 諸人。加帝倫一七五五年出版之 "Essay upon the Nature of Commerce in General" 一書條理明晰，可稱爲經濟學之第一部名著。

重農主義之興，實受法國政治之影響，當時對待農民，至爲苛刻，因起反動。故重農主義又名反動主義 (Negativism)。最主要之重農主義者爲高奈 (Gaurnay)，魏士雷 (Quensnay) 狄覲 (Turgot) 三人。從經濟學說方面而論，魏士雷尤爲主要。其重要著作有如下述：

一七五六年　"Fermiers"

一七五七年　"Graino"

一七五三——一七五八年　"Tableau Économique"

一七六三年　"Maximes générales du gouvernement économique d'un royaume agricole"

一七六八年　"Droit Natural"

魏氏之唯一學說爲『農民貧則國家貧;國家貧則國王貧。』彼主張自由貿易,使農業得發展至最高限度。

高奈一生無甚著作,僅翻譯智耳特及柯貝鮑之論文。彼曾在加的斯(Cadiz)經商十五年,後又往英格蘭荷蘭及德意志各國遊歷。彼一生主張自由政策。

狄觀之學說稍與魏士雷及高奈不同。彼承認儲蓄與資本有密切之關係,故不反對貸借金錢徵取利息之自由權。對於魏士雷專制政治之主張,攻擊頗力。其有名之著述如下:

一七六九年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同年　"Amemorial sur les prêts d'argent"

一七七〇年　"Letters on la liberté du Commerce des grains"

重農主義之根本學說,可分下列數項以說明之:

(一)自然哲學　重農主義者深信自然秩序與自然法律(natural order and laws of nature),對於一切人訂的法則均不滿意。

(二)純粹生產　重農主義者認足以增加一國之財富者惟有農業(包含礦產與漁業等),若工商業均爲不生產的。農業之生產不僅足供農民,且儘有餘資以贍給其他階級之人民。譬一人耕田能供養八人,其全家共四人,則其所得除自用外尚有剩餘足供他家之用,此剩餘卽所謂純粹生產(Produit net)是也。

(三)經濟表　重農主義者分社會上之人類爲三:

(一)生產階級,如農民是。

(二)半生產階級,如地主是。

(三)不生產階級,如賴農民以生活者(指工商階級)是。

(四)單稅制　重農主義者認土地爲一國唯一之富源,故主張租稅祇應徵諸於土地。其標準以土地上之純得(Net income)而定。

總之，重農主義在經濟學史上之位置固甚重要，惟在學理上則有一極大之錯誤，即祇知農業能生產而不知工商業亦能生產，故其學說多武斷。但其所貢獻於經濟學者亦殊不少，綜述於下：

（一）用科學的方法使經濟學與其他科學分離，而成爲一種獨立的科學。

（二）確定資本之定義，爲後起各派闢一途徑。

（三）重視土地而使以後成爲生產要素之一。

（四）在租稅論上貢獻重要之學說。

重農主義之概略已如上述，以後即降至斯密亞丹經濟學遂大放光明矣。

美總統柯立芝平居所讀的書

美國魯伊斯維耳地方(Louisville)的郵報(Post)，現藉柯立芝爲副總統居於新威拉得(New Willard)時書室中所讀的書籍，推測其爲人云：『在他書籍中最常用的，爲聖經，而就中最常翻讀的則爲基督山上垂訓及讚美詩第二十三首那幾頁。他書室中最多的要算是傳記，歷史，稅則，憲政論文等書，可知他是一個善於思想的人。再如關於非列濱問題，波多里加(Porto Rico)問題及其他各國等書亦不少，可知他平時對這些問題一定是很注意。此外還有一部諾登的美國憲法(Norton's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這實是最高行政長官所應熟知的。有一部曾爲駐英大使的李特的事略(Life of Whitelaw Reid)表示着他對於英美的關係也有相當的注意；至如南美的將來(The Future of South America)，世界和平的預言(A Prophet of Universal Peace)等書，則亦有陳列着，因爲這是他應處置的世界問題；此外又有新英格蘭史數種及威爾斯著的歷史大綱一部，表示着他對於過去時代的普通歷史也是非常注意的。……』(雲)

小說月報十四卷第九號

「太戈爾號（上）要目」

歡迎太戈爾……鄭振鐸

泰山日出……徐志摩

太戈爾來華……徐志摩

太戈爾傳……鄭振鐸

太戈爾的思想……王統照

給我力量……周越然

詩人的宗教太戈爾著……胡愈之譯

太戈爾音樂與教育……仲雲譯

太戈爾和托爾斯泰……仲雲譯

夏芝的太戈爾觀……高滋譯

太戈爾的戲劇和舞台……仲雲譯

愛者之贈遺選譯（詩）太戈爾著……鄭振鐸譯

新月集選譯（詩）太戈爾著……鄭振鐸譯

吉檀迦利選譯（詩）太戈爾著……鄭振鐸譯

歧路選譯（詩）太戈爾著……沈雁冰 鄭振鐸譯

隱迷（小說）太戈爾著……鄧演存譯

幻想（小說）太戈爾著……褚保時譯

拉加和拉妮（小說）太戈爾著……如音譯

我的美鄰（小說）太戈爾著……白序之譯

賣菓人（小說）太戈爾著……朱枕薪譯

馬麗妮（劇本）太戈爾著……高滋譯

太戈爾著作介紹……徐調孚

此外尚有創作及其他各稿茲擇其重要者並列於下

橋上……葉紹鈞

三天……劉師儀

還請我們的敵人……徐玉諾

光流……梁宗岱

家風……孫俍工

歸來……顧仲起

齊格洛夫縣的漢姆烈（俄國屠格涅夫著）……耿濟之譯

讀後感（六篇）……褚保時等

俄國文學史略（續）（完）……鄭振鐸

俄國文學年表……西諦

關於俄國文學的兩則雜記……西諦

海外文壇消息……沈雁冰

本期頁數較平常約增一倍餘另售價洋三角定戶照舊並此聲明

清鄉

袁敦甫

注意民瘼的陳知事，到任的第一天，就委了四個清鄉委員，清緝四鄉的土匪；久已陷在水深火熱的湘潭縣的人民，得到了這個消息，是何等的歡欣鼓舞！何等的感激涕零！

但在陳知事手下做一個委員，不是容易的，每人必得先繳一千元的保證金，才有做委員的資格。至於如何要這一千塊錢，却不明白陳知事的意思。

在東鄉的委員是周可卿，帶了四十個武裝軍士，到鄉下去實行他的清鄉政策，把軍隊駐在石家村的士穀祠，先召集各都的都紳，商議清鄉的手續。

東鄉地方遼闊，共有七個都紳，自從得到委員的寵召以後，各人的心裏，懷着兩種絕相矛盾的心理，——歡喜與驚惶。歡喜的是他們得與官吏接交，在鄉下小百姓們中，要算是無上的榮幸！驚惶的是不知周委員清鄉用一種甚麼手續？設或將鄉下的土匪，責成在他們身上交出來，那豈不是個難題？

疑慮自疑慮，上官的寵召是不得不赴的，於是各人先後乘着肩輿向石家村進發。

石家村是三都所管的地方，都紳瞿雲召得到周委員在村裏駐足的消息，嚇慌了手腳，忙着屈請廚夫工役，招待一切，但他想：『士穀祠僅僅幾間小小的茅屋，那裏容得下許多軍隊，並且裏面泥塵滿壁，太不雅觀，這於上官的屯駐，是極不相宜的。但是在這樣的窮鄉僻壤，那裏能夠找到整潔莊嚴的房屋，雖有幾家比較雅潔的民房，那是本地士紳的住宅，萬萬辦不到的。』

再後他想到了！

『村裏的三塘灣不是有十分寬敞的房屋麼？裏面的陳設，不是十分精雅的麼？現在雖有一個甲學設在裏面，那是為鄉人所厭棄的，趁着這個機會，把那位洋先生趕了出去，也可出出平日

的烏氣；並且也叫他知道我老瞿的手段』想到這裏，很覺得意，就着人去通知洋先生，於是那位無抵抗被人雇傭的周石雲先生，祇好暫時實佈停課，檢束行裝回家去了。

周委員從七穀祠搬到三塘灣，自己佔據了教員的臥室；把教員的休憩室，改成了他的辦公室；神聖的講堂，變成了森嚴的裁判所。他覺得一切很舒適，很便當，便想到以後移往他處，最好也是擇一個學校駐足。

石家村裏忙了兩天，好容易才把一切的事情，佈置妥當。那時各都的都紳，先後到了，暫住在三塘灣下首幾間茅屋裏，——那裏是瞿都紳的莊屋。他們齊集了，卽刻寫好手本去見周委員。

三塘灣的門首，和平日大改了模樣，兩個武裝軍士，分立門外，他們見了，有些害怕。七都的都紳黃仲連，他是在外面辦過幾趟差事的，對於這樣的一個小小委員，却不把他放在心裏，便疾走上去，道了來意。軍士知道他們有些來歷，頓時那冷冰冰的面孔上，放出一種趨附的笑容來。『諸位先生請進，裏面有人招待』站在東邊的軍士這樣說了，用手向裏一指，於是他們向着他的手指的地方走進去了。他們一層一層的進去，裏面也同樣一層一層有守門的軍士，他們也照前同樣的一問一答。

『這是多麼莊嚴的地方呵！小百姓們，不消說連正眼也不敢向裏一窺，我今天竟能在這個地方走出走進，眞是一件足以驕傲的事！』五都的都紳陳澤民一壁走着，一壁這樣的想。

陳澤民本是農家子，家裏也有百十畝田地，因爲他善於趨附，在四十歲上，竟蒙鄉人的擡舉，做了本地的都紳。這在他已是極榮幸的事了，竟想不到今天還能在這個地方走走，就彷彿登了極樂世界！

他們走到周委員的辦事室門首，脚步聲便放輕了，門外一個便衣軍士，見他們來的人多，上前略問一問，他們便將手本拿了出來。軍士接着，看了一看，拿進去了。沒一刻工夫，軍士退出來，掀起門簾，恭恭敬敬喊了一聲：『請！』於是由黃仲連帶着其餘的六個都紳，一齊進去了。見着周委員，便一齊一字兒排開，足足的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周委員也站起來，略略的點了點頭。

他們屏着氣息，瞟眼兒將周委員望了一望，大約是三十多歲的年紀。八字式的髭鬚，和架着時式眼鏡的眼睛裏放出的凶光，已足使他們震懾。於是各人都感覺着分外的不安。後來周委員讓他們坐下，才一排四個坐在下首的一條長凳上，其餘三個，坐在周委員的對面三把交椅上。他們平時對着小百姓們，無論是

坐着，是站着，是說話，總帶着一付驕傲的面色，鄙夷的神氣，並且是十分的放肆。但今日在周委員面前，却另有一副面孔，就連呼吸也不敢十分放大，靜到自身脈搏的跳動，都能聽得出。而周委員的臉色和動作，就彷彿是他們平時對小百姓的態度。

周委員自己燃着一根香煙，吸得十分足足的，才慢慢的吐出一圈一圈靑煙來；煙霧的繚繞，竟不能淸淸楚楚認出他的臉色。他吸足了煙，才對着他們很誠懇，很和靄的說道：『本委員此次奉着陳知事的命令到貴處淸鄉，是爲民除害，是替諸位謀幸福，督淸幾年來擾害地方的毛賊。祇是人地生疎，諸事總要仰仗諸位先生的扶持。』

這是多麼冠冕堂皇的話呵！但在他們聽了，很覺生疎，這樣的話，祇是第一次闖入耳官裏的生客，竟不知所對，不覺臉紅紅的，恐慌起來了。

祇有見過世面的黃仲連，聽了周委員的話，有了把握，就提足了精神，發出輕而和的聲音，答道：『委員整頓地方，替民除害，敝處的人民，是極端歡迎，並且極端感激的！從此以後，我們小百姓得重見天日，皆出自委員所賜，謹代表敝處人民，先向委員道謝！至於仰仗的話，那是委員太過謙了，我們既在地方上服務，自應聽委員的呼喊！』

周委員謙虛了幾句，心裏着實喜歡黃仲連善於應對。但他此次淸鄉，懷着極大的慾望，祇是不好出口，不覺躊躇起來。最後，蹙了眉峯，故意現出爲難的臉色，說道：『我們做委員的人，眞不容易呵！此次到貴處淸鄉，在陳知事那裏，還出了兩千塊錢的保證金。』

在周委員祇是探探他們的口氣，鄉下的人們，腦筋簡單，那裏懂得他的意思！各人心裏懷着絕大的疑問：爲什麼做一個委員，竟要保證金？這是什麼理由？乖巧的黃仲連，早明白了周委員的意思。做着正容說道：『委員替敝處除害，我們小百姓感激到極處，自愧無可投報，那裏還要委員親自賠錢。好在這些土匪，他們的錢，都是黑暗中來的。委員就罰他三百五百，壹千兩千，也不算什麼。』

黃仲連這樣說了，在周委員自是喜不可言。祇有其餘的六個都紳，益發莫名其妙：『保證金不是有退還的麼？爲什麼就算賠錢？搶掠的土匪，不是要殺頭的麼？爲什麼就祇罰款了事？……』他們正往下想，忽地周委員問他們道：『你們看黃先生的主見如何？』他們恐慌了！這樣的話，應該怎樣答覆呢？竭力的運用腦

筋，終於想不出一句話來，祇同聲的答了一個『是』！這時候他們眞佩服黃都紳善於應對，居然能和周委員作長時間的談話。他們就搜索枯腸，還不能找出一句話來呢！

黃仲逵是個機警不過的人，乘機就爲周委員劃起策來。『委員雖秉着一片熱忱，爲民除害。但是人民畏匪如虎，誰肯得罪土匪，親來出首？依我的見解，還是委員設一個木匭，放在門外，任人匿名投匪名字。如此，是匪自無遁形，非匪自有各都各甲的紳士來保，豈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周委員聽了，不住的點頭，於是就照辦了。

七個都紳退出之後，仍舊回到瞿寔召的莊屋來。陳澤民總覺得黃仲逵的話有些不對，就詰問黃仲逵道：『黃先生！土匪的罪惡，不是死有餘辜麼？爲甚麼你到把他輕輕放過，祇說罰罰款了事？如果祇是這樣辦法，那麼做土匪的，又何所畏怯，不將益增其氣燄麼？我恐本地的良民，從此將陷入萬刼不復之境了！』說能，不勝憤慨。其餘的幾位都紳，都表示同意。

黃都紳見了他們這種迂朽的神氣，不覺冷笑着說：『周委員問你們時，爲甚麼不說？此刻到來問我？老實告訴你們吧！現在做官的人們，那一個不是用金錢運動來的。如果照你們這樣認眞，不都要去喝風麼？他們費了無數的金錢，犧牲了多少的心血，才博得一個小小官兒，不是爲錢，爲的甚麼？陳知事，周委員，都不過是借着官兒，攫取金錢，那裏眞有替民除害之心，你們休要錯了主意！』

他們聽了，才如夢初醒。但是陳都紳總不服氣。『他們做官的人，旣然這樣不要臉，難道我們做都紳的，也跟着去附和他？我們還是要拿出公平的見解，爲地方服務，才對得住桑梓！才不愧爲地方公僕！』陳都紳很激烈的辯駁，其餘的都紳，還對他表示同意。

黃都紳到好笑起來。『你們眞是傻子！放着一注現成的財物，都不知去取，還在這裏嘵嘵責人，說甚麼公奴公僕，倒虧你們做了一號子都紳！』

錢財的勢力多麼偉大呀！他們聽了，先自軟了，不覺脫口說道：『不要騙人，那裏有我們的分兒！』這不過是表示願意的話。黃都紳知他們着了道兒，帶譏帶笑的說：『誰騙人呢！我說你們是傻子，倒沒有錯！沒有我們的分，難道眞幫他白幹麼？你想，周委員不聯絡我們，能在我們的境地取了錢去麼？並且他人地生疏，一定有要求我們的地方，我們就趁着這機會去要挾他，不怕他不

從。』他們聽了，不覺撫掌笑道：『你到是個敲詐的老手！』只有陳都紳看不慣他們這種鬼鬼祟祟的行爲，已是氣極憤極！但他見大勢已去，就不再說甚麼，祇深深的歎了一口氣！

那天晚上，周委員着人請了黃都紳一人進去，祕密的商議了半天，纔退出來。其餘的都紳，懷着滿腔熱望，很注意的問他：『爲了甚麼？』他只淡淡的說了一句：『沒有甚麼，不過是問問地方的情形罷了！』於是他們很失望了！

第二天早上，周委員親自開了匭，數數裏面的票，共有八十三張，除將遠地的票收存，不在此地懲辦外，尚有四十五票，共係四人。票數最多的是劉青蓮，佔去了三十票。其餘黃澤之八票，劉介南六票，吳大鐸一票。周委員心想這劉青蓮一定是本地著名的土匪了！打算罰他一兩千塊錢，其餘的就罰他三百五百。主意打定了，就着人私請黃都紳來商議。

黃都紳見了劉青蓮的票，皺着眉，搖着頭，臉上頓時現出疑難的神色，太息的說道：『我們不要在虎頭上動鬚吧！』周委員忙問其故。

黃都紳低聲的說道：『他是本地有名的紳士葉自強家的食客，自強的兒子則先，是宋師長手下的團長。他有了這樣的護身符，我們那裏好辦他呢？但他確是本地第一等土匪，三都的地方，全歸他管。手下的匪徒，也很不少。他的本領眞大，並不要親自出去搶掠，手下的匪徒，自然要來供奉他的。因此他一個赤手空拳的人，在這幾年內，居然儲蓄了幾千銀子，成了本地的富翁。你想他不做生意，又不耕種，那裏來的這些銀子？因此本地的人，恨他刺骨。只可恨葉自強極力的包庇他，他還時時對人稱許他熱心公益，維持地方呢！你想他做了一件甚麼公益的事？說起來眞令人又氣！又惱！

『原來此地有個鄙吝的土財主，他久已垂涎，屢次着人示意，那位土財主是視錢如命的，任你如何的威嚇，毫不動心。他氣極了，就暗中唆使他的手下硬做，於是那位土財主就被害了，心知是他所爲，眼背臉色上，都不敢現出一點怨恨的神色。在他却還以爲未足，借了一件瑣事，硬派那位土財主出了四十擔穀，充作路捐，才能休了。葉自強就將這件事，時時向人稱道，眞算是爲虎作倀了！』

周委員聽到這裏，勃然怒道：『我必誓殺此賊！』

黃都紳帶笑說道：『委員又認眞了，把從前的計劃忘了麼？』

周委員低頭一想，怒氣漸漸的消了。因問道：『爲什麼葉自強這

樣的包庇他？』

黃都紳太息着說：『人生都只謀的是自己的利益！葉自強是本地的首富自知在這土匪世界裏，是難立足的。於是就極意的奉承劉青蓮，還恐怕他不死心踢地，在前兩年益發把他留在家裏，供奉他比親生父母還要恭敬。茶，飯，煙都送在手裏，衣服舊了，再換新的，有時還要接濟他些錢財。在葉自強的意思，不過是圖他保護。

『狡黠的劉青蓮，豈不知他的用意，并為他利用麼？不過他也有他的苦衷。他知道自己是為地方所不容的，一旦奸謀敗露，一定要個保護他的人，能保護他的，就祇有葉自強了。他們各有各的用意，互相利用，因此就成為本地的大患。』

周委員知道劉青蓮是辦不下來的，因轉了詞鋒道：『這個我們暫且不談，其餘的三人呢？』

『那都聽委員辦吧！黃澤之，劉介南，雖是劉青蓮的部下，到底不是劉青蓮本人，葉自強未必管得這些閒事。至於吳天鐸確是本地的良民，家裏且有三五百畝田地，如何肯為匪！不過因為保全自己的財產起見，已入了福門，入會通匪的罪名，是逃不掉的。……』

周委員聽到『福門』兩字，就攔問道：『甚麼叫做福門？』

『這是匪中的隱語委員當然不知道的。因為近幾年來，本地的土匪，特別猖獗，凡屬本地的居民，入了他們的會，就可以不搶。因此人都以入會為福門；但是也不盡然，有些初入會的，因隱語不熟，被害的也儘有。』

周委員心想吳天鐸既是有錢的人，一定不輕饒了。因說：『吳天鐸身為紳士，尚且入會通匪。如此可惡，不用重罰，不足以警其餘了。』

黃都紳乘機就放出要挾的手段來，乃笑答道：『委員自是正辦。不過吳天鐸並無通匪的證據，假如本地的紳士出來擔保，那就很為難了，須先得了幾位都紳的同意，才好着手辦理，祇是此事很為難啊！……』

機警的周委員，豈不明白他的意思，便附耳道：『如先生能代為疏通，自有重謝！』

黃都紳見目的已達，乃誠懇的答道：『自當效勞！』彼此一笑的分手了。

黃仲蓮退出之後，周委員就發票分途拘人。劉介南黃澤之吳天鐸，先後到案。只有劉青蓮先得到了消息，躲避了。好在周委員

也不注意他虛演了一回照例的故事，也就罷了。

周委員坐在臨時改成裁判所的講堂上，開始審問了！七個都紳分在兩旁坐下，最先受審的是黃澤之，反剪了雙手，兩個軍士押着上堂，喝聲跪下，黃澤之心裏早慌，一雙膝蓋不期然而然的跪了下去，低着頭不敢抬起來。周委員喝道：『你知罪麼？有人告你在蔣家莊搶了，可是真麼？』黃澤之知道事已發覺，但他想：『既無證據，自不能定罪。』乃哀求道：『實是仇家誣陷，小人素安本分，不敢為非！』周委員將那八張票子一齊丟下，喝聲：『你自去看，難道都是誣陷麼？』黃澤之嚇的搗蒜似的叩頭道：『小人實是冤枉！望大人明鑑！』周委員怒道：『小賊種！不打那裏肯招！』就叫兩旁的軍士抓下去，重責兩百板子。

黃澤之聽了喊打，嚇的慌了，只是討饒。可是那裏由他，竟硬拉下去，重重的打了一頓，他只是咬着牙關，一聲也不響。

打過之後，又抓上去，周委員喝聲：『還敢抵賴麼？』黃澤之委實熬不過痛，但他一想到殺頭，就不敢招承了。不住的叩頭道：『小人實是冤枉！』又轉向兩旁的都紳叩頭道：『小人冤枉，諸位老爺救我一救。』幾位都紳都默默的看着，只不做聲。

周委員喝道：『這樣的賊種，誰來保你！不用重刑，那裏肯招！』喝聲軍士拿去攀繪。黃澤之一想：『不好了！不知弄的是甚麼鬼刑？』

地上豎着兩根粗大的木桿；木桿之頂，架着一根橫木；橫木之中，一個鐵環；環內穿了一根很粗的繩子，這就是攀繪的刑具。兩個軍士押着黃澤之，將他反轉的雙手，繫在繩之一端。他們在另一端極力的攀起來，於是黃澤之一雙手從背上漸漸的伸上去，頭便漸漸的向前低落下來，看看兩隻腳離開地面，懸空起來，好像掛起的鼈魚，失了倚靠。繩子的一上一下，使他在空中搖擺起來，全身的重量，壓在兩條臂膊上，尤其是肩膀。他痛極了，慌極了，但他一念及殺頭，就挨着痛，咬着牙，死不肯招。

周委員氣極了，喝教再用重刑。於是一個軍士，拿了一隻水桶，掛在他的頸上，桶內還放了一口七磚。他暗想：『不好了！這回可要命了！』剛掛在頭上，便覺得頸部，肩部，痛不可耐，他覺得這樣的痛苦，總比殺頭還要利害！就喊道：『算了罷！我也不要這條命了！我確是個搶犯，甘願招承！』兩旁軍士聽了，才將他的刑具一件件鬆下來，他便輕了一身的擔負，只是兩肩痛得非常的利害。

這時，他早慌張了。想到從此以後，不能再和家中人相見了，將與大地的一切辭別了。那知道一個好端端的人，竟得了這樣的

結果？心裏一酸，眼淚就忍不住簌簌的如雨一般的滴下了。

頃刻間，他的思慮如波濤一般的起伏，如亂絲一般的紛擾。

『……殺頭的滋味，是沒有嘗過的，不知是如何難過？有些人說：「刀過處，猶如風削耳。」如果只是這樣，到也覺得痛快！又有些說：「血奔心，彷如入油鍋。」呵呀！多麼可怕！……這都是劉青蓮害了我！講些甚麼革命！……督軍！……總長！……偉人！……唉！悔也遲了！……殺頭的滋味，誰也沒有預先嘗過？誰能知道他是甜是苦？都不過是些揣擬之辭。』想到這裏，膽氣壯了些，就不覺得十分可怕了！

兩個軍士，將他重行抓上堂去，周委員喝道：『生成的賊種，不打不招承。蔣家莊的搶案，是不是你？』

他便直捷的答道：

『是我。』

『還有別處麼？』

『石嶺，龍家坪，蘭塘幾處，都有我的分兒。』他自分一死，益發說個干淨。

周委員一想：『呵呀！不好了！案情越供越大，怎樣了結呢？』遂轉問道：

『你可知罪麼？』

『怎麼不知道！』

『為甚麼你願意幹這殺頭的事？』

黃澤之見周委員神色不似以前的嚴厲，語言又溫和了些。不知是甚麼用意，又生了一絲求活的心。乃告哀道：『小人那裏甘願為匪，只因年來生活一天難似一天，又加以兵災，水災，相迫而來，小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個窮人，那裏養活得一家，因不忍白白的餓死，迫不得已，才幹這非人的生活！實是一時愚昧，誤入匪途，望大人開一線之恩，饒了小人這條狗命，以後決不敢再犯了！』

黃都紳乘機向周委員道：『委員！黃澤之的罪惡，固然死有餘辜，只是剛才的一段供詞，確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敢求委員赦了以往的罪過，開他一條自新之路，並囑地方嚴加管束，想他天良不死，當感激委員再造之恩，決不敢胡為了。只是也不能輕易饒他，任憑委員別樣的處罰。』

黃都紳發言之後，其餘五位都紳，跟着附和了。只有陳澤民仍是呆呆的想着。他想：『這樣的重犯，殺頭尚且遲了，為甚麼到去保他？不怕鄉人的唾罵嗎？不顧地方的利害嗎？』但他也不過想

想能了，畢竟不敢說出來。

黃澤之見幾位都紳代他說情，甚爲感激——只恨了陳都紳。又不住的向周委員叩頭道：『只求大人饒了小人，以後自當革心洗面決不敢再爲非了。』

周委員巴不得有人替他放鬆，乃假怒道：『本委員本應將你處死，今看各位都紳的面上饒了你。只是太便宜了，你將以爲殺人放火的事，是極平常了。罰你三百塊錢充做公益事業，限你三天繳上，否則休想活命了！』

黃澤之到這時才明白周委員的用意，心裏早喜歡了。『咊！假使當初知道，也不吃這頓苦刑，受這番虛嚇了！』想雖是這樣想，却不甘把幾年受驚受嚇集下來的錢，一旦拱手送與別人，遂討饒道：『求大人周全，小人一時那裏來的這些銀子！』

周委員聽見沒有銀子，勃然大怒『胡說沒有銀子，休想活命！』

黃澤之不敢再求了，只連連的答了幾個『是』字。兩個軍士押着他在一間黑暗的屋子安頓下來——這是新改成的監獄室，合劉介南住在一處。吳天鐸到底是本地的紳士，却沒有和他們住在一起，當到案的時節就有黃仲連幾個都紳代他疏解，就止私罰了五百銀子，却沒有當堂受審。

最後受審的是劉介南，他得到了黃澤之的消息，膽子就放大了。當周委員審問時，他一口招承，所以並沒有吃苦，雖打了兩百板子，那不過是蒲鞭示辱的意思，也沒有黃澤之的利害。只有罰款，却不肯一絲放鬆，也和黃澤之一樣。

三天之後黃澤之劉介南得了朋友的幫助，兩人的罰款先後辦到了。周委員見一絲不少，就很喜歡。將兩人重重的訓斥一頓，交與地方管束去了。

石家村附近的案子，先先後後的結了幾起，周委員就移駐別處去了。

沒有一個月光景，石家村一帶的土匪，比前更猖獗了。最先受禍，而且最烈的，是蔣家莊，其次如石嶺，蘭塘，都先後被害。他們一半爲復仇，一半爲賠償自己的損失，所以就特別凶狂起來。陳都紳雖隔居很遠，不在他們的掌握裏，但他們的神通大，也給了他一個大大的報復！

從此石家村一帶，就變成了黑暗世界。凡屬本地的良善居民，沒有一夜敢安枕席，也幾於沒有一家不被害的，這都是受了周委員清鄉的恩惠喲！

幸福童子（續）

挪威般生著 王希和譯

第七章

教師勸牧師將伊文的名次放低，使合於他的身分，的確是不錯。未行堅信禮前三星期，他每日都和伊文在一處。使年輕心靈薄弱的伊文得了一種好印象，是一事；能使他穩健地保留這印象，又是一事。黯淡的光陰掩蔽了伊文的心靈，當他未曉得人生將來的打算是在人格的增高，不是追慕虛榮與妄想以前。所以往往在工作時，他的愉快就消失了。他想：「這樣做工到底有何目的？我能獲得什麼？」這時他便記起教師的勸告，和他的仁慈；但每次伊文忘了人生的最高責任時，他必要教師再從旁幫助他。

這幾天伯拉德生地方的草屋中忙着做種種的設備，不單是爲行堅信禮，也因爲伊文要於行禮後一日動身到農業專門學校肄業了。縫衣匠和木匠都在屋裏，他的母親在廚房烤餅，他的父親正在爲他做一個木箱子。他們說了許多這兩年內應費多少金錢的話；也談到第一年的耶穌誕他不能回家，就是第二年恐怕也不能。也談到他的父母這樣願意爲他努力，他應該如何愛他們才對。伊文靜坐着，像墜入大海又被人救了起來一般。

這種情感使他變成謙遜和其他好德性。堅信禮的日期到臨時，他以爲自己很純潔，且能懷虔敬的誠心，上對天父。每次美棃的影像混雜入他的思想，他很決心地推開，但這樣做他覺得心痛。他要這樣實行，但都以爲力量不大；而且他的痛苦也愈增多。這天晚上，經了很長久的自訟後，他覺得疲乏了，他就禱告天主不要這樣試驗他。

天很晚教師才來。他們沐浴整潔後，都聚集在起坐室裏，（村中舊例，凡家中有人受聖禮前一宵，家人必沐浴。）母親很有感觸，父親則沉默不語；明天行禮後就要離別了，此後大家何時再團圓坐在一處，實在說不定。教師抽出樂譜，他們就祈禱，而且唱歌，以後他隨便更作一段禱告。

四個人坐在一處，直至夜過午了，每人心中所懷着不同的思想，都在裏頭迴轉；以後教師和他們互相道意就別了，到明天再見。

伊文躺在牀上，心神極寧靜，他入寢時向來沒有這樣愉快。他想：『我向來躺在牀上沒有這樣虔心向着天主，也未見有這種快慰。』美梨的臉龐立刻又湧現在眼前了；最後他只覺得，他會對自己說：『不十分快慰不十分，』像有人答應：『是，我是十分快慰。』又有聲音『不十分——是的，不很快慰。——不，不不十分。』

當他醒了，他立刻記得這一天是行禮的日期，祈禱後，他覺得精神強健了。

自夏天以來，他都是一個人睡在樓上；他現在起身，把新的好衣服很留心地穿上，因從前他沒見過這種衣服。有一襲短衫，他試了好幾次才穿好。戴領結時，他對小鏡子照着，第四次才把外衣穿上。在鏡子裏，他看見美麗的頭髮，自己可愛的臉，對他微笑。他心想這無可疑也是一種虛榮了；但他自答道：『做一個人應穿着好的和潔淨的衣服，』說時，就離開鏡子，好像照鏡也是一種罪惡。『自然，是應該的，但太講究就不快活了。』『不對，但我們的天主看見容貌優美的人，一定會悅意。』『這也不錯，但一個人不要太留意於容貌的修飾，天父就更悅意了。』『這話是眞的，但你看，我因爲今天所穿的，都是新的。』『是的，但以後你應該漸漸地別講究修飾。』伊文自己這樣自問自答，有時問這個，有時問那個，其意總想不使今天有什麼罪過和汚點。但他也曉得只有一天的純潔也是無用。

他下樓時，他的父母已穿好衣服，等他用早膳。他走過和他們握手而且感謝他們給他新衣服。

『希望你身體康健穿這些衣服。』（俗例語）

他們坐下用膳，一語不發。母親擦淨棹子，攜了一個裝食物的盒子，預備到禮拜堂去。父親穿着外衣，母親也戴好她的頭帕，他們帶了歌譜，鎖了門戶，就出發了。當他們走上大路時，路上已擠滿了走向禮拜堂的人衆；有的坐車，有的步行，還有許多預備受堅信禮的學生們，以及一羣白髮星星的老祖父老祖母，他們以

為這一回是末一次到禮拜堂了。

這時是秋天，沒有太陽——天氣極會變化。雲片聚集後，又散去，有時一大片的黑雲，分碎成幾十小片，凌空奔馳，像要起大風的樣子；但是地上的景物仍是很蕭寂的，樹葉無生氣地懸着，連顫動也不顫，空氣微燠；許多行人攜着大衣，但多不用。一堆格外多的人衆攢聚在禮拜堂內外，年輕預備受堅信禮的人，就一直到堂裏去，在禮式未舉行前，都坐着等。以後有一個穿藍色的外衣，燕尾的禮服，有鈕扣的褲子，高桶靴子，堅硬的領，他的煙斗還由燕尾禮服的袋裏露出來；這人就是教師，他走入禮拜堂，點頭而且微笑，撫一個年輕人的肩膀，向他說幾句話，并叮嚀他今天答語要明白些，聲音要洪亮些。說畢就轉向貧民所坐的位走過。伊文正在這裏答應他的朋友所問的話，都關於他自己到外間讀書的事。

「早晨好嗎？伊文；我們今天多麼愉快——」，教師把住伊文的衣領，好像有話和他說。「聽！我想你各事都如意了。我剛對牧師說：你可以占你的位次，快走到第一位，好好地對答今天的考試！」

伊文很驚詫地對他看；教師只點點頭，伊文走了幾步便停住，又走了幾步又停住。「是的，這是眞的。他替我向牧師說好了；」伊文想着，便急步走去。

「唷，你到底是第一名嗎？」有一個人對他低聲說。

「是的，」伊文輕輕地答道，但是他自己還不敢十分相信，敢占這一位。

座位既定，牧師就來了，鐘也響了，許多人就魚貫而入。這時伊文看見美梨正站在他對面。她望着他；兩人都因為聖地莊嚴，故不敢相招呼。他只覺得她是炫人的美麗，頭上不戴帽。伊文六個月前就期望能和她相對立着，現在已經實現，但他此時忘却一切了。

行禮畢，親戚和朋友們都來向伊文道賀；他的同伴也來握別，因為他們聽說第二天他就要離鄉了；尚有許多與伊文在山上同滑雪車，平時在學校得伊文幫助的小孩子們也來到，有的臨別時，灑了幾滴眼淚。最後教師過來，暗中和他握手，他的父母向他招手——他同他們一齊回去。他們四個人又團團地聚在一處，這天晚上要等到天亮。在路上許多人和他言別，而且祝他幸福，但他們四個人都不說話，一直回到家裏坐着。

教師振起他們的勇氣；現在他們在恐怕三年長久的離別，因

爲從前他們未有一天相離，但這是無可奈何的。光陰漸漸去了，伊文愈覺得心酸；他不得不走出，使自己鎮靜一下。

天黑了，風聲很奇怪；他立在門口，仰首望天。這時由崖石那裏，他聽見有人輕輕地喚他的名字；這並不是幻覺，因爲重喚了兩次。他望着，朦朧中見一個女郎坐在叢樹中間，向下看。

他問道：「是誰？」

她輕輕地說：「我聽。。。說你。。。要。。。走。。。了，所以。。。來。。。這。。。裏。。。和。。。你。。。話。。。別，因。。。爲。。。你。。。不。。。能。。。來。。。見我。」

「哎，你是美梨嗎？我要上山見你。」

「不，不要這樣，我在這。。。裏。。。等了。。。很久了，你不。。。來，我還。。。要等着。。。沒有。。。一個人曉。。。得我在那。。。裏，我要。。。趕回家。。。了。」

他說：「你來這裏，眞是多情。」

「我忍不住你這樣地走了，伊文；自我們的孩子時代，我們是兩小無猜的。」

「是，我們是這樣。」

「現在我們已有六個月不互相交談了。」

「是，我們未交談。」

「最後我們。。。就這樣。。。很奇。。。離地。。。離別了。」

「是的——我眞要上山見你。」

「不，不，不要這樣想，但你告訴我，你對我生氣嗎，有沒有？」

「爲什麼你這樣想，至愛的？」

「那末再會，伊文，而且謝謝你，因爲我們從前是聚在一處！」

「不要走，美黎！」

「不，我現在應該走了，他們不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

「美黎，美黎！」

「不，我不敢再停留了，伊文；再會罷！」

美黎走後，他走回屋裏，像在夢中一般，他們對他說話，他隨口答應。他們以爲臨別時心皆是很自然的事；當教師回去時，他還是昏昏地，教師將一件東西塞他的手裏，他以後張開看，才知道是一張五元的銀票。

夜深了，當他入睡時，他不想教師，只想着從崖石邊傳過來的輭語，和他自己所答應的話。從小時，她不肯走到崖石邊，因爲她的祖父恐怕她跌下來。也許有一天她會再來哩！

第八章

我至愛的父母：

我們在學校裏現在有很多的功課，我的程度差不多已追上他們了，所以我現在對於功課，不覺得十分困難。我想後來回家，必定將村中田地大加改良，因爲田地的情狀太壞了，最奇怪的莫過於各處田莊交錯太密。我現在學習的功課很多，我想將來可以實行。我很希望到了一個地方，將我所學的一一實行，因此我宜謀一個位置，等我學業完畢的時候。在這裏人人都說約翰哈德蘭幷不是像故鄉人所說的那樣聰明；但是他自己有田地，聰明與不聰明是他本身的事。以前和我們同科的卒業生都得很大的新俸；這因爲此處是國中最好的農業專門學校。有人說隣國的農業學校更好，但此事恐怕不可靠。在校裏，他們教我們兩事：第一是學說，第二就是實行，兩者要兼備，兩者缺一是不可的，但是實行比學說爲尤要。所謂學說就是使我們曉得一事的原因與理由，所謂實行就是怎樣能將學說成爲實事。譬如開道，許多人都知道溝道應該怎樣開，但下手一做便錯了，這因爲許多人沒有力量的原故。許多人有了力量，然不知道做事的理由，就是沒有學識，他們也一樣地弄錯，因爲溝道的種類不止一種。但我們在農業專門學校學說與實行都兼而有之。校長爲人極有學識，所以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他。末一次開農業會時，校長解決了兩個問題，其餘教員只能每人應付一個；而且他所費時去思索的事，都是校長所已發表的。但是上次開會，因校長不在，他們所討論的全是不相干的話。也因爲校長爲人能幹，他才能請一位大佐教我們測量學；至於別的學校就沒有這科目了。

教師問我有到禮拜堂否。自然我到禮拜堂去，因爲現在此地牧師得了一位助手，他演說極有精采，所以許多人都驚愕了，且喜歡來聽。他所講的是新宗教的精神，對於聽者很有裨益。

現在我們也讀了許多關於歷史的書籍，這是從前所未曾讀過的。世界上種種的興衰與變遷眞是奇怪得很，我們國內尤奇。戰爭的事，我國常得勝，失敗時，只因爲我國人民少於他國的緣故。現在我國民已有了自由，別國的人都不見得所有的自由比我國多些，除非是美國；但美國的人也不是很幸福的。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愛我們的自由。

我寫了很多，現在要結束了。這封信可拿給教師看，倘他有回信時，請他告訴我關於隣居人的情狀，因他的前信，都未提起。

你們至愛的兒子，伊文。

我至愛的父母：

我要告訴你們學校裏已經考驗過了；我於各科成績都很好，書寫和測量也還不錯國文尤佳。校長說我讀書太少，他送我一部阿爾維格著的書，此書甚佳，我瀏覽時能了解書中所說的一切。校長待我極仁慈他告訴我許多事。我們的國家若比起外國，每事都不如人；我們簡直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矜誇；所學的都是由蘇格蘭和瑞士移植過來的，至於園藝則學之荷蘭。有許多人到這幾國旅行，也到瑞典。他們比我們聰明得多，校長自己也曾留學外國。我不久要到瑞典一年，現在我以爲學問很豐富了；但我聽見一般班次高的學生，都答他們的學問若比起外國人，眞不算得什麼，我就有些失意了。而且在我們挪威，土地那樣磽瘠，更不能和外國相較；土地所收入的眞不彀應付一切，再者人民也沒有能力。縱使他們有能力，縱使土地也肥沃，他們那有資本去開發。在這樣情境之下，各事都還過得去，實是奇事。

現在我已升至最高級，尚有一年才能修業完畢。然有很多同學都走了，我不禁起了鄉關之思。無論如何，我總覺得孤獨，雖然不常常是這樣，但離家多時，未免有這情感。有一次我想我可以成爲很聰明的了，不過這是一種虛願。

離了學校，我要幹什麼呢？自然，我先要回家以後我應找一點事情做，但不宜離鄉太遠。

再會罷，至愛的爺爺和媽媽。請致意一般念我的人，且告訴他們，我身體很好，只是思家罷了。

你們至愛的兒子，伊文。

至愛的教師：

這封信是問問你可否將內所附的信件轉交，且嚴守祕密。如果你不肯，就請將這信件燒掉爲要。

你所愛的學生，伊文。

書奉最尊貴的山上田舍女郎，美黎：

你忽然接了我這封信，必定很驚詫，但你不必這樣，因爲我只要問你近來的情狀若何。你應該立刻給我知道。至於我自己呢：我在這一年中就要畢業了。

最尊敬你的伊文。

書奉農業專門學校學生伊文：

我由教師處剛剛接到你的來信，因你問我的近狀，我應作覆。

但是我很恐怕，因爲你的學識太淵博了，我有一本尺牘，但我寫信時，這尺牘却不能幫我的忙。所以我只得勉強寫，你應該領會信中的意思；但你切不可把這信給他人看，否則，你就不是我意中所想的人了。且你也不可把這信存起來，因爲偶一不愼，便會墜入他人手中，你應將信燒掉，這是要你應許的。有許多事情，我要想寫，但我怕寫不達意。今年秋收很好，山薯的價甚昂，我們山上有很多這東西。今年夏天，熊太可怕，往往把牲畜捉去；在阿里尼德列加特地方，他殺死兩個牲口，在我們的草舍，他傷了一個。我剛織一個絲麻的網，質料好像蘇格蘭的出產品，織時很覺得困難。現在我要告訴你，我還是在家裏住，別人都不是這樣。這一次我沒有話可說了，再談罷。

美梨。

附及：千萬把這信燒去。

書致農科學生伊文：

從前我曾對你說過，凡人能遵循上帝意旨，旦夕不敢離他，這人便得到幸福了。但是現在你宜聽我的忠告，這就是：在這世界中，不要野心，也不要憂鬱，只要相信天主，不使你的心支配你，就好了。第二，我要告你的，是你的父母都康健，只是我腰痛很重。凡年少時所種的，到了老年卽收了。同樣的果，無論在肉體和靈魂兩方面都是一樣的。我現在受這種苦痛，使我不斷地呻吟，都是年輕時候的罪過。但是凡人達了老年，都不應怨，尤因爲傷創能教訓我們，苦痛使我們更加忍性，所以一個人到了人生旅路的末期，宜益壯盛。今天我提起筆起寫這封信，有很多原因，第一是因爲美梨，她成爲恐怕上帝的女子了，而且像輕脚的鹿子，她的目的游移不定。她要專注一事，但她的天性不許她。我曾知道像這樣軟弱的心是我們天父所憂愁的，且質旣脆弱，自然容易破碎。我近日把你的信送給她，她就立刻存起來，只許她的心知道。她是少年男子眼中的喜悅物，這事很容易看出，而且她有很多的產業。但她不接近天主，所以她便像小塘裏的水，下雨時便微波漣漪，但太陽一晒，就乾涸了。

我現在眼光愈不如前了；白晝光明時，尚能觀物，若要看小東西就痛而且流淚了。我的話快完了，我告訴你，聽伊文，無論你工作或者沉思，你心中宜存一個神聖的上帝，切不可野心；諺語有云：「心神鎭靜時，一手做事，比較精神紛亂時兩手做事好得多。」請切記此語。

你的老教師，巴德。

書奉最尊敬的山上田舍女郎美梨：

感謝你給我一封信，我讀後，即如囑燒掉了。你的信說了很多事，但沒有一句話是我心中所切望的。我所切望的事，不敢具實告你，要等到我曉得你各方面的情況如何。教師來信說你心志不能專一；但是他很稱讚你，不過說你以後應穩健些。你從前本來是這樣。現在我不知道所相信的是什麼，所以我要寫信給你，待到你的覆信，我才覺得快樂。我尚能記憶那一天晚上你來到崖石上的情景，和你對我所說的話。這一次通信我沒有話可說了，再會罷。

最尊敬你的伊文。

書奉伊文君：

教師又將你的第二信轉給我，現在我已經讀過了。但是我不明白你信中所說的一切；我想這必定是因為我沒有學識的緣故。你要曉得我各方面的情況；我很好且強健，凡事都如意。我飲食也好，尤其得了牛乳的時候，晚上睡眠，有時白天也小睡。今年冬天我時常跳舞，因為各處宴會很多。今冬雪深，當雪融消時，我也常到禮拜堂去。現在我希望你曉得我各方面的情狀，如果還不曉得，那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但你應再寫信給我。

女郎美梨。

書奉最尊敬的女郎美梨：

我已接到你的信了，好像你以為我還是像從前那樣見識。我所要說的話，所以未對你說的原因是怕我不知道你。但或許你也不了解我。

你不應想我還是軟軟的像牛酪，你可以搾出水來，如從前。我坐着看你和他人跳舞那樣。自那時起，我的心已經漸漸地堅硬了。我也不是像長毛狗，遇着小小的失意便垂頭喪氣，默然溜去，如從前一般；我現在有機會了。

你的來信太滑稽了；不應該滑稽的地方，也故作滑稽；這可見你已經很明白我的意思了；你應知我所尚於你的，並非兒戲的事，因為我近來對於他事都不十分注意，所念念不忘者就是關於問你的話。我等待你的回信時，不啻墜入極深的憂慮中，但接到來信，除瑣屑的事和譏笑外，沒有別的。

再會罷，美梨；我不致再像從前跳舞時那樣傾心於你了。我希

望你兩件事：吃得好，睡得安，且快快織完你親的絲麻網，尤希望你能將禮拜堂門口的積雪掃去。

最敬愛你的伊文。

書致農業專門學校學生伊文：

雖然我年紀老大，眼光昏蒙，且腰際作痛，我還要關心你們年輕人的事；因為到事勢吃緊的時候，老年人尚是有用的。

這事全關於美梨，她來我這裏，說了許多甜蜜的話，要我替她寫一封信給你，因她自己不敢下筆。我也閱過你的信，她想從前她和約翰哈德蘭及他人結識，這些人都不是教師巴德所教育的，現在她已覺得這事做錯了。但你對於她也太很毒了，因為女人往往強哭為笑，實在笑與哭都是一樣的。但你對重要的事這樣鄭重，我很喜慰，不然，你就沒有可以原諒的地方。

你兩人互相愛好，自然是可喜的事。至於她，我往往有些疑惑，因她像江風入雲不可捉摸；但現在我曉得她已經反對約翰哈德蘭了，所以她的祖父就因此生氣。你的來信，她真喜歡極了，她的信所說滑稽的事，絲毫不懷有惡意，簡直是喜歡的表示，她近來也很受苦，她這樣行為，全為等待她心中所想念所專注的人。

現在你不但不接受她的誠心，反看她像頑皮的孩子，把她棄了。

上面就是我所要告訴你的事。我還要勸告你：你應該了解她，因你將來必定滿意。我是老年人了，眼見三代的變遷；我知道人類的癡愚及其結果。

我見過你的父母，他們都在想念你。以前我不提這事，是怕你心中不快活。你不了解你的父親；因他很像一株樹，不斫下來，不知其內質。若使你能親近他些，你就要了解他，而且你必定驚詫，好像到了異地一樣。他因為物質的壓迫，所以沉默，但你的母親能安慰他的心靈。

現在天快黑了，我的眼光像蒙一陣霧，手也疲乏了。我希望你虔敬上帝，他的眼永遠看着你，他的手也永不疲乏。

巴德。

書奉伊文君：

你好像怒我，這使我心傷得很。因為我的信不是這樣意思，我所懷抱的完全是好意。我記得我往往使你受苦，所以我現在寫給你這封信，但你切不可給他人看。起先我自作聰明，這是很不好的；但現在沒有人理我了，我很覺得不快。約翰哈德蘭編一首

山歌來譏弄我，村中的童子都唱着，我就不敢再去跳舞了。村中老年人也知道這事，他們都罵我。我孤獨坐在這裏寫這信，你千萬不可給他人看。

你讀書很多，定能指導我，但你又隔這樣遠。我常到你的家裏，和你的母親談話，我們已經成爲好朋友了；但是我不敢說什麼話，因你寫的信這樣奇怪。教師對我很滑稽，他不知道山歌的事，因在教區中，沒有一個人敢在他眼前唱。現在我很寂寞，沒有一個人可以談心。我記得當我們在小孩時代，你待我那麼好，常常讓我坐在你的雪車上。我願再變成小孩。

我不敢要求你再寫信給我，只因爲我不敢。但是倘若你要寫信，請再寫給我一次，我永遠不會忘記啊，伊文。

附及：至愛的，請燒毀此信；我不知道，我敢不敢把這信寄給你。

美梨。

至愛的美梨．

很感謝你的信；你寫的多麼婉轉。現在我要告訴你，美梨，我愛你，所以我不能再羈留在這裏，只要你也愛我，那末約翰的山歌，和其他謠詠都好像樹上的葉子太密了，不得不墜落地上，這眞是無足輕重。自得到你的信後，我像重入新生了；我的力量也加倍，以爲在這茫茫的世界裏，沒有一個可怕了。自我寄去前信，我眞悔恨無地，差不多使我病了。你應知道以後的結果：校長擕我去，他問我到底遇着什麼事；他以爲我讀書太勤奮了。他說當我這一年修業完畢，我可以再研究一年，不必出學費；我宜幫他一兩事，他也要盡力教導我。我想這是極好的事，我就感謝他的盛意。雖然心中想念你，但我並不因爲多讀一年，不能立刻和你見面，就生憂鬱；因爲我在這裏研究學問的光陰越長久，我越有權力來向你求婚。我喜歡能念三年書，而且事事都不落人後。我要送你一部書，這書多半討論『愛情』。夜裏當別人都睡覺時我往往念着，同時我也把你寄來的信，反覆誦讀。你想到我們何時可以把晤嗎？我常常想此事，你也試想看，相見時多麼快樂。我能寫這麼多話，雖然這封信很難下筆，我眞覺得快活；我心中現在眞是溫慰極了。

我要把很多書，送給你讀，使你曉得天下多情的人，怎樣忍受苦痛，怎樣他寧可死，不願離開。我們也應該這樣做，且覺得很快樂。還有差不多兩年光景，我們才能相會，我們能互相在一處生活，怕還要過好些日子，但是去了一天，卽少了一天。這事當我們

伊文。

工作時，所當想念的。

第九章

中夏某星期六日曹爾（伊文的父親）撑舟過湖，去接他的兒子，他已在農業專門學校畢了業，定今天下午可以到家。他的母親前幾天預先請幾位婦女來幫她整理房舍，所以每物都潔淨而且井井有條。伊文的臥房早已打掃好了，一個火爐也安置妥當。今天他的母親編了初折下的嫩枝放在地板上，又把潔白的麻布拿來用，且整理牀榻格外齊整可觀；做完了事，她時時向窗門遠望，是否有船盪過湖心來。樓下陳設一張大棹子，她無聊中看出擺設未十分合意的地方，就下手弄好，或者遇有蒼蠅飛集，她也就忙着驅逐；至於已經整頓好了的房間，若蒙着一點塵灰，她也立刻拂拭。這樣細心觀察，不過藉以消遣盼望的時刻。但是湖心一有船盪過來，她便靠着窗門凝望。這時她聽見有步履聲在路旁響，她轉過頭來；教師慢慢地倚着手杖走來了，因為他腰痛的緣故。他的慧眼很沉靜地向四方眺望一次，他停步，倚着手杖，向她點頭。

『還沒來？』

『沒有，我刻刻都盼望着他們。』

『今天太陽正好晒草。』

『但太熱，老年人出來很不方便』。

教師對她微笑。他們又閑談着。

她忽喊道：

『他們來了，我相信。』

教師向湖上望。

『是的，他們來了！』她離開窗門到屋裏去。教師休息一會，且飲些茶。他和伊文的母親同走下湖邊，湖上的船正向他們這邊駛來，伊文和他的父親都在盪槳。因天熱，他們把外衣脫了，槳動時，船前的水濺出白沫，船在水紋中行得更快。伊文回首向湖邊看見他的母親和教師立在石埠上，就倚槳呼道：

『好嗎，母親；好嗎，教師？』

他的母親臉上發出光彩說：『他有成年人的說話聲音了！』又說：『唷，看罷，看罷，他和從前一樣的好看！』

教師牽住了船，伊文的父親把槳安放好；伊文却從父親身旁跳上岸來，他先握母親的手，後握教師的手。他笑了又笑，而且他說話像流水一般快，立刻談着他的考試，他的旅行，和校長的仁

愛以及得到畢業證書等事，這樣說話很不合農家的習俗。他又問這一年的收成，和所有他所認識的人，只有一個人他沒問到。他的父親正在搬運船上的東西，但也要來聽他說話，隨便把船繫住，就跟他們一路走回。他們轉向到家的路上去，伊文笑着，談出各種的新聞，像倒水一般，他的母親也笑了，因爲她不知道說什麼話才好。教師倚着手杖慢慢地靠近他們身旁走，眼光很銳利地看着伊文；父親距離稍遠很沉靜地跟着。這樣他們到家了。伊文眼看許多東西，喜歡極了；第一，屋子已經白粉堊過，磨房也增了一個樓下屋裏的鉛製窗門也改了，鑲了白玻璃，代綠色玻璃，窗門的格子也擴充大了。當他走入屋子時，每件東西好像都縮小了，不像他所記憶的那樣大，但都含有歡意。舊的鐘滴搭滴搭地響着，像一個肥胖的母雞在叫；磨光的椅背，像會說話；每個杯碟排列在棹上，他都認得；火爐旁的白牆也像對他微笑；樹枝推在牆邊發出一種香氣；小松的嫩枝已編札好安放地上，以爲休暇日的紀念。他們一齊坐下吃飯，但吃了不多，因爲他們不停地談笑。每個人在停語時，都細察伊文的舉止，那一方面和從前相同，那一方面和從前不同，而且要曉得他的近來新變遷在什麼地方，就是他身上所穿的星期日藍色外衣，也考察到。食時他談着他的最好朋友的一段長篇故事，後來談完了，大家停了一會，他的父親便說：

『你所說的話，我一句也聽不明白；你說得這樣快。』

他們大家都笑了，伊文也笑了。他曉得他說話太快了，但要他說慢些好像做不到。在離鄉時他所眼見的和所學習的種種，都黏附在他的想像和智力，且這種種新學識能把他由習俗的桎梏裏擒出來，所以他那種平常潛伏的權能就由酣睡醒了過來，他的頭腦也不斷地在那裏打旋轉。他們都覺得他往往一句話反覆說了好幾次；他自己好像一些都不覺得。有時說得太滑稽了，他自己便笑，一會也就忘記了。他的父親和教師坐着望他，要想看出他從前那樣沉思憂愁的態度有沒有消滅，但看不出來。伊文記起每件的事情；他忽然想到船上的行李還沒有拿來。拿來後，他便立刻打開，將所有的東西都搬出，且懸掛起來，又將他的書籍，他的錶，和所有的新東西都給他們看；母親就說：這些東西應該好好地保存。他對於他的小臥室格外喜歡；他說現在他要在家裏居住一時，且幫助做草，暇時自己再讀書。以後他應到什麼地方去，他本身也沒有把握，但出外和在家像都是一樣的。他的思想力既敏銳而又活潑，表現他的感情也精確生動；有人

曾用一年的光陰所表不出的感情，他能於片時說得極透徹。這一件事真使教師喜歡得年輕十歲了。

當教師起立要告別時，他臉上發出光彩，說：「好了，我們把他栽培得成人了。」

他的母親照常走到門口台階上送教師，等她回來時，她就叫伊文到最好的房間去。輕輕地對他說：

「有人於九點鐘要見你。」

「在什麼地方?」

「在崖石頂上。」

伊文對着鐘儘望；現在快要到九點鐘了。他不願意在屋裏等，走出後，就登上崖石，便停住，向下望。他看見靠近崖石邊的路，有一邊都被樹木蒙被着。路上寂寞，且帶些荒涼的樣子，但樹木却長出各種的樹葉亭亭如蓋；每株樹又高又直。在湖畔有一隻船，帆布被風吹着獵獵有聲；船上裝滿木材，等風潮一到即出發。他又看湖水，這一條水曾載他外去，現在又送他回來了。這時水波不興，光明像鏡子一般。幾隻水鳥在水上飛翔着，但聽不到鳴聲，因時候不早了。他的父親由磨房裏走出，立在台階上，望他的兒子，一會兒就向湖邊去，料理他的船，因這時天已暮了。他的母親

也從通入廚房的邊門裏出來。她帶了食料去餵雞鴨，向院中走時，仰頭望着崖石，一回見她自己唱着小歌，又舉頭向崖石頂上看。伊文坐着等。崖石旁的小樹，長得極繁密，他不能遠望，只傾耳希望能聽出微小的聲響。過了好久時候，他沒聽見什麼，只有鳥叫；一陣一陣的鳥飛出來，又不見了，有一隻松鼠由這一株樹跳過別一株樹。最後，遠遠地來了一種聲響，停了一歇又響動起來。伊文站起；他的心跳了，血液衝到頭上來。有一個東西由身旁的叢樹穿過，原來是一隻鬆毛狗走來，狗望着伊文，用二隻脚靜靜地站着，動也不動。這是山上田舍的狗；在狗後面又有一種響動的聲音。狗便轉過頭，且搖動尾巴。美梨來了。

一根短樹糾纏住她的外衣；她轉過來去拉開，所以她站着，伊文這時已看見她了。她不戴帽子，頭髮向上捲，照當時女郎的流行式；她穿的是寬大沒有袖子的褡胸，頸子也沒有東西掛着，只用麻布做的領帶束着。她在田中工作偷偷地跑來，不敢費時去修飾。此時她向路邊看，微微地笑着；她的白齒和半閉的眼睛都含有光彩。她這樣站着，由樹枝上拉開她的外衣後，即走近來，每一舉步，她臉上的紅色越來越濃。伊文往迎她，將她的手放在自己兩手中；她向下望，他們就這樣站着。

『謝謝你寫給我許多信』，這是伊文開口說的第一件事，當她對他看而且笑的時候，伊文便覺得她眞是他在林中所能遇逅的仙女了；但他有點難爲情，她也這樣。

『你長了這麼高咧！』她說這話，意別有所指。她越對他看越笑，他也笑了；但他們都不說什麼。那一隻狗坐在崖石邊，儘望着下面的屋子。曾爾由水邊看見狗頭，他一生也想像不到崖石邊會現出這個東西。

伊文和美梨手牽着手，漸漸跑開始談話了。他一開口，便像倒水似的那樣快，美梨不禁笑起來。

『不錯，你曉得我現在是何等幸福，眞正的幸福，你曉得；當我們兩人什麼事都妥了的時候，正像一把鎖打開了，打開了，你曉得。』

她笑了。接着他說：

『我把你所寄給我的信都念熟在心頭。』

『我也是這樣啊！但是你所寫的信那麼短。』

『因爲你往往希望有長信才覺得短。』

『我要你告訴我各種事情但你往往把事情縮短，而且省去。』

『你若看我的背後，我便更好看了，』少女說。

『但是，慢些，你沒告訴我怎樣拒絕約翰哈德騮。』

『我笑了。』

『爲什麼？』

『笑了；你曉得什麼是笑？』

『啊，不錯，我能笑！』

『讓我看看！』

『爲什麼有這樣想頭！我應該有可笑的東西。』

『當我是幸福時，我不需要什麼。』

『你現在幸福嗎，美梨？』

『我現在不是在笑嗎？』

『不錯，你是在笑咧！』他握住她的兩手，把兩手互相打着——拍搭，拍搭！——他對她看。

這時狗起始微嗥，所有的毛都豎起，對着崖石下面大叫。狗越變越怒，最後便狂了。美梨受驚往後退，但伊文走前向下面看。狗是對着他的父親叫；父親兩手插在衣袋裏，站在崖石下面仰頭望着狗。

『你也在上面嗎？你爲什麼帶了這個瘋狗？』

『這是山上田舍的狗，』伊文答應，有些羞怯。

『狗怎會跑到崖石上面』？

他的母親聽見外面可怕的聲音，便由廚房的窗門外望，已明白此中的情形；所以她笑了便說：

『這個狗每天都跑到這裏沒有什麼事可以驚怪。』

『這是一個惡狗。』

『若使撫摩他，他也許不再叫，』伊文說時就微微打着狗；狗果然不大叫了，只是微叫。他的父親見沒有什麼可疑，也就走開，伊文與美梨相會的事便遮掩過去了。

『這是一次，』美梨說，這時他們又相見了。

『你以為第二次更壞嗎』？

『我知道有人正窺伺我們。』

『你的祖父嗎』？

『正是他。』

『但他不能加害我們。』

『一點也不能。』

『你應許我這事嗎』？

『是的，我應許你，伊文』。

『你多美麗啊，美梨』！

『這是狐狸要奪老鴉的牛乳餅時所說的話。』

『我也要這牛乳餅。』

『但你不能得。』

『我總要得。』

她轉了頭，伊文便無法。

她向路邊看，一面對伊文說：『我告訴你一件事，伊文』。

『什麼事』？

『你變得這樣沒規矩』！

『你總應給我牛乳餅。』

『不，我不肯』；他又轉身了。『我應該走了，伊文』。

『我同你一塊兒走。』

『但不可走過樹林；我的祖父會看見你。』

『不要走出樹林。為什麼你跑了，至愛的。』

『在這裏我們不應并肩走。』

『但這樣不是并行。』

『那末你追捉我』！

她跑了，他在後面追，她的外衣不久又被樹枝牽絆住，他追上她了。

『我可以常常捉住你嗎，美梨？』他以臂繞她的腰部。

『我想可以，』她很溫柔地說，而且笑了，但臉上又泛出紅色，立刻又莊嚴起來。伊文想這時應該放她走了，他試要去親她的嘴，但她俯首到他的臂上，笑着，便溜去了。走到最末的樹邊她停住。

她低聲說：『什麼時候，我們再見面？』

他也低聲說：『明天，明天！』

『是的，明天罷！』

『再會罷』她走去了。

『美梨！』

她又停住。

『我們第一次在崖石上會面，不奇怪嗎？』

『是的，奇怪嗎？』她又走了。

他望她走，狗走在前，對她叫，美梨在後噓他，使不響。

伊文轉過身來便脫下帽子，擲向空中，接着又擲上去。

『現在我眞眞相信我起始有幸福了，』伊文說後，一路唱歌回去。

（未完）

民國當代人物之地理分配一覽表

豹昆

一九二三年中華年鑑中列有當代名人錄，爰按省別作一統計表，藉以見我國人物之地理分配狀況也。

省別	人數	百分率	省別	人數	百分率
江蘇	九九	一一·三六	奉天	二〇	二·二九
浙江	八一	九·二九	山西	一七	一·九五
廣東	七五	八·六一	陝西	一七	一·九五
直隸	七二	八·二六	廣西	一三	一·四九
安徽	五四	六·一九	吉林	一二	一·三七
福建	四二	四·八二	奉天	一一	一·二六
湖北	三八	四·三六	貴州	一〇	一·一四
山東	三三	三·七七	甘肅	七	〇·八〇
河南	三一	三·五五	京兆	七	〇·八〇
四川	三一	三·五五	蒙古	七	〇·八〇
湖南	二九	三·三三	黑龍江	五	〇·五七
江西	二七	三·〇九	新疆	三	〇·三四
雲南	二六	二·九八	未詳者	一〇五	一二·〇五
			總數	八七一	一〇〇·〇〇

觀上表，可見民國當代人物最占多數之省，推江蘇為第一，浙江第二，廣東第三。

初等物理學實驗

EXERCISES IN ELEMENTARY PHYSICS

BY W. W. STIFLER,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in Charge of Department of Physics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rice, 65 cents

The exercises outlined in this book are the result of the author's several year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eaching laboratory physics in th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In the course of preparation the author has consulted extensively many foreign manuals on experimental physics, such as Black's "A Laboratory Manual of Physics" and Millikan, Gale, and Bishop's "Laboratory Physics"; and after repeated application he has adapted these exercises to suit the intellectual standard of the students.

The exercises are intended to take up the greater part of a three-hour laboratory period, the students being expected to prepare reports on the exercises outside of the laboratory. However, as many of the exercises can be easily divided into two or more parts, while others can be shortened without sacrificing anything essential, the manual will prove adaptable to varying schedules.

In the majority of the exercises the apparatus is of the simplest and most standard kind. In a few other cases, more expensive apparatus is called for. On the whole, the equipment required is within the economical capacity of most Chinese middle schools, and as the exercises are specially adapted to Chinese students, the book will prove an ideal manual for teaching laboratory physics in China.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PUBLISHERS

評論之評論

何東提倡聯席和平會議的討論

▲何東的意見
▲商報畏壘君反對外賓列席
▲時事新報孫倬章君的『和平與勢力』
▲章行嚴君提出的二個前提
▲民國日報楚傖君說明第一步辦法的困難

最近半月中——九月中旬到現在，何東君全國和平運動的進行，成爲時局的中心，很惹起中外人士的注意。中國擾攘多年，民困已甚，國難方殷，突然有像何東君這樣人出來提倡和平，國內輿論，大體上當然表示贊同。何東君又與英國遠東居留團體關係很深，——何東君曾蒙英皇賜給武士頭銜，英人稱他作勞勃德爵士——英國機關報如東方時報，字林報等都很與以助力，路透電又替他竭力宣傳，成功又當然比較的容易一些。這和平運動的進行，本誌時事述評欄已略有所評述，這裏不再重寫；不過對於聯席和平會議進行的方法，國內輿論界頗有所討論，現在蒐集各報評論，羅列於下，以見國人對於這和平運動的意見的一斑。至於英報宣傳的論調，與各要人敷衍贊同的書啓，爲節省篇幅起見，不贅錄了。

一 何東的意見

何東君對於這聯席和平會議的意見，在他給所謂『南北重要當局』及全國國民的通函中，已表示大概。以後他在上海對新聞記者以及往訪的人所發表的談話，實不過根據前次通函而加以解釋能了。他的通函中說：『東香江伏處，實業專孳，本無問世之思，詎有希榮之舉。不意中外名公，謬採葑菲，下逮芻蕘，默維好義之心，秉於夙性；公益之事，知無不爲；苟福利於人羣，雖艱鉅其奚恤。竊念中國今日，時艱孔亟，大局紛紜，烽燧連天，萑苻遍地，神洲有陸沈之懼，滄海見橫流之憂，推原始禍，咎厥佳兵。近則臨城事變發生，列強毖後懲前，鐵路羣倡保護，外潮日急，疑難交乘；誠能回復和平，先除障礙，責言自息。救時急務，裁兵宜先。然或提倡者羌無實際，贊成者僅和虛聲，猜忌未忘，事實難現。鄙意以爲銷除兵氣，解釋危機，莫如抒發悃誠，廣集衆會，合各省軍民之當局，公採衆長；聚中國匡濟之名流，博求善法，事既協定，期以必行。更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庶羣力集而不啓猜嫌，衆志成而互相諒解，和平可卜，治理斯臻。東雖年老體弱，事集病多，願請敬效涓埃，追隨盛會，拭目而觀至治，扶杖以睹太平，此深有望於今日者也。現本港中外各報，於鄙人建議，極表贊成，足徵輿論之傾向；惟是管蠡之見，終未悉有當高深否？倘蒙贊同，尚求電示，幸甚幸甚。』

二 外賓陪席的討論

何東君在前項通函中所最足引人注意的，是『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的一句話。輿論界對於這一層反對最劇烈的要算商報畏壘君。畏壘君曾在商報作長評三篇以討論，現在擇要錄下：

畏壘君第一篇的評何東氏和平會議之主張中說：『何東提議中，其最爲吾人所不解者，莫如令外國公使參加會議之一事。此種奇異主張，出之外人之口，吾人雖哀其無知，未始不諒其隔膜。今何東氏以中國公民之資格，起爲純潔的和平運動，豈宜昧於國情，隨人俯仰？何東函中原文雖僅曰：「延請列國公使，贊助良謨，陪席與議；」但所謂「陪席」所謂「贊助，」不過措辭上較爲斟酌，而其實仍爲「請外國公使列席，」與英美人所論「仿照華會中日談判，由英美居間仲裁」之全國會議，如出一轍也。吾人以爲和平會議中請外人列席，既非必要，亦不可行，請申論之：

（一）請外人列席，何以必要？在提議者之意，豈不曰各方首領，利害衝突太甚，交惡之歷史太深，若無第三者爲之平情調劑，隨時疏解，則會議將不能開，卽開亦不能順利終會？然何東之不憚僕僕向各方請願者，固假定激越者能放低條件，而作惡者能回心向善耳！若各方終無覺悟，則會議雖開何益？若各方已有誠意，則調人將何所用之？

（二）若中國各方之所爭眞爲各區域公共利害或階級之爭持，各方皆有旗鼓相當之主張，背後各有地方民意爲後援，如美國南北之爭，愛爾蘭統一與自治之爭，恐其兩不相下，卽邀入公正無偏之調人，容或可謂必要；然美國與愛爾蘭未聞有此也。況乃中國問題，乃私人割據與民治鬪爭相錯雜的問題。對峙者既不止兩種勢力，而爭奪相殺，亦多非人民之公意，只須迷途知返，眼前便是坦道，外國公使非全知全能，寧謂中國人所見不到者，外國公使便見得到，中國人民所辦不動者，一加入外國公使便能辦到乎？

（三）若以爲有外國公使列席，則可保證會議中人之安全與會議條件之必行也；則吾儕尤以爲非必要。由第一義言，恐發生昔年海珠會議之故事，則必如字林報某外人之滑稽的投函，謂「會議當在威海衞，赴會者由外國兵船迎送，會議紀錄由海關書記速寫」而後可；如是則赴會者之人格剝奪已盡。既蔑視其人格，復何爲向之呼籲，此不可通一也。由第二義言，議決條項當然期其可行，若慮其議而不行，而必要之以外國之保證，則如今之國際法庭，裁決爭議，尚不能必當事者之遵守，何者？國際法庭無軍隊以裁制不聽議決之國家也。提議者若自始慮到各方皆議而不守，本不必有會議，反之，若欲別造一種勢力以強迫其實行，則外國公使之與議，豈曰「陪席」，直須盛飾武裝，率兵隊以臨其後，如此尚復成何事體乎？

（四）若以爲中國內爭損害及於外國經濟的利益，因而外國使團應取得列席陪議之權；此則純然外人聲口，胡乃將和平二字看得太大，而將國家二字，看得太小？吾人祇聞美國人百計營求，自薦爲墨西哥爭鬪之調人，未聞墨西哥人困於暴亂，向美國人遞下請柬而邀其來解決國是！」

畏壘君第二文，除說明何東加入此條不免引起外界猜疑，及力說外人無解決華事能力外，對於外使列席的手續，發言權，仲裁程度，都發生有價值的疑問。後來何東君及附和各人都說外使列席的不妨，畏壘君又作第三文以討論。他的討論分三層，說：

『(一)何東本人之意見　本報發表論文之次日，申報即揭載何東之談話，對於外使列席，討論特詳，其大致分為三點：一，國是解決與外交有關者甚多，即如裁兵，非外國借款資助不易舉，而欲獲得充分之友誼的援助，須令目擊吾人自謀之忠與自決之勇；二，會議進行時受世界純正輿論之督促，則更易順利；三，外使列席，無表決權，但立於旁聽地位，用備諮詢，或充調解。此三義者，吾人亦既備論之。蓋第一，真能裁兵，未必定需外款，而外人之患苦兵多，甚於吾人，故會議誠有結果，外人斷不以未曾目擊為理由而拒卻借款，何者？裁兵借款，乃英美投資家所最歡迎不暇者也；第二，世界輿論，何日不在詆毀？何日不在督促？必若藉貴賓列席之儀，激各方內愧之念，則事出強制，其效可知；第三，設定仲裁之無謂，已詳迭次所論，而諮詢云云，外國人實亦無能相益，故何氏所表白之三點，依然不足滿吾人之意也。

(二)唐少川氏之意見　此亦申報所發表，據謂唐氏之意，以為外人列席無妨，儘可請其旁聽，有時亦可徵其意見以為參考，但不必延請公使，各省均僱有顧問，可請列席。唐氏居外交樞要有年，對於外國顧問，或親識其人，或深悉其行，其所知自較吾人為廣。若以吾人之所見者論之，則中國大患，即在各方幄幕中各有三數鄙陋無行之洋顧問，掀風作浪者此輩，獻媚工諛者此輩，賣軍械則作掮客，抖借款則充蟻媒，臨戰陣則作保鏢，而平時則揚長大埠之間，游說方鎮之際，而又互結聲援，遙為呼應，憑藉外報，恣其簧鼓，語其勾結為祟，不亞於前代之紹興幕友，論其學問品行，恐一履本國，即將為『無以自存』之浪子，本非此邦族類，豈能忠為我謀？設若招邀此輩，令持會議之柄，其為弊害，更難預想，古德諾有賀長雄，何如人，利祿關頭，尚不免作揚雄蔡邕之續，何況今之所謂顧問，其人又出古德諾與有賀之下乎？

(三)章行嚴氏之意見　章氏為新聞報撰文論和平會議，對於外使列席，以為「行之與否，無關宏旨」，贊成外人列席者，或以為得此一言，大可為彼輩張目。其實章氏此文，衷情察理，設為標準，不專為何東建議立言，亦不信如此會議竟能召集，故所謂無關宏旨云云，乃謂會議前提，別有大者，撤去旁義，方見基本論證耳。然吾人之愚，終覺所謂無關宏旨者，實大有關於宏旨。以吾人觀驗所得，最希望和平會議者為外人，最不能裨益和平會議者為外人，而最熱心要求參加和平會議者

亦爲外人，而其所以熱心希望要求參加者，正惟其隔膜，惟其武斷，惟其觀不澈中國之謎故。因此而吾人所以反對外賓插嘴，亦惟恐其以不明瞭之觀察，下不成熟之判斷故。強不能以爲能，而又熱心自薦，謀不得用則失望焉，此乃最危險之事也。

(四)附和何東者之意見　此見於昨日各報，即張維鏞馬炎文二氏之意見也。由張馬之說，以爲外人贊助，以先例證之，似無大礙，因舉辛亥滬上議事廳和會爲證，而最後則謂此議本諸華會議決「各國力助中國統一」之精神，此眞差以毫釐謬以千里者也。夫華會議決，唯此條最爲中國之恥辱，蓋其動機起於各國對中國現狀之不耐，其作用爲設定一種成文的根據，以備中國不能自了時，可進而處分其紛爭，或強止其動亂。在此條決議文中，中國實有被處置之屈辱，不圖張馬二氏尙津津樂道之如此，一若中國本可不自求統一，而統一須坐待外人來助也者，何乃自甘於不長進如此乎？吾人於此，愈覺外使列席之議，非澈底打翻之不可，否則，即有民意參加，亦且懶惰而不起勁，以爲最後尙有外人出來相助也。」

三　運用勢力的討論

我們細看何東君的平和運動進行方法，純然以『勢力』爲根據，集南北要人的勢力以求融和，假外使的勢力以爲仲裁。孫倬章君在時事新報上作一篇和平與勢力，竭力反對這兩種勢力，而主張用民衆的潛勢力以解時局，他說：『……乃邀請各軍閥首領，會萃一堂，作和平之磋商，並邀請外交團陪席於此會議，若此種計畫之大要，可以一言蔽之，不外乎以勢力爲根據。以勢力爲根據之計畫必有弊，而未必有效。何言乎有弊？蓋外交團陪席，表面雖係陪席此會議，實際上定歸於參與此會議。查內政請外賓參與，除保護國外，國際法上實無此種先例，今開此邀請外賓參與內政之惡例，即不啻以被保護國自居，將來列強援此例，遞演遞進，以實行吾國政治之共管，將何辭以拒之耶？中國號爲睡獅，中國民族，渾厚寬大，本具有無限之潛勢力，在此種潛勢力，一旦發揚光大，本有無限之希望，列強畏懼中國民族此種潛勢力，本非一日，若列強之共管果然實現，彼輩必想方設法，遏制此種潛勢力發展之可能性。中國民族現在受軍閥蹂躪，遏制此種潛勢力發展，不過暫時的，將來此種潛勢力發展之後，軍閥定有滅亡之一日，若列強共管實現，則此種潛勢力必永無發展之機會。故余不惟不贊成此種飲酖止渴之計畫，且絕端反對此類借

外力干涉內政之提議。至於希望軍閥各首領，會萃一堂，作和平之磋商，不異與虎謀皮，其無效驗本屬明而易見。民國七年八年南北和議內容如何？結果如何？吾人何其健忘耶？且當時南北各省近於統一之政府，而和議之說，又似乎出於南北各當局之誠意，其內容及結果尚且如是，今以同床異夢，四分五裂，各不相下之軍閥，既無統一政府，復無和平誠意，而希望彼輩會萃一堂，磋商和平，是何異癡人說夢耶？雖然，這一層不過無效而已，尚不及外賓陪席之有流弊；雖然此種空想的計畫，無妨聽其一試，我輩希望解決時局，仍當從根本上着手，庶乎無妨害也。

『雖然，余於此願為何東爵士更進一辭。解決時局問題，與政治問題，固為一種勢力問題，但須以根本的勢力，制服枝葉的勢力，以合理的勢力，制服不合理的勢力。現在軍閥本係人民之奴僕，為枝葉的不合理的勢力，人民為軍閥之主人，為根本的合理的勢力，應當由人民拿出主人身分，伸張主人勢力，作為根本的合理的勢力，以制服軍閥。中國現在政治改革之方針在乎是，熱心救國之何東爵士，曷於此三致意焉。』

四 章行嚴君提出的三個前提

輿論界有以外賓列席為『行之與否無關宏旨』，且贊成何東的集合勢力，而惟對於會議的能否成立發生疑問者，新聞報章行嚴君的論何東倡設和平會議事實可看作這一派的代表。章君文中說：『……是國事也者，勢不能枝枝節節而為之。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將不至頭脚未瘳而全身潰爛不止。計惟舉眼前政象，暫置不問，謀集國中各派勢力，以才望學識俱有可稱之人物為之代表，擇適宜之地，相與聚議，舉國家根本大計，澈頭澈尾而討論之，議案既立，則以全國公意為之後盾，萬衆一心，期於必行，有抗之者，以叛國論，然後國是可定，而機勢可得而轉也。此種理想自民國八九年間南北和平會議失敗以還，國人畏其難而未發，偶一發之，如張敬輿謀設廬山會議，亦若石光一見而不可復也久矣。乃近數日間，有何東氏遽集於此，挾爵士之名號，倚外人之同情，輒提本議，貢之本邦，於是會議會議之聲，倏爾喧噪一時，誠不得謂非亦且快意之事。

『是會能否即成？成也，其組織之方法如何？愚俱不欲論斷。外賓陪席一節，行之與否，亦復無關宏旨，惟以研求政史之所得，本身經歷之所至，竊謂此會幸而能成，非事前有與會之誠心，臨事取慎密之手段，事後守政治之道德，行且如鳥獸散，一無所得，徒

見於政如棼絲之中，又增此一端紛擾，至無謂也。之數語者，聞者或以爲政家門面語，不甚措意，且成會後如何施設，臨時自有考量，今會且未立，如卵未孵，時夜之求，未免早計。嘻，民國以來，所有名賢長德，邦人君子，議無一行，功無與就者，豈有他故也哉？傳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不豫廢事」四字，可以道盡全國人之所受病，區區之愚，意在如墨經所云，以說出故而已。

『何言乎事前須有與會之誠心也？今天下人，不論智愚賢不肖，在位與不在位，幾於人人造成一與亂同事之機局，自位於中，而不知所由出。是諸人者，以彼智與賢之現量所能照察者考之，本其所爲圖，遂所欲，最以爲利者，宜莫若南北之永不統一，小朝廷之政治永無正軌可尋，而己得因緣爲奸，苟且偷託。最以爲害者，則有物焉，其力足以提挈國政，整齊而劃一之，彼不僅非分之希求，無計更進，而且久假之奸利，不容不歸也。今茲擬爲一會，無論其爲何東式與否，要則與頃所謂物者，髣髴相近，自無待言。果爾，則今之招使莅盟，唯恐其不來者，非彼的然明白此會之爲何事，並介然自克，誓不以小己之得失害及國本，愚敢決其雖來而毫無益於用也。

『何言乎臨事須取愼密之手段也？大凡會議之性質，如今所擬，將舉一國之情感，百方之利益，悉於此焉範之，有餘者不得不有所裁，不足者行緣是以求益，此其衝盪之烈，質劑之猛，將至何度，殊未易言。而義事出於勉爲，可偷則偷，同氣必相感召，可爭必爭，又人之情也。一議初起，列坐爭英，話言朝聞，郵傳夕遍，凡可以張己絀物，苟得而偷合者，一席抗之不足，本省本軍，往往譁言戰亂，以遙爲之援，同席比周，議仍未通。議士也，公民也，俱得立名字，稱民意，質确攻訐，無所不至，於是使者雲集，悉同機械，席上所陳，不關痛癢，久而久之，猾者求容頭以過身，桀者每覓故而卸謗，若而會者，竟乃無疾以終，曩舉八九年間之和平會議，其一例也。愚當時立議，以爲非總集代表於德國總會，嚴其關防，隔絕內外，一月議不成以兩月，兩月不成以三月，非至成議，代表不得離總會一步，其議事也，兩方誓不請命於本政府，訓電來亦不受，各出本懷，詳參得失，惟求可以質天地對國民而無愧者，條列紙上，連署而出，府怨幾何，能行與否，俱暫不計。以爲非如此者，議決無就，是即當年所傳扃門會議之說也。愚既不幸而言中，懷挾此意，迄今未衰，縱今無會則已，有之而不採鄙說，終亦無成而已矣。

『事後守政治之道德云者，乃以要約之時，與會者迫於五步以內之形勢，容不得不畫諾，既出則設爲一切之計以破敗之。吾

國少數服從之義未立，以少制多，已成慣習，此種傾向，更屬可慮。義者，美國費拉德費亞會議之所以有成，固由於會時手段之巽當愼密，如前條所舉，而會後除宣言脫離者外，人人詘己以中國，擁護力而一致，尤爲聖經所稱「無之必不然」之大故也矣，以此事去題尙遠，請不備論。

「上舉之義，愚奉爲要道，闕一不可，而論者必謂迂遠不切事情。就中愼密手段一說，更將以與政治公開之旨相反，淫詞助攻不已，其對於歸國以愛國之何東氏，以此曲折疎闊不甚入耳之詞相餉，與一時權要大商，雜集諛言，張皇厨食，以表顯其情期之款到者大有逕庭。昔隋高與李德林論事，語德林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意者，愚其與德林同患乎？」

五　第二步辦法的困難

何東君請他的書啓先生作一篇徵求南北重要人物贊同和平的通啓，南北各重要人物，即各囑自己的書啓先生回答一個「極表推崇」「竭力贊成」的回翰，以敷衍這外國貴爵的面子，於是會議進行的聲浪盛倡一時，但倘使各要人僅以敷衍爲止，何東將怎樣進行第二步方法，這也是很重要的。民國日報楚僧君對此發生疑問，他說：「現在何君只做得和平運動的第一步；就是先將和平兩字徵求各方的同意，那末自然大家都能在空空洞洞中說上幾個同意字樣的。到第二步時，勢不得不要提出一個和平的方策來了；假定說曹錕買票謀取總統，是挑起全國戰事的種子；因此，主張和平的，要求曹錕停止進行，那就有問題了。假定說要實現和平，須停止戰事；因此，主張和平的要求吳佩孚調開打四川的王汝勤宋大霈，打湖南的蕭安國劉佐龍，打廣東的沈鴻英方本仁，那就又有問題了。我發見到這一點，覺得何君的主張，固然不差，但要實現這主張時，還不能這般容易。」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二年八月一日

●張作霖朱慶瀾委張煥相兼中東路地畝局長，向路局收回沿路地畝管理權，舊處長俄人關達基措不交卸，駐哈英法日美領事亦干涉中國接收，將該局文卷封鎖，並向北京政府交涉。

●厦門得臧致平漳州援軍，一面派人赴艦議和，一面乘各艦無備，開砲轟擊，軍艦數艘被傷，外艦干涉各艦向陸發砲，各艦即退去。

●援粵豫軍樊鍾秀部在大庾譁變。

同　二日

●北京無線電臺開始與世界通電；並擬由日美合辦中國無綫電事業，以了結中日，中美無綫電交涉。

同　三日

●黑督吳俊陞誘殺降匪頭目十餘人，並將匪軍八百餘人盡行槍殺。

同　四日

●北京設財政整理會，以顏惠慶任會長，所有以前設立之財政會議籌備處，財政清理處，全國財政討論委員會，整理內外債委員會，一律裁撤。

●駐京日使以國書副本倒填七月十九日日期送外部，外部補送七月二十四日顧維鈞到任通知書，並互訪一次，中日國書交涉了結。

同　五日

●四川萬縣城外援川北軍譁變兩營，搶劫商店數十家，經商會籌款給餉了結。

同　六日

●沈鴻英軍及北軍連占南雄始與，進迫韶關。

同　七日

●法國駐京公使傅樂猷向外交部催決金佛郎案。

●譚延闓到衡州，即宣告就孫文所委

湖南省長兼湘軍司令職，並組織公署，委任軍長多人。

同 八日

◉林虎部劉志陸占漳州，劉長勝軍不戰而潰。

◉京兆尹劉夢庚擅設京兆法院，司法部以違背法令咨內務部取締。

同 九日

◉攝政內閣任王鴻恩為陸軍第二十二混成旅長。

同 十日

◉領袖公使葡使符禮德以十六國臨案通牒交顧維鈞。

◉公布財政整理會章程十六條。

同 十一日

◉英法日美四使赴外交部對江浙用兵提出警告，並聲明不得已時將取簡單自衛手段。

◉王克敏辭中國銀行總裁，給假三月。

◉任林錫光為甘肅省長，孫震為陸軍第二十一師步兵四十一旅旅長，羅迺瓊為四十二旅旅長，李根固為陸軍二十三師步兵四十三旅旅長。

同 十二日

◉粵軍自漳州東趨，進迫廈門，王永泉軍亦由同安攻廈，臧致平對廈門商界宣言死守。

同 十三日

◉漢口銀行公會議決在憲法未成正式政府未產出前，禁止各銀行投資於任何軍閥。

同 十四日

◉攝政內閣准王克敏辭財總長職，以張弧繼署，並兼鹽務署幣制局督辦。

◉山東省議會宣布郯城八里港村為土匪屠戮，死千餘人，燬數百家。

同 十五日

◉湖北天門屬皂市鎮被土匪大刦，焚燬二千餘家，並及教堂，外交團向政府責問。

◉武岳路因防軍調赴戰地，被匪連刦車兩次。

◉四川酆都旅長賀龍叛楊，聯絡忠州兵士譁變。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

◉美國與德國開始商訂商約。

同 二日

◉美總統哈定逝世。

◉英國外交大臣寇仁在上院發言，謂政府未能在法比覆文見有協約國可聯合答覆德牒之資料……政府決定請協約國允即發表公文，公布其所含意見，俾

世界咸知迅速聯合行動之必要云。

◉法意絲稅條約在巴黎簽字。

同　三日

◉美副總統柯立芝就大總統職。

◉芬蘭拘獲運動革命之共產黨一百餘人。

◉第三國際舉希勒代表俄國，片山代表日本，哈登代表加拿大，調查東方勞工狀況。

同　四日

◉安哥拉政府決議將國有產業分給後備軍軍官，後備各級兵士之動員開始解除。

同　五日

◉協約國與土國軍界要人籌議撤回協約軍之辦法。

◉波蘭國會通過產業稅案，計每年可收十萬萬金法朗，以充恢復財政之經費。

同　六日

◉美國海軍船廠奉令拆毀戰艦『印提亞拉』及『南台柯太』二號。

◉美土條約簽字。

◉葡萄牙國會舉就現駐英公使戈姆士爲新總統。

同　七日

◉意國答覆英牒，贊同英國安定歐局之意志，並主張討論英國之建議。又聲明意國反對消極抵抗及續以軍隊佔據魯爾。

同　八日

◉國際聯盟討論縮減軍備臨時混合委員會在小盧森堡集議，通過各國互助條約。

◉愛爾蘭國會於今日解散，定八月二十七日舉行大選舉。

同　九日

◉立陶宛政府接收大使會議所擬以美末爾交與立陶宛，及美末爾行政辦法之公約。大使會議請立陶宛於一個月內表示願否簽約。

同　十一日

◉德國被占區域及未被占境內紛起罷工及糧食運動。蓋因馬克跌價，幾不值錢之故。農民現不願運糧食至鎮，小本經紀者及工匠均窘困不堪。柏林各商店皆閉門，如政府不允按金本位定物價，則零售商將實行總罷工。

◉德國社會黨議員通過不信任政府案。社會黨領袖及勞工會議決罷工三日，要求古諾辭職，沒收糧食，承認勞工管理委員會，爲賦閒者覓求職業，全釋政治犯。

同　十二日

◉自法軍佔領魯爾後，英政府向不明白宣布其政策。本日始將以前與協約國

往來之文件，及近日所審定答覆法比之牒文一併發表。最近覆文大致對於法比牒文表示失望。並附有關於協約國國際債務之說明書。

◉德國古諾內閣辭職，公民黨領袖史德萊斯曼奉命組閣。

同　十四日

◉德國史德萊斯曼內閣成立，在國會宣布政策，願將魯爾問題提交公斷。

◉聯太平洋科學大會在澳洲雪爾非開幕。

◉俄代表朱丹斯基簽定洛桑會議所訂之海峽公約。

同　十五日

◉南愛爾蘭共和黨領袖華列拉被拘。

◉美國與墨西哥恢復外交關係之條約，本日簽字。

我國之總人口與外僑旅華之人數

我國人口之衆為世界各國之冠。雖號稱四萬萬，而實際決不止此數。據中國郵務局發表民國十一年之郵務報告，附有各省當局所調查之戶口表，計除蒙古西藏無可調查，並有京兆一縣奉天一縣亦未列入外，綜計全國人口共為四萬三千六百零九萬四千九百五十三人。若併蒙古二百餘萬，西藏六百餘萬算入，則總人口數當在四萬萬四千餘萬以上。

又外交內務二部前令各省地方長官調查外僑在華人數，據其報告結果，日僑最多計七、五三七人，其次英僑六、七六二人，又次俄僑六、七二一人，德僑二、九七一人，美僑三、九一一人，法僑二、一五五人，意僑一、一二五人，澳僑七六四人，比僑二六四人，荷蘭七六人，其他國籍三八九人。平均以僑居上海者為最多。惟此數係在本年六月間調查，最近數月俄僑往來頻繁，尚不計在內云。（志）